

警衆
肝若

先生編

樹之

破涕錄

民權出版部發行

序一

客有問於余者曰。李子之破涕錄。中多閭巷猥瑣之談。村野粗俗之語。比之誌怪搜神之作。更覺荒唐。揆之諷世警俗之心。亦無寄託。愚夫稚子。讀之而神怡。道學搢紳。見之而色變者也。以李子之才之學。欲從事著述。何書不可爲。而乃出之以滑稽游戲。竊東方淳于之故智。搖脣鼓舌。嘵嘵不休。旣無功於社會。且有損於人心。李子獨何取於是乎。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李子之著此書。蓋別有深意。所謂哭不得而笑笑。有甚於哭者也。夫志士之所具者。良心。人生之難開者。笑口。吾輩不幸。生此五濁世界。莽莽中原。賸一片荆天棘地。茫茫前路。費幾回佇苦。停辛一點良心。旣不能目泯百年笑口。又胡以自開。追念遺烈。雪峴山之涕者。有人。顧瞻國步。作新亭之泣者。有人。慨念身世。下窮途之淚者。有人。憂國憂家。各懷苦趣。斯人斯世。欲喚奈何。不數年而中國之志士。且將憔悴以盡。只餘一輩軟媚人。麀歌颺拜而樂昇平矣。李子憂之。爰著是書。以惠吾至親至愛之同胞。爲盪愁滌煩之資料。消磨此可憐日月。延

長。此。垂。死。光。陰。庶。幾。中。華。民。國。共。和。之。真。種。子。不。遽。絕。於。此。日。而。支。離。破。碎。之。山。河。以。一。哭。送。之。者。猶。不。如。姑。以。一。笑。存。之。也。然。則。李。子。之。書。實。大。有。功。於。社。會。大。有。益。於。人。心。烏。得。以。荒。唐。二。字。概。之。哉。且。也。今。之。著。作。家。亦。夥。矣。或。屬。陶。情。之。作。或。詡。經。世。之。書。車。載。斗。量。日。新。月。異。而。究。其。內。容。鮮。有。能。副。其。名。者。李。子。書。以。破。涕。名。而。有。能。使。人。破。涕。爲。笑。之。實。際。雖。曰。小。道。較。之。純。盜。虛。聲。之。著。作。家。不。已。多。乎。哉。客。無。言。而。退。爰。錄。是。語。弁。諸。簡。端。

民國三年十一月海巫徐枕亞撰於滬江客次



序二

悲風怒號。重陰寒沍。吾人痛哭流涕之不暇。誰能破涕爲笑者。而李子曰。破涕破涕。毋乃哀樂之失時乎。雖然。吾聞之矣。長歌之哀過於痛哭。以不能破之涕而破之。則無涕甚於有涕也。李子其楚狂之流亞歟。吾披其書。蒙人寓言。齊贅隱語。用意蓋別有在其強作笑顏。實一副傷心淚之所化。不求人知。亦不求人以不知。讀破涕錄者。亦知李子之用心否。

民國三年十一月既望倦鶴序於蘆蕩之寓廬



序三

壽州李警衆。振奇士也。能以詼諧之筆墨。寫傷心之懷抱。著破涕錄。一時傳誦。今付
剞劂。命序於余。余於辛壬之間。曾輯捧腹談。自序有云。腥臙徧地。獨抱恨而訴與誰。
烟水連天。嘆有家而歸未得。破涕爲笑。蓋亦無聊之至耳。今可以移贈警衆。余詼諧
不及警衆。傷心庶乎相同。知我者警衆耳。夫安能已於言。友人胡寄塵序。



序四

蓋聞陰陽無并毗之時。哀樂有相生之義。是以越王抱柱。長嘯而終。齊媼絕纓。極樂是戒。若天下既瘁。而人性不愉。饑鼠多憑社之憂。崩榛興塞途之感。山河黯澹。新亭之淚幾乾。壯士傷悲。易水之歌欲啞。則含酸茹歎。意懶心灰。食兼肴而不肥。被重裘而不煖。睹琨瑤而不悅。聽管弦而不懽。慘慘悽悽。恍恍惚惚。吳質以長愁多病。崔駟以不樂損年矣。然欲養心。端宜寡欲。醫以無爲之藥。飲以淡薄之湯。刺以元靈之針。灸以淳朴之方。與可不能噴飯。匡鼎無由解頤也。無已。其讀破涕錄乎。破涕錄者。予友李子警衆所輯。是辟惡之香。是掃愁之帚。思如秋水。詞比春華。具波譎雲詭之奇。神養性怡情之用。顏開包拯。無俟黃河之澄清。錄并康駢。詎讓劇談而專美也哉。發刊日。是爲序。

民國三年秋毗陵李定夷謹撰

序五

余輯破涕錄。夫豈得已哉。顧今日者。國事凋瘵。大道榛蕪。官邪之朝。忌嫉清議。代表輿論之機關。視如貫心之毒矢。必欲芟蕘蘊崇。以摧折其萌芽。掩垂絕之呻吟。使吶之而不敢吐。諸喉舌之間。若夫杜牧罪言。賈誼痛哭。韓非說難。不韋孤憤。其足以激蕩民心。轉移國步之不平。鳴舉不爲時勢所容納。即無町畦之辭。以爲爰書。將凡直道之民。公評月旦。乃於已勿利。稍有異同者。則悉被以莠言亂政之科條也。噫。又何異祖龍坑。儒箝制萬口者乎。我生不辰。丁此濁世。但知明哲奚裨。救時爰述笑談。藉破岑寂。事非幽怪。意屬滑稽。寓諷刺於嘲訕。略釋胸中抑鬱。命名之旨。胥在是矣。嗟乎。雲海蒼茫。空作楚囚之泣。河山危殆。願效杜宇之啼。無國無家。孰賓孰主。雖曰破涕。夫豈得已哉。

中華民國紀元之三年十一月壽州李鐸警衆識

紅冰碧血館

破涕錄 (一)

(警衆)

有一西人聞中國已改共和特來觀光初入都見政府所辦一切新政規模已略具心竊歎服繼乃漸審其內容皆腐敗遂欲推究其所以致此之理由卒不可得適見某處有華式房屋出租入視之見四壁新潔不著纖塵大喜遂賃居之一日偶以指擦其壁所糊紙立破泥土隨指下不覺大驚諦視之始知其四壁皆壞牆於是恍然大悟曰此殆所謂中國之共和乎吾以是知中國之所以爲中國矣余聞之亦然其說曰昔明人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尙書今當本此而爲之下一轉語曰紙糊共和泥塑政府

劣民云余素無夢昨晚忽夢在京師晉謁大總統大總統面內向而語余曰汝何官任何事來何爲余自覺應對如流鞠躬而前曰我平民爲報界之一分子來此將述政見總統曰試言之余於是復侃侃而譚曰取消議院解散省會停止自治人民對此措施莫不歡欣鼓舞僉謂大總統勵精圖治從此可以長享太平不意政治會議約法會議參政院等忽又相繼而成立殊不能測大總統之高深疑懼滋多不敢緘默大總統曰余採某秘書之說所以重民意也余曰大總統爲人民代表大總統之意卽民意也豈別有所謂民意者乎大總統點首者再既又大笑不可仰然大總統此時之真面目已模糊不可辨矣余遂爲之警醒

有鄉學究向京貨店購共和鏡店主却之曰小店祇有掛鏡坐鏡西洋鏡之類共和鏡未之聞也學究曰吾聞

書鋪中尙有兼售此者。豈京貨店而反無之乎。店主因指中華書局曰：對面即是書舖先生。儘可往購之。余店則實無是物。學究不得已趨起行。至書局見主人告以故。主人答曰：共和鏡者係近時名人所著之書。非鏡也。學究怫然曰：欺余哉。君也。吾雖鮮有聞見。然據通人傳述。知共和鏡取以照人。則可知共和面貌之真假。曾有人。在共和圖書館購得者。今如君言。足見共和圖書館真是名稱其實。若貴書局則雖以中華爲名。並無共和之實。以此推之。便可知中華民國亦未嘗有共和之實際。而貴書局真可算是中華民國之代表矣。主人聞其滿口胡柴。大憤叱之曰：君受人誑。致以書爲器。正所謂知其表而不知其裏。與今之譚共和者。何以異。遂揮之門外。不復與較。學究仍懷疑而去。

別人種者。以色曰黃。白。紅。櫻。黑。合世界言之。大抵黃。白。種佔多數。紅。櫻。黑。三種遠遜焉。或曰：此之謂優勝劣敗。優者有用。劣者無用。試徵之藥肆。如人中。紅。人中。櫻。人中。黑。皆爲絕未聞見之名詞。惟人中。黃。與人中。白。則藥品中。推爲有用之材料。非其明徵耶。聞者大笑不止曰：不圖全世界竟是一家大藥店。

有人宰羊。羊求救於牛。牛曰：爾以我爲龐然大物乎。吾乃食草者也。胸中茅塞已甚。安能如人之機詐。不久亦將爲盤中肉。自願且不暇。遑能爲汝計。羊曰：然則汝徒有偉觀者乎。牛哭曰：汝軀小。宰汝者只須一刀。卽足了。却爾生命。吾體較大。彼宰吾者。必合數人焉。先摯我手足。繼繫我頭角。分割縷切。更不知有幾許痛楚。吾也能不悲。時有一虎作傍觀。笑曰：汝曹怕人。終爲人食。吾不怕人。人反怕爲吾食。故當此競爭世界。絕對不講公理。

苟身軀龐大而毫無發奮爲雄之態則終難免於弱肉強食自命爲大者其亦可以自反矣。

富室某置一園有池畜龜數百頭一大龜性狡黠摧殘同種幾無唯類園丁某白其狀於主人主人叱其妄誕園丁憤而死於是大龜橫行池上益無忌憚庖丁某甲素嗜龜肉久涎大龜肥而美恨不得其隙一日主人外出甲乃與同伴某乙商網得之奏刀善然遂剖其腹甲忽大驚告乙曰余食龜多然絕未見如此物之血既涼而心復黑者殆有異乎乙答之曰汝真少見而多怪者汝不見現在官僚祇知罔上凌下蹂躪同類何莫非黑心涼血老流况蠢頑不靈之龜乎言畢主人自外歸見殺其龜怒縛而撻之乙對曰此龜血涼心黑不殺將爲君禍余今除之不見德亦足矣何必恨主人異其言往觀之果如所說於是驚詫不置命速烹之但聞一種腥臭之氣令人爲之掩鼻以不能食始棄之。

曾記往年瓜分警報傳入中國有人告慰曰君等毋恐頃聞河南山西兩省不在瓜分之列尙能作避地計余聞之而嘆曰若然則瓜分以後之中國得不謂之河山依舊乎聞者皆破涕爲笑。

有一大腹賈廣置姬妾疲於奔命一夜逃臥別室羣妾偵知之排闥而入揭幃掀衾爭揮以拳大腹賈歎曰嘗聞人言中央集權（權拳同音）不得其解原來就是這樣。

有某新婦見鄰婦著套褲乃將衫袖割去而作之及著衫雙肩俱露又割袴岔補之及穿袴臀肉不掩復將前割衫袖連合之愈裁愈窄愈補愈破鄰婦笑之新婦罵曰老頑固安知維新之法。

歐風東漸以來崇拜西人者不一而足有相與敘談研究崇拜西人起於誰何者忽一人曰是不必研究吾素知爲秦文公或請其說對曰吾人自稱其國曰中國又曰中央之帝爲黃帝又曰吾黃種皆黃帝之後果如所言可知歐西之白種人其自稱其國必曰西國西國之帝必爲白帝彼白種者皆白帝之後也史記封禪書載秦文公作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然則非崇拜白人之祖師耶

方液仙有新黨之笑談三則錄之以實余之破涕錄其一云某甲奉書於其父稱曰某某同胞鑒父怒甚復書責以瘋狂甲答書云世界平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中國四萬萬人皆同胞也汝非國民之一分子耶汝自別於同胞之外則汝非人也其父閱書氣忿而死其二云某乙在途任意洩溺人責之乙忿曰洩溺我自由權也汝侵我自由乎侵人自由與害人生命等握拳欲與之爭人以其不曉事理一笑置之其三云某丙與其父不知何故忽起衝突始以口舌繼以械鬪其族長訓斥之曰汝知人倫之道乎丙曰爾亦知我乃實行家庭革命者乎中國欲富強必自家庭革命始矧處此競爭世界優勝劣敗不然吾將處劣敗之地位矣其族長大憤以杖擊其首首破血流丙大笑曰吾流血矣吾犧牲吾生命吾將以吾血染成文明世界矣族長知其不可理喻太息而已

某代人妻作書與夫稱夫曰伯或詰之某曰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是稱夫爲伯之證也接近日相傳某留學生見父稱之曰仁兄見母揖之曰長嫂別來無恙母怒罵之曰畜生生又曰文明世界不得以惡語傷人鄰

人聞之問生曰媪係先生何人生曰同胞之妻耳聞者捧腹

某君遊歷至馬賽某西人問之曰貴國古時有女媧氏能煉石補天此石不知如何煉之某君曰所謂天地爲爐陰陽爲炭殆卽女媧氏煉石所用此學識非貴國所有也某西人曰然則貴國古時誠有補天之術乎今日者東北之地幾陷於日俄西南之地又陷於英法不知貴國尙有補地之術否某君曰吁吾國今日祇有縮地之術不聞有補地之法也

某甲嘗言曾遊歷各國詡詡然自負不凡一日某會社召之演說海外奇談以廣聞見甲欣然往至則衆人鼓掌歡迎昂然登壇儼然一大演說家之馬湘伯左顧右盼甚自得也俄而發言曰某年月日鄙人乘輪出口經印度洋入地中海而抵新金山卽登岸先遊美國風景絕佳言未已忽有人詰曰從印度洋入地中海北爲歐洲南爲非洲何有乎新金山新金山者東半球之南大陸美國在西半球之北大陸重洋遙隔先生之言殆欺我輩哉甲面赤舌撓抹汗移時忸怩曰君所言者舊世界鄙人所言者中華民國新發明之新世界語畢下壇而去

某君自號志士登壇演說必先痛哭涕淚交下與會之人莫不爲之感動以爲真是愛國愛羣之熱心人也一日在某處飲宴有他友誤着其服順手取夾袋內白巾拭面覺一股生薑辣氣衝鼻而來不禁淚涔涔下大疑試細認之方知誤服他人衣固卽自號志士之某君所有也

昔見某印刷所方印刷黃紙報條上書恭報貴府大老爺某某大美國大學堂卒業生字樣或謂此文何以要用大字曰老爺而不曰大則其稱不尊美國而不曰大則不足表示其留學之榮學堂而不曰大則恐見之者疑爲小學堂卒業生不以張貼門首爲貴也或又曰然則呼之爲大爺或呼之爲三大爺不尤簡而尊乎亟應之曰可也

某甲留學東洋毫無所得歸國而後大吹法螺以通才自命妻某氏粗知文墨心鄙之屢諫不聽乃賦七絕十首嘲之詩皆同韻純以白話見勝甲讀之氣沮遂稍稍斂跡不復若從前之大言不慚惜余記憶力薄弱祇能追錄得兩首耳（一）檀郎今日喜回家和服翩翩妾眼花笑問三年何所得帶歸一個大西瓜（二）阿伊烏愛來到家逢人說得舌生花果然瀛島文明地得豆原來是種瓜

某校監督自命爲文學巨子一日出示諭諸生曰學堂爲文明極點之地學生爲文明極點之人以極點之人而居極點之地卽以極點之地而造極點之人其所造就正未可量諸生其勉之閱者試思此爲何種古文論調

有滑稽者某遇二人於路狀如學究乃揖而請曰一字如何寫答曰一橫某卽作傾倒狀曰如今學堂裏人祇知道一字是直寫的君知橫寫是真希世之才矣連稱佩服不置

某甲膺小學堂圖畫教員之席好大言常以美術家第一流自命然畫筆實平平無奇且煙癮甚深臉上作煤

呼爲教員中之動物

徐州某學堂國文教員某頑固不堪綽號老古董每語諸生曰當今之世新學固爲急務舊學亦不可盡棄於是有令作聯語者有令讀詞賦者蓋某教員於新學從未問津故藉此聊以塞責耳至講解各種教科書尤令人聞之噴飯其解倫敦謂人倫敦厚解巴黎謂巴字是地名黎是巴地的百姓解威廉第一謂他的威武廉正要算世界第一論者謂自有某教員教育界遂多一種新名詞云

醴陵有崇實學堂者教員吳銘清自言科學優通今世罕匹一日講歷史至某課有一漢高祖繪像題云齊民爲天子之漢高祖（係用文明書局之蒙學教科書）學生以解齊民意義請吳答曰大約是齊國之民耳越數日又遇諸葛武侯繪像題云外交家之諸葛亮學生潘某又請其註釋外交二字吳曰如七擒孟獲之類是也潘生曰然則聯吳拒魏云何吳半晌答曰那都是無一定的聞者爲之噴飯余曰此文明教科書之罪也於伊何尤

善化俞勅華以反對葬陳天華姚宏業事被湘人士拏獲於某妓家之草蓆中辯去衣剝醜不可狀某生戲贈一聯云其死也榮其生也哀天華千古勅華千古載寢之地載寢之席新化一人善化一人喧傳於一時焉噫相鼠有齒人而無恥人而無恥胡不遄死世何無恥之多耶

江西贛州各學堂教員授課一桌一椅一煙袋一僕供奉視爲常前清時有明德學堂者尤爲特別非僮一齒

一德一者不得充教員非披翎挂珠服補者不許上講堂殆有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之風焉
余曰是爲沐猴而冠

揚州瓊花觀高等小學校初創辦時聘某新學家爲教員某爲滬上某校畢業生染時下習氣頗深好作大言
自詡於各科學無所不精先擔任理化教程因說理過深奧不合學生程度諸生相約不上其講堂校長出而
周旋之令改充算學教習不意又爲學生所窘因自請於校長謂諸生過桀驁願改任修身一科以誘之使馴
校長又許之某於是與學生諄諄道修身事學生益厭聞之一日因教科書中有手淫二字遂力勸諸生切不可
手淫致戕賊其生命諸生皆童冠大半未喻其旨間有二三黠者則俱竊竊笑然自是以後全校學生即以
此兩字爲口頭禪且往往借作訐毀他人之語不曰某某在講堂上手淫卽曰某某因手淫得病而請假校長
聞之深爲駭詫乃諸生又謂手淫之事本非吾儕所知因某先生諄諄教誨始能辨其利害某聞語大窘遂不
能安於其位而去

南京江寧府學堂某教員爲學生閱文眼大如箕心細於髮學生每有所作必指明某處有病某處不治某處
宜增某處嫌冗某處應若何接筍某處應若何開合務必詳細批評然某心高氣傲凡同事所作亦好指摘一
意吹毛求疵因之人贈以百批金聖歎之徽號焉

友有家藏制藝試帖甚富者余問何不燒之曰倘他年重開科舉以八比取士則此故紙堆中無一非瑰寶也

及察其人則已入學堂充教員而所言若此彼未入學堂與已入學堂而抱此思想者豈少也哉教育前途大可知矣

江南陸師學堂學生某有芙蓉癬堂禁綦嚴甚苦之假日之夕私攜煙具伏於體操場之一隅吞雲吐霧自以爲樂舍監查視及之責其不應違章某曰吾豈敢違章乎今日無課恐就廢弛特在此溫習槍操耳舍監曰體操場內豈爲吸煙之地某遽答曰豈有槍操而可在室內者乎舍監知其不屑教誨稟請總辦除其名

學堂既興一班學生形式文明動作間無不別饒風致不似中科舉毒者之氣息奄奄俗氣令人難耐也然其一種別派亦有足解人頤者每值學堂大考學生輩忙碌萬狀奇態畢呈有某生作竹枝詞一則代表學生等晚餐之現象讀之頗有趣味其詞云跑到長飢虎一羣剛往堂上作中文多人共走波推浪衆箸齊揚風捲雲莫使無腸笑公子寧教此腹負將軍行來茶室看新報紙捲香煙氣郁芬

北京正陽門大街某生肄業某旅學身非臥龍性偏善睡講堂聽課輒作鼾聲教師屢戒之仍不能改嘗謂其妻曰余在家恆與卿談心遙夜絕無倦意惟一上講堂或一見講義則不覺入黑甜鄉如有莫之爲而爲者未識何故妻曰此殆爲君之特性由先天帶來者某頗是之一日誕子善啼夫妻苦不得睡乃取架上書置兒旁兒仍啼某恍然曰吾知之矣於是又取最艱深之講義一種爲已所從未廬目者置之兒面兒益啼不止某蹙額曰怪哉予每見此講義必睡去不意汝獨無此遺傳性詎異種耶妻聞之怒以目某始大慚

孔子之後有孔明孟子之後有孟德茶餘酒後佳話流傳皆考據家之笑柄也昔有學生某便便大腹空空如也忽與余縱談時事至伊藤博文慨然慕其為人且曰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如伊尹阿衡佐殷定天下其哲裔伊藤亦奮發爲雄造成明治維新之大業言際竊喜自負一時聞者無不掩口胡盧

舊俗稱婦女之有殊色而天然足者名之曰半截觀音不謂近日乃有半截新學家之稱尙者某茂才鄉居課讀自新學盛行卽心焉慕之舉凡一言一動一趨一步均摹仿文明規則自詡爲開通人一日入城特購新式之西帽一西衣一回鄉以後日戴西帽穿西衣誇耀鄉里惟雙足所著之履則仍係舊式有黠者諷之曰足下身以上之物則爲西式身以下之物仍爲華式可惜談新學多年祇學得半截不能成爲完人某乃大慚

某郡女學校延聘一男教員與女生某結不解緣春風一度葦蕤合胎無何彭亨欲動爲同校生所譏笑遂回里未幾寧馨兒呱呱墮地有好事者書二語於校門云教育：教育學生：學生亦誕而虐矣

上海南洋公學之初開辦也名師範學堂算學教習某山東之教會中人學業不精專事吹牛諸生皆藐之往往故設疑問以與爲難某不能答卽大怒乃諸生則均以是爲樂有吳下某明經者素精於算術亦肄業其中諸生每欲與某爲難必推明經爲首一日明經又假金冠攙銅之問題爲問謂設以一立方尺黃金作一冠爲工匠攙入銅質幾分之幾當用何法而後可以試驗其真僞并算出其所攙之銅究爲幾許某被問瞠目結舌不能答然憤火中燒竟難遏止久之拍案厲聲曰胡說一立方尺黃金做的帽子試問何人能戴這是一定沒

有的事何必算於是。闕堂太笑。

今日凡有大衆聚會及宴樂事。必有頌詞。竭力諂諛。與者受者。均恬不知怪。古人有諛墓之文。若今日之頌詞。直可謂爲生祭之文。昔張香濤督鄂。自庚子後。大爲提倡學堂。有好事者。創開學堂會。通省當道官員教員到者數百人。有某學堂監督梁某。特撰長篇頌詞。令東洋留學生某。琅琅高讀。與會淋漓滿坐。爲之肅然。傍有一狂士。俟讀畢。接聲呼曰。嗚呼哀哉。尙饗。聞者捧腹。

破涕錄

(二)

(警衆)

塾師某。懼學堂發達。私塾不能成立。會郡中新設師範傳習所。塾師報名肄業。偶聞教授法。當注重實驗。甚以爲然。越日爲學生講孟子至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塾師乃整襟危坐。令其子俯躬作牛狀。復令一生牽其髮而行。以當實驗。生大憤。塾師撫而慰之曰。子毋然爲牛者。吾子也。子特牛夫耳。何怒爲塾生之黠者。遂背呼其師爲牛。父其子爲牛。後有一塾師。其學生甚頑劣。時受其擲揄訓之。不聽。扑之。不可。一日赴宴。囑學生切勿出外遊戲。迨歸。則學生不知何往。氣極。旣而學生回塾。師出題罰其做文一篇。其題爲牛何之意。在以牛。况學生也。學生頃刻揮就。文云。孟子言何之者有二。一曰牛何之一。曰先生將何之。先者牛之踢飛脚者也。生者牛之坐板橙者也。牛乎先

生乎蓋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革新以來私塾日減然而教育未能普及一時猶難盡廢有某學究設帳授徒放蕩遊戲誤人子弟已不少而某又絕好音韻對偶之學一生於暮春時來就學因出四野綠陰迎夏至命對生索思不得迨翌晨就塾即對曰一簾紅雨送春歸學究知其有人爲捉刀固詰之則曰姊所教也一日有友人函約觀桃學究因以有約探春塢命對實寓調戲之意生歸告姊姊以無心坐杏壇爲對學究閱之大恚蓋嘲其惰也

甲乙二塾師教學生讀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咸不明其句讀甲教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多一得字乙教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少一得字一日甲與乙遇述及書中多一得字乙曰怪不得我這書上少一個得字原來錯在你書上矣有一塾師僅識之無常將見於面益於背誤讀爲角於面益於背一日晨起其門貼有一聯云背上加盆僂僕真如龜相面中有角崢嶸亦類畜生塾師於是始知爲別字大慚辭館而去

孫先生居三家村以善講解自詡故絳帳恒苦窄也一日講點爾何如一節雖俚俗不文而童蒙易曉錄之可供一噱解曰點爾點爾你幹麼（點爾何如）我在這裏彈琵琶（鼓瑟希）聽說一聲琵琶放（鏗爾舍瑟而作）我的心事不一樣（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不一樣該怎的各人只說各人的（子曰盍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年有个三月三（曰暮春者）著件青灰大布衫（春服既成）大的大（冠者五六人）小

的小（童子六七人）都到南河去洗澡（浴乎沂）洗了澡去乘涼（風乎舞雩）回來一路擲子腔（詠而歸）先生聽罷心歡喜（夫子喟然歎曰）點爾點爾你可以（吾與點也）

錢先生字清品以理學名有加以守舊鬼之徽號者必嘵嘵爭辨其一切應用物品槩無洋字冠首如洋布洋油洋緞之類先生視之穢物也有留學某君投刺請謁先生以其名片係洋式惡之辭不見翌日某君贈以洋裝五經彙解一冊先生怒擲池中某君曰此聖賢經義先生何忍汗蔑乃爾先生曰洋式書中決無聖賢經義也某君頷之適值先生誕辰某君乃持墨西哥洋二百元往爲壽先生喜甚急補入某君大呼曰先生返來適間菲儀非中國物確係洋錢先生聞之有愠色

某學究年假歸將所得之束修陳於几上以驕其妻妻問其所從來學究曰此乃從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來的妻聞言亦從櫃中出錢若干陳於几上與之相炫學究見妻之所得較已束修多十倍亦驚問所由來妻曰此乃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來的學究聞言大怒與其妻口角其父在門外聞之乃曰此係細事何必爭執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氣呵成天造地設可稱君房語妙天下

有一塾師固哺啜者流學生食物輒爲騙去一日有小學生手持一餅塾師見之曰汝來汝知此餅之結構乎吾明告子卽取餅於手分爲二示之曰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又分而爲四曰兩儀生四象又分而爲八曰四象分八卦分既張口咋舌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於是乎大矣歷代聖君賢相碩人哲士舉不能脫其樊汝諦

聽之由堯舜至於禹言訖納餅一塊於口由文武至於周公又納一塊由周公至於孔子又納一塊由孔子至於孟子又納一塊由孟子數傳至於秦始皇乃盡食之尙有細末紛墮桌面又謂之曰可恨始皇無道東填大海卽以手掃於東西建阿房又掃於西南開五嶺又掃於南北築長城又掃於北細末團聚伸舌一捲而盡曰始皇於是席捲而有天下小學生因餅爲所盡食痛哭無已塾師曰孺子可教也聞秦始皇如是無道乃亦知痛哭流涕

鄉村塾師當炎暑時大扇寬鞋科頭袒臂坐大門中央觀書忽見有田夫三人趨而過塾師曰這三人像個犇字三人不解詢諸戚某某固稍識之無者謂三人曰塾師無理已極三牛爲犇彼蓋以汝等爲三牛也田夫怒擬向塾師理論某曰勿爾汝等明日復往彼苟再以是戲汝者汝卽比渠爲鬪字蓋以塾師居大門中央也明日三人復同往塾師果戲如昨三人曰先生看吾等因像犇字吾等看先生却像鬪字塾師怒甚聳身躍出擬毆三人其一人在旁笑曰跳出來更像跳出來更像

鄂中有游學者至一鄉塾見稠人廣坐曬場問莫辨其誰爲學究因戲出一對云稻梁菽麥黍稷許多雜種不知誰是先生中有一人起而對曰詩書易禮春秋這些正經何必問及老子上下聯皆用蒙經可稱恰到好處以是觀之學究中亦大有人也

一頑童性甚愚魯然最喜遊戲先生屢戒不悛一日背書至宋經將之楚一章曰先生之志則大矣下句不能

記憶作舊俗態曰先生先生聒耳不已先生大罵曰混帳王八蛋童誤以爲先生告其下句也於是大聲曰先生混帳王八蛋

某塾師好冶游一日友人訪之不遇問其徒一童對云塾中問童子言師采花去只在此城中花深不知處若此童者亦善謔矣

上海諺云先生先屁股尖騎在馬上顛兩顛要吃豆腐自家煎此嘲塾師者也南市某巨商家廷師課子子已七歲頑皮異常油腔滑調應口而出商以鍾愛故不之禁一日宴先生於家商敬以肴先生辭曰余愛何物當自行舉筋不敢多勞也商唯唯子方陪席忽大笑曰先生先屁股尖坐在凳上顛兩顛要吃小菜自家拊一時爲之闕座

某塾師就專聘已一年其學生僅七八歲稟性蠢甚且說話時齒音又不清歲將終塾師惟恐館地之不蟬聯乃謂東人曰令郎資質大佳加以弟之薰陶居然能學對偶矣明日請東人自臨試之東人諾塾師知東人夙重聽乃預囑其學生曰明日汝父來試汝無論所出爲何字汝只對以三千可也乃謹記之明日東人來即請先生出對塾師沉吟曰我今年五十歲矣卽出五十二字何如學生嚶嚶然自喉中應之曰三千塾師曰五十對三千尙工尙工東人適誤碰一筆墮地因出曰落地學生亦嚶嚶然應曰三千塾師曰落地對參天妙極東人指窗外荷池曰水畔學生又曰三千塾師曰水畔對山邊亦佳時彤雲密布將有雪意東人觸景曰賞雪學

生又曰三千塾師撫掌曰賞雪對談天竟是解得借對矣語次適有歲暮索債者至東人曰討債學生又曰三千塾師狂笑曰好爽快討債自應對償錢也

兄弟二人從塾師習文一日父至書室與塾師共話談及學生程度乃急譽之父出二題面試之兄題爲而恥惡衣惡食者弟題爲知者樂水兄據案枯坐不成隻字塾師急謂之曰汝平日喜套前人文字有顧鴻雁麋鹿題與此頗相類盍一閱之兄急取視見破爲不當顧而顧而所當顧者不顧矣渠不知以恥字易顧字但思彼題顧字數居第一此題而字亦居第一乃曰不當而而而所當而者不而矣父閱畢狂笑不止塾師索觀父不與逆意文必佳轉謂弟曰汝才不及乃兄可隨意寫朱註兩句卽不佳不汝責也時弟見兄交卷正爲無計聞其言乃一揮而就父取視之則知去聲樂去聲二句也

某甲腹儉甚偶欲作文不意搜索枯腸終日未成一字其妻在旁曰我今始知讀書人作文之艱苦實與我們婦女生子一樣甲曰你真看得好容易我做文章較你生兒女難上加難妻問何故甲曰你生兒女是早早有在肚裏我的文章是肚裏一些都沒有預備的

清有武弁某自愧不文延某塾師課其子數年已能作破承一日客滿座弁炫子能令其擬作糾糾武夫題子書云觀糾糾之武夫誠武夫之糾糾矣夫武夫糾糾得不謂糾糾之武夫乎武夫而旣糾糾矣可不謂糾糾武夫乎哉客皆歎賞弁大喜塾師復批其後云巧思絢發議論縱橫非良師之循誘學者之苦力安得有此大成

此可爲知者道不足爲外人語也

某生學詩於某塾師命題爲夏雲多奇峯生捉筆構思不成乃請作意塾師曰此題只要刻畫奇字便是佳作生成四韻云宰相升知府將軍舞大旗老爺求小的和尚抱山妻蝴蝶吱吱叫蝦蟆隊隊飛小貓吞猛虎螞蟻捉雄雞塾師曰太奇了

有責其子讀書連之乎者也四字都不會用者他日其子自私塾歸父適晝寢子乃趨而謂之曰睡之父聞而詫不語子又問曰得非病乎父愈詫仍不語子自言曰一似死者父大怒投之以枕子奔顧語其父曰險也父驟起逐而扑之子急曰父勿怒之乎向父謂兒不會用之乎者也四個字者也今非業已用之乎奈何又扑我者也父憤極而笑竟莫如之何

某士人膠柱鼓瑟每課其子卽斷斷曰對仗之工以天地神鬼生死憂樂之類爲最妥當一日有人出人生行樂耳屬對其子遂一字一工綴成鬼死坐憂唇五字聞者捧腹

某富翁延師課讀禮貌簡褻餐膳之供僅水酒一瓶一夕師飲之不樂因作歇後語五言一首詩云夜飲丹之治朝來不可徒束脩今也則禮貌甚矣吾對此以羊易真堪從獸無明年子齋曰餓殺造端乎（此作可與兩般秋雨盪筆記所載拋卻刑于寡來看未喪斯一首并傳）又有館吳中者每食肉片湯亦旣少且薄如水面落花飄飄蕩蕩一下箸則潭水悠悠意甚惡之乃戲詠一絕貼於壁云淺淺飄飄薄薄舖廚頭娘子費工夫等

閒不敢推窗看，恐被風吹入太湖。形容薄字可謂無微不至。又有館師因供饌甚薄，作詩解嘲，有「青菜縫中藏肉屑，黃齋頭上頂肝油」之句，十四字中描寫盡致。

某塾師教大學生十餘人，皆讀六經者。一生讀禮記，母苟事君句，誤讀母字爲母。塾師出一聯戲之，云「禮記書中無母苟（苟、狗同音）」。生不能對，適有遊學者至，卽答云「春秋卷裏有公羊」。塾師奇之，留共早餐。此塾師伙食由學生供給，須臾送早飯至粥也。塾師薄之，乃微吟云「撮米熬成粥，一甌西風吹得浪悠悠」。遊學者將西字改爲鼻字，並爲續兩句云「分明一幅西湖景，只少漁翁把釣鈎」。

相傳袁景文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疎放，師道頗不立，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璧）文東懲景文前轍，待弟子甚嚴。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靡恃己，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幾個始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比」。又見村塾詩一首云「一陣烏鴉噪晚風，諸生齊趁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宇宙洪」。三字經完，翻鑑略，千家詩畢，續神童，其間有個超羣者。一日兩行讀大中（大學、中庸）。

鄉有失艾豸者，請老學究代擬廣告。學究不識世故，又復好弄筆墨，因書云「家住小山兮高店，失了母豬兮不見愁眉大耳兮。哭面有人尋著兮，勿騙我謝大錢兮。兩串卽日付現兮，不欠其人携去貼之。見者無不捧腹。某寒士爲人作文字，奴者有年，飲恨傷心，真不知淚濕青衫幾許。除夕日正書春聯，忽友人見訪，語及明年噉飯地。某一時感觸，伸紙拈毫，書一聯云「寒士遇寒天，處處寒風寒徹骨。舊人做舊事，年年舊氣舊傷心」。此當塗

潘渭溪爲豁庵言者余乃轉述之以實破涕錄

青蓮學士倚馬萬言士林榮之近有南京某生僑居上海能詩善謔一日偶有所成索和於友友正大解略一思索口占報之生笑曰君真倚馬才也友謙遜未遑生又曰君身登馬桶出口成章非倚馬才而何友始悟其嘲弄

有不知孟子名軻者讀唐詩見孟浩然詩詫曰孟子周人何以變爲唐人或語以孟浩然與孟子並非一人不可相溷其人曰余憶孟子有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此皆孟子自道其名者也聞者知其誤會大笑而去

某邑有甲乙二人兄弟也甲早負文名乙天資極魯鈍與乃兄較相去奚啻什伯倍然學步邯鄲輒自命不凡嘗謂人曰當世有吾兄弟二人不愧爲大蘇小蘇某君者滑稽士也惡其無狀乃以其兄文諱其名予之觀乙閱未竟卽曰不佳不佳某君冷語曰是固令兄之作也乙囁嚅不能答久之始曰是果吾兄之文乎好得很好得很好

徐伯琴言清光緒癸巳年江北設武備學校四方英俊聯袂偕來試題有管仲論某生一卷寥寥數語竟得冠軍其文云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一褒一貶大聖人尙無定評余小子何敢論蓋寓辯論於滑稽中也

熙朝新語云順治丁酉江南鄉試得人最盛如張玉書馬世俊陸燦趙炳皆一時名下士題爲子貢曰貧而無諂全章外間下第者橫加誹語有黃鶯兒詞一首以譏諷場務云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磋切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原來貨殖是家風

清鮑雙梧督學中州出題過於割裂士人嘖有煩言有刻薄子逐題作詩嘲之盛傳於時咏十尺湯云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詠七十里子云沒頭沒脚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賸將一子獨孤悽詠穀與魚云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咏下襲水云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侮聖人言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咏寶珠云揀取明珠玉任沈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都向紅樓夢裏尋

昔有喬學使眇一目諸生號爲獨木橋言其難行也喬最惡考生吟哦搖首以簽紙封其儒巾於几或坐柱旁卽封於柱紙封若斷巡場者卽攫其巾去繳卷時禿首者另置一束文雖佳不錄有一生窘甚在位大聲曰稟上宗師大人一個蒼蠅在鼻上飛來飛去癢嬉嬉不敢擅動乞差皂隸驅逐去待生員好作文字諸生聞之哄堂大笑紙封盡脫不能概治乃黜是生而已時有謠云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清道光時烏某撫浙頗留意海塘且於考試書院極爲認真杭士譏以聯云畢生事業三書院蓋世功名一海塘又嘗蒞某書院院中例供諸生飯諸生爭餐至於攘奪烏笑曰好一羣老鼠旋見一紙置於公案視之乃一

聯云鼠無大小皆稱老龜有雌雄總姓烏

清之殿試策起必曰臣對臣聞未必曰臣謹對昔有一富家子鄉會試央人打刀遂魁兩榜殿試日策題既下侍衛露刃立階下毛髮森豎不敢復萌故態搜尋腹笥一無所有日晡猶未成一字不得已乃援筆書其上云臣對臣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臣不知臣不敢妄對臣謹對

某武員目不識丁公牘往來由文案某一手辦理事無巨細咸不稟承後有人勸其略爲過問勿令弄權者絕無顧忌某武員深納其言立延文案入詢以日來有何公牘某文案異之然長官問及公事乃理所當然因將擬就之批牘數件呈請核發某武員接而視之亦莫名其妙但見每一批上其開首皆據呈已悉四字字形相同實難索解因問此四字何義某文案曰據呈者據其所呈也已悉者已經得悉其所呈之事實也某武員曰不通不通當說明此事爲何人所悉方始明白文案曰批爲長官所批其事亦爲長官得悉之固不必注明也某武員矍然起曰是惡乎可余旣未悉其事亦未握管作批明明爲汝一手經理豈可對人語假話日來外門嘖有煩言都說汝一人弄權照此看來確鑿無疑言竟拂袖而入且撒某文案差昔之八股搭題釣挽兩處須鈎心鬥角始見工夫有作王如好色至有託其妻子於其友題文其鈎下云王好色不與王之臣同之而與百姓同之者以王之臣自有妻子也其挽上云王之臣之楚游不託其妻子於王而託妻子於其友以王好色故也

清某侍郎督學浙江於貢生錄科時策問以姚江學術命題一監生對策云有謂姚之學術勝於江者有謂江之學術勝於姚者兩說並存似難分其優劣幕中閱卷者見之大笑侍郎曰是余出題之過也監生何足深責哉然其虛字頗爲順理當錄取之此生所對可與稱唐之王阮亭明之沈歸愚者後先媲美矣

閩中漳泉地方豪富子弟無不名列膠庠夤緣代倩之弊甲於他省每逢鄉試則僱人頂替訂定中式銀若干此風由來已久清有同安縣舉人吳江與廩生王海因事結訟王遂以冒充舉人赴泉州府首告郡守錢某提集親審吳稱實係舉人并非假冒合邑舉貢皆可認證王言此非舉人遐邇皆知兩造曉曉爭執王復稟如果舉人必嫻文理請當堂出題面試如能完卷真爲舉人倘若曳白卽係假冒錢允其請吳稟稱舉人久理家務文理荒疎懇求免試守諭令暫出聽候復審於是吳以五千金餽王并以萬金爲贄拜錢爲老師錢乃預構一藝密付與吳令於面試時抄錄以進吳皇然失色下跪懇曰老師豈有不足於門生耶何以作難如是錢不解其故吳復稟曰門生手下要寫數百字甚難門生手內要辦數千金甚易錢爲絕倒結案後府署頭門懸一聯云豈有文章驚海更無面目見江一時喧傳引爲笑話

某名士善談諧其徒江某與葉某將應童子試請題一學名某乃名江曰起瀾名葉曰坤載並囑兩人同往報名宜江先而葉後其徒皆唯唯及期書吏唱名給卷但聞其高聲呼曰剛起來亦闕哉聞者爲之鼓掌

前清有某甲當舉孝廉方正之時喜形於色逢人便說一日與乙遇乙大笑曰欲爲孝廉方正何難甲曰何公

無人選舉乙曰我少十文錢耳甲曰如何乙曰向醬園買乳腐一塊供諸雙親可矣甲尙不知其故大聲曰如此焉可爲孝廉方正乙曰以食供親豈非孝乎費十文之微豈非廉乎其式旣方且正不可謂方正乎甲赧然又有集四書嘲之云曾是以爲孝乎惡能廉可欺以其方也奚其正

清之試士於貢院人各一間橫不滿三尺縱不滿四尺其高離地不過五尺坐臥烹飪寫作均在是身長者以爲苦某君曰此朱文公所謂長之爲人無所考也又貢院場屋前有露天二尺許前號後壁也有人於納卷後歸號稍息仰臥號板之上伸足抵壁致礙行人或過之病其礙路嘲之曰某先生竟試終正寢矣其人蹶然起曰先生出口傷人不怕罪孽深重乎又貢院中號舍有作士子大小便所者俗名臭號一鄰號生惡之貼一字條於壁上云有人在此小便者吾卽在其人夫人小便之處而小便之有人在此大便者吾卽在其人之大便之處而亦小便之

有庠生文名藉甚恃才傲物每無禮於學師一日兩校官相商欲斥之無罪可求欲責之無詞可執因召之入署命作文以非吾徒也命題暗寓斥責之意生授筆疾書頃刻而就閱至收束處有云斯人也欲爲教諭不可以教諭者欲爲訓導不可以訓導者也鳴鼓而攻之可也學師默無一語懊悔而已

丁祭大典也而每屆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喧攘不已見之令人齒冷然此風明代已然滁州劉侍郎（清）有歌譏之云天將晚祭祀了只聽得廊下鬧炒炒爭胙肉的你精我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回德行人見人微

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餓。李窮形極相。可謂描摹盡致。有老童赴試。學使見其老。出一對云。上鈎爲老。下鈎爲考。考老童。童生考到老。應聲云。一人成大。二人成天。天大人情。人情大似天。雖有乞憐之意。而對仗固佳。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今言戲之。不可出於虐也。某生者。小有才。且富於思想。以故頗有文名。同里某富翁。胸無點墨。而又惟薄不修。常爲人所齒。冷適其大厦新落成。某生往候。富翁請題其匾額。某生不假思索。名其堂曰。佳客堂。軒曰。進得軒。齋曰。尙和齋。一日富翁開大會。邀請諸名士。與讌詢以某生所題之名。衆撚髭苦思。均不能解。適有一小學生在旁。以讀西文之法。倒讀之。則所云佳客堂者。卽堂客佳也。進得軒者。諧聲爲揷得進也。尙和齋者。俗言爲齋和尙也。衆均爲之絕倒。林某行二市僧也。旣獲什伯利。營新屋極輪奐之美。落成後。請某名士爲之題堂額。某名士以其執禮甚恭。難以拒却。乃戒之曰。商賈逐什一之利。皆不能謂之貪。過是則爲非分。必有後禍。今汝起家立業。當是不貪之報。爰爲汝題禁貪二字。以誌汝所以起家之緣。由林聞語。狂喜曰。先生真知余者也。未幾匾成。懸之中堂。適有賀者來見之。皆匿笑。林爲述某名士語。聞者益嗤之曰。此乃彼之欺人語耳。禁貪者。猶言林二小人之具〔輩〕也。林於是大恚恨。

清和坤柄。政時權勢。奕赫傾動。一時獨紀曉嵐（昀）輕視之。一日和使人諷示。欲得一言以爲榮紀。迺製額。

一。方。親。書。竹。苞。二。字。贈。之。和。大。喜。懸。諸。廳。事。以。爲。典。出。毛。詩。吉。祥。華。貴。語。也。有。謁。和。者。見。額。微。哂。和。詰。之。曰。紀。亦。惡。作。劇。哉。竹。字。從。二。个。苞。字。從。艸。從。包。言。个。个。都。是。艸。包。也。和。因。是。銜。之。甚。後。紀。遣。戍。伊。黎。論。者。謂。其。禍。原。卽。基。於。此。

有。欲。署。堂。額。者。倩。某。士。人。題。名。士。人。笑。題。之。云。四。極。堂。見。者。多。不。解。問。於。士。人。士。人。曰。此。君。貌。醜。極。才。劣。極。皮。厚。極。性。吝。極。斯。以。四。極。名。之。

齊。彥。槐。先。生。業。師。某。翁。路。過。妓。家。此。妓。家。乃。新。開。場。面。者。因。求。翁。代。題。招。牌。並。書。聯。對。翁。曰。我。有。要。事。不。能。久。攔。招。牌。且。代。題。去。至。聯。對。我。有。一。門。生。齊。某。隔。日。走。汝。家。過。挽。其。代。書。可。也。因。題。介。福。堂。三。字。而。去。越。日。彥。槐。先。生。果。過。其。處。妓。家。強。邀。入。內。舉。烟。啜。茗。隨。致。翁。意。求。題。聯。對。先。生。轉。顧。招。牌。卽。援。筆。書。一。對。云。半。世。人。情。無。非。兩。行。直。下。畢。生。衣。祿。祇。在。一。口。田。中。旣。洽。招。牌。又。貼。切。妓。家。身。分。見。者。無。不。稱。絕。

湘。人。李。從。先。腐。儒。也。性。好。詩。酒。自。言。爲。青。蓮。後。裔。而。嘗。讀。別。字。劉。豁。公。曾。作。浪。淘。沙。以。嘲。之。云。好。個。李。從。先。家。學。淵。源。乃。祖。原。來。是。謫。仙。怪。道。作。詩。須。吃。酒。毫。興。纔。添。李。詩。有。欲。添。豪。興。須。添。酒。句。寫。豪。爲。毫。茶。苦。酒。覺。甜。李。讀。茶。苦。爲。茶。苦。酒。酣。爲。酒。甜。薛。禱。名。箋。李。書。薛。禱。箋。爲。薛。禱。箋。自。言。傳。字。故。通。傳。李。讀。明。知。傳。舍。之。傳。字。爲。傳。字。或。指。其。誤。李。云。傳。字。古。通。傳。字。不。教。麒麟。在。鹿。邊。李。又。云。麒麟。神。物。詎。肯。與。鹿。爲。伍。乃。造。字。者。竟。將。麒麟。兩。字。皆。作。鹿。旁。儼。然。置。麒麟。於。鹿。邊。殊。非。厚。道。於。是。私。改。麒麟。爲。其。鄰。別。字。連。天。

偷兒夜半在某前門掘洞屋內尙有人聲側耳細聽乃高喊前拆壁賊四字賊卽駭極潛往屋後掘洞不意剛欲動手又聞屋內喊曰後拆壁賊偷兒以爲定被室中人覷破遂狂奔而去不敢再施其技日後暗中竊探始知是晚並非被人覷破係一冬烘先生讀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兩句亦拆同音而誤讀賦字爲賊字也

某甲長喙昂首好大言性有戲癖尤善讀白字一日觀大舞台戲單上刊有李春來盤腸大戰一劇乃揚言儕輩曰今日盤腸大戰劇極佳乙知其誤乃笑問曰君有肚腸否甲曰無衆大笑遂呼爲盤腸先生乙併作詩嘲之云盤腸竟自讀盤腸盤腸先生竟自昂長喙驚看封豕語糲糠滿貯臭皮囊

某甲略識之無輒喜弄文翰一日作書致其姻親某乙姻兄誤作烟兄乙作詩嘲之云生性何嘗解吸煙雪茄鴉片總無緣姻兄竟把烟兄喚黑籍沉寃大可憐甲聞之不解所謂喜弄文翰如故又湘鄉曹玉屏曾爲豁庵言嘗見一書記爲人作尋常通問書起用且夫二字乃戲曰誤矣書記茫然復莞爾曰子非作寄姐夫書耶奈何誤作且夫耶

杏痴云余友陳君自號斯人蓋本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及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之意也一日遇不識者道姓字某訝然曰先生英氣勃勃非常物也奈何取是爲字耶蓋某誤以陳斯人爲陳死人矣聞者無不齒落昔有爲山東兗州府者一日拜上司上司問曰從前曾當差事否答曰卑職做過二任兗州府上司大笑曰我只知道山東有袁州府不知道有甚兗州府

邗江某士性放誕好作談諧語偶過叢林見衆僧作道場戲闌入難一僧曰分明南無何謂那摩讀別字矣僧徐徐笑而答曰先生不嘗讀於戲爲嗚呼乎今而後先生如於戲小僧卽南無先生不嗚呼小僧也不那麼某士爲之喪氣然是僧亦不俗矣

有人爲月餅鋪寫招牌月餅之月字誤作曰字一人指之云這是月字先生寫成白字了其人曰你不要哄我白字頭上是還有一撇的

有吳恥者年已七十猶好咬文嚼字惟用之不得其當往往令人捧腹一日人謂吳曰君年近古稀子若孫皆森森玉立將來定可享無涯之福矣吳誤涯字爲齒牙之牙即答曰我輩年老無恥（齒）何福之有哉

某甲夙短於視會赴南京勸業會參觀一切然亦不過霧裏看花隔簾窺影已耳嗣以旅館中臭虫太多有擾清夢乃思遷地爲良一日入會場見一處大榜其門曰水族館定於某日開館甲大喜曰我卽遷居此中豈不妙哉同道咸笑之甲曰他不是明明寫着本旅館字樣蓋誤水族館爲本旅館也

某君善談諧留學東瀛一日與余散步市廛間見一肆門口粘一巨大之紙橫書本日大賣出五字以意譯之猶言本日大拍賣蓋該國商店常有之事也某君觀此卽牽余袂而言曰該國商人竟敢明目張膽而賣國子盍往詢其價值余異之某君曰吾聞外國文皆自左而右子不觀此招帖非明明寫著出賣大日本乎余始恍然爲之一笑

甲乙丙三人俱病眼。一左眼斜視。一右眼斜視。一近視眼。一日相聚。偶翻四書。至觚不觚。觚哉。觚哉。處斜左眼者。乃信口誦曰。角不角。角吉。角吉。斜右眼者。卽指其認錯。改誦曰。瓜不瓜。瓜戈。瓜戈。近視眼者。向前細視曰。汝二人均錯。據我看來。是瓢不瓢。瓢我。瓢我。

破涕錄(三)

警衆

醒獨仿北齊文宣帝禁浮華詔之體。作禁言論自由令。云頃者報紙囂競橫議。日滋政有美惡。務極臧否。借債用人之大國。卿參政之尊。動敢詆譏。以誇己識。又論說僭誅討。識評嚴斧鉞。始以笑罵爲能。繼以反抗爲主。上下貴賤無復攸分。今國號共和。冀防流弊。箝口奪氣。促民就範。可援法擬具報律。使鬱而不伸。

壬寅年張香濤督鄂。舉行慈禧萬壽。各衙署懸燈結彩。鋪張揚厲。費資鉅萬。邀請各國領事大開筵宴。並招致軍學界奏西樂。唱新編愛國歌。余時在坐陪宴。謂學堂監督梁某曰。滿街都是唱愛國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試編之。余略一佇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願聞之否。曰願聞。余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坐客譁然。(見張文襄幕府紀聞)

有作議員後歎五更調者。傷國會議員之末路也。憶其楔子爲一剪梅一闋。其詞云。議員遣散起風潮。國會飄搖。憲法飄搖。院中人數竟寥寥。行也牢騷。坐也牢騷。月薪不給債台高。歌也無聊。哭也無聊。胸中磊塊酒難消。

起舞中宵感慨中宵

劣民有戲擬上海偵探報告一則閱之亦堪破涕其書云爲緊急報告事茲查得英租界七馬路二百五號門牌內有亂黨機關製造無聲手槍工頭莫須有爲著名印度留學生現已製成數萬枝不日運往名重要人物所在地希圖暗殺又有法租界三馬路一萬八千號門牌內著名亂黨包造謠散布無稽之談意在擾亂治安凡此皆由某認真偵察所得確實可靠務請立刻飭派得力人員協同兜拿以免漏網不勝待賞之至

浙江杭州有巡警學生周子賓清時曾稟警道要求差委稟中詞語散駢兼用文理惡劣其主管科員亦以駢文批答頗足以資一噱批云據稟該生隸籍清和寄身海上悵窮途之潦倒自命王孫嘗終歲之艱辛漫誇警學既一考而不第作再試之請求在該生落第神傷或等珊瑚之漏網在本道愛才如命豈忍薩桂之遺管惟原卷文近荒疎已取視皮之誚以來稟體兼駢散尤多刺目之詞雖或壁立堪憐幾等遠遊之司馬祇恐奇才被放難同再捷之杜羔原稟發還所請不准

清順治吳中有尹姓者得罪於友友作尹字謠以嘲之云伊無人羊口是其羣斬頭笋滅君口縮尾便成丑直脚半開門一根長轎橫扛個死尸靈又有咏奚姓者用四書七字吟云奚壁奚此物奚雖多亦奚子之迂也奚虞不用百里奚如此則與禽獸奚又有以聯語嘲陳姓者曰避兄世澤盜嫂家聲嘲董姓者曰肚臍世澤屁股家聲又有與潘姓不睦者大書其門云紫石街前門第翠屏山下人家均可謂謹而虐矣

某甲夙滑稽。無論初交舊好。每以諧語相謔。一日問一人貴姓。其人曰。姓楊。甲審視其顛。曰。羊乎。何以無角。其人怒罵曰。狗口的。甲曰。原來如此。

以地稱人之風。雖不知始自何時。然韓昌黎、柳柳州、張曲江等以前。似未之見。大約當起自唐時矣。此風至今不息。近時如岑西林、袁項城、康南海等。皆最著者也。然得之正復不易。非功業文章昭著一時者。雖欲以地求著而不可得。易實甫觀察文章詞藻。都不作第二人想。以其爲湖南龍陽縣人也。傾倒之者。輒稱之曰。易龍陽。然亦謔矣。

有二人。一長一短。各集四書句。以相嘲笑。長者嘲短者云。居惡在。方寸之木。足以有容也。養其小體。必也射乎。
(言寸身也) 短者嘲長者云。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爲能勝其任也。及至葬。壤地褊小。則舉而委諸溝壑。魚鼈不可勝食也。

有渾名酒缸。沿者因帽舊不足。以壯觀瞻。乃棄之而不戴。人有號鐵頭者。戲作西江月。以調之。云。有帽如何不戴。常椿禿着頭皮。居然勿怕冷來些。(滬上土白) 做了鐵頭兄弟。切莫看人學樣。須防大衆稱奇。渾堂洵浴討便宜。阿要聽來惹氣。

清候補縣某。本名士工吟咏。每一詩出。人爭傳誦之。而尤以十七字詩爲最擅長。然有煙霞癖。故官情亦淡。禁烟令下。或以戒煙勸者。某曰。俟諸人戒淨。余戒不遲。仍盤踞芙蓉城。不忍去。一日藩司傳諭戒煙局。令各候補

官一律入局調驗。某聞大憤。謂藩司亦同癖。獨能免驗。且能驗吾輩。煙局豈專爲吾輩設耶。因哦成十七字詩一章。云煙禁令頒來高懸調驗牌。問誰煙癮大。藩台藩台聞之怒。調驗時至某獨苛。護書靴桶內稍藏煙泡。均被搜去。某又吟云十載臥煙床。何堪此下場。癮來頻墮淚。汪汪未幾名登白簡。而沉渴疾仍不遽瘳也。復吟詩云革職復銷差。均憑老上台。要求只一件。烟牌。

某顯者開缺歸。里有友招飲。一陪客與顯者有夙怨。於席上倡行酒令。用拆字加減法。取用成語二句。先起言云有水便成溪。無水便是奚。去了溪邊水。添烏便成鷄。得志貓兒成猛虎。敗翎鸚鵡不如鷄。語涉諷刺。某顯者一笑置之。對陪客云有水亦是淇。無水便是其。去了淇邊水。添欠便成欺。魚遊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主人聞之。卽起排解。對二人云有水亦是湘。無水亦是相。去了湘邊水。添雨卽是霜。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解某前清之四品黃堂也。龐然自大。睥睨一切。見他人之官。皆不如己者。輒嘲笑之一日。與某巡檢同席。以點將屬對爲酒令。解卽指某而語曰。磕頭蟲終居人下。某巡檢知其嘲己也。乃緊接曰。沒腳蟹不見其高。合座鼓掌解爲之大慚。

有數人醺資暢飲。一爲堪輿家。一爲火居道士。一爲郎中先生。一爲學究先生。酒酣耳熱。後又喚一妓侑酒。頃之學究出一酒令曰。吾輩數人各就行業。演說幾句。須嵌東西南北及三五心字。違者罰酒。堪輿家云。東方甲

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三元交局五方無碍福好不如心地好火居道士云南斗星君北
斗星君東嶽聖帝西嶽聖帝三通法鼓五鬼效靈志心朝禮郎中先生云東洋參西洋參南沙參北沙參三根
燈草五個紅棗清心爲主學究云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三十而立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從心所欲言畢
衆皆欲起妓曰如蒙不棄我亦有詞遂云湖南客人湖北客人山西客人山東客人三場和五檯酒就此窩心
清乾隆間揚州鹽商方盛名士多往依之有好客之商數家其最著者曰方笠亭曰汪劍潭值昭明太子生日
諸名士與方汪輩皆會於文選樓時諸名士方館於方面汪於席間邀過其家羣諾明日移榻因相與聯句成
一詞云笠亭雖好怎好天天擾明日初三打點飢腸吃劍潭昭明太子保佑我們休餓死太子開言爾與家君
大有緣

相傳金聖嘆於歲科試屢列六七等革而再應試再入學入學而再革如是者不知若干次其應試文字輒以
滑稽出之有一首題爲以杖叩其脛闕黨童子其中渡云一杖而原壤跳再杖而原壤叫三杖而原壤死矣三
魂渺渺七魄茫茫一陣清風化而爲闕黨童子彷彿封神榜西遊記令人絕倒

金聖歎聰穎絕世過目成誦然平生豪放不羈卒以哭廟一事置於重典士林惜之聞棄市之日遺書托獄卒
寄妻子卒懷以呈吏吏疑有謗讟語啓緘閱之上書云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得
傳我無遺憾矣吏爲之絕倒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熊希齡倒閣之後。第一流人物之身價掃地殆盡。有人爲諧聯數副。諷之頗可發噱。其一云：高閣漫誇熊入夢。空臺無復鳳來遊。此盡人所望而能解者也。其二云：頂上貼封條（隱字形）笑他大政方針布告張。皇空際滅。背後掣旗號（隱令字）嗟爾名流內閣齒牙擊落暗中吞。蓋分拆希齡兩字而成也。其三云：能者工於避趨。風火輪邊且撒開。四蹄圓鐵木偶甘爲傀儡藥葫蘆。內曾放出三把飛刀。則上句拆熊字。下句拆梁字也。其四云：長袖善迴旋。養成海濫兼并莫倚弓。彎輕射羿寒門真顯赫。祇恐冰山傾倒空留言。玷甚磨圭。則上句拆張字。下句拆謇字也。聯語雖未盡工。而其構思甚巧。大可爲名流內閣解嘲矣。

熊初顯時遊歷海外。旣歸鄉。人有以其姓字作聯語嘲之者。頗貼切。惜下聯已忘却。祇記其上聯云：四足不停問爾有何能。幹蓋折熊字也。

松壽爲福州將軍。於光復時自盡。人有以其姓名與江北提督爽良撰成聯語者。上聯曰：十八公不得其壽。下聯曰：二百大喪盡天良。亦頗見巧思。

王爵生萊陽人。清法部侍郎。任京曹十餘年。事績無所表見。而以善書之名洋溢於京城之中。下級社會凡銀號錢行酒樓茶館綢緞布店洋廣雜貨之牌匾對聯。幾無一非王之筆跡者。有滑稽者爲作一對語云：有匾皆書。坊無腔不學。譚埽卽王名。譚謂譚鑫培也。語雖近謔。亦係實錄。然考王之書法骨格低下。實無可取力。摹翁覃溪亦僅得其迹象。而失其精神。其同鄉徐仁甫太史嘗謂之曰：子非善書。乃好寫耳。又云：爵生之字好似街。

頭崗警植立如木偶神氣則索然曹竹銘殿撰亦謂之云汝終日在綢緞裏頭作生涯蓋謂王善寫綢緞銀錢福祿喜壽等字樣且日與商賈來往也聞者皆傳爲笑柄

淮安學究漆某生平不屑求人有意一聯云情人抓背上些些再上些些知痛癢還須自己對客猜拳是了是了定是了真消息原在他心可謂道破世情矣

某教授南海人好立崖岸一日設宴於明倫堂演西廂雜劇有無名子書一聯於學署門云斯文不幸明倫堂上除來南海先生學校無光教授館中演出西廂雜劇某出見之赧然自愧故態頓除

昔有府學生金某善諧謔每嘲以詩歌及俳語頃刻立成人爭傳以爲笑若禿指賦其最著者也一日在文衡山內翰坐浪謔蒙師潘某潘愠曰吾有一語爾能對甘受爾侮金敬諾潘曰王大夫昆季築牆一土蔽三人之體金應聲曰潘先生父子沐髮翻水灌兩牛之頭

清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某同在吳郡寓所張曉起如廁公戲謂曰披衣撒履而行急(給)事急事張且走且應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尙書)常輸

秦興某太史有輓其中表某聯云君病我衰視羣從昆弟爲蒼老平生烟舊大半摧殘莽莽前途賸有頽齡當世變學勤力果與十年廢疾相撐持一息尙存百憂未已茫茫遺恨拚留熱血在人間有好事者代易數字云君病我衰視羣從昆弟爲蒼老平生烟侶大半維新莽莽前途賸有單鎗當世變學勤力果與十年嗜好相撐

持一吸尚存百呼未已茫茫遺恨拚留數盒在人間蓋兩君皆政學界中之癡君子也然亦諠而虐矣何淡如孝廉少談諧工吟詠尤喜以俗語出之而仍不失雅趣少時嘗從塾師蔡西灣游某日蔡挈之同往佛山鎮道經一地名豬北竇因指其地使之屬對何不假思索笑答曰先生自可對之蔡曰吾令汝對汝何故反委諸我對曰吾何敢委不過用先生之名對之耳蔡曰吾姓爲蔡何能對得豬字何曰論語云臧文仲居蔡蔡字非大龜乎以蔡西灣對豬北竇有何不可蔡仰天笑曰便宜了小學生又一日在街上立談見一幼童身穿皮背心頭戴繡花雪帽友卽指示何曰皮背心襯繡花雪帽君能對否是時何適有斑竹煙筒在手卽舉示之曰血牙嘴鑲斑竹煙筒信手拈來字字工整

某甲頗聰穎性下流卒爲乞丐幼時塾中對課卽語語含乞丐口氣師云繡戶春深鶯學語甲對云蓬窗日暖虱成行師云天上乘雲攀桂子甲對云街頭冒雨唱蓮花師云怒向蒼龍入雲海甲對云偶攜黃犬過花叢師以卑劣不可救藥爰仿帝王口吻出一聯令其屬對云古今來英雄豪傑聖帝賢王成就了驚天動地的功名到那時垂拱九重享受萬方玉食甲不假思索應口對云過往的老爺相公夫人小姐抄化點冷菜殘羹之賞賜這便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有人戲撰一聯云幣制局清理財政局此局無非騙局留學生法政畢業生諸生藉此營生語雖近諠意却不差

閩省地方審判廳無論曲直皆罰訟者以金積憤成怒者請祝融氏爲之報復有人作一聯云三章漢法猶秦法一炬閩人等楚人又見有一聯云東庭西庭庭獨立民事刑事事事皆推亦甚確切

漢口沙家巷爲土娼麀集之地其土地祠聯云這一街許多笑話我二老總不作聲滑稽可愛

有老饕者一日方吃豬頭肉或見之出一對云鷄眼脚穿鳳尾鞋鵝行鴨步老饕應聲云象牙筷挾豬頭肉虎食狼餐

湖北之湖南會館演戲臺上懸一聯云事事如斯裝一般打臉掛鬚偏稱脚色年年依舊唱幾句南腔北調就

算改良作者湘人周某也
客有拈片馬二字屬對者甲曰全牛客搖首曰不對又曰連雞客又搖首曰不對甲曰以全牛與連雞對片馬致爲工穩何爲不對客曰片馬者地名也地名須覓地名作對甲思索半晌乃言曰五鹿客復搖首曰不對不對甲曰片馬地名五鹿亦是地名爲何又不對客曰片馬二字係仄聲五鹿二字亦並係仄聲出對祇兩字上下全然失調這如何對得甲乃大聲疾呼曰你既要地方又要上上下下調調和和你替我想我如何對得住片馬

安徽有賈仁字小喬者某年季春六旬壽誕有好事者戲以聯云姓名可入紅樓夢夫婿曾慶赤壁兵
松江俗語以五十二爲卯數何所取義莫可究詰不知爲諧聲爲象形相傳以爲如是云爾雲間陳某值五十

誕辰開閣延賓設筵稱觴同里楊了公袖一聯登門祝嘏卽爲懸之廳事聯云到此不知非比卯數還差兩歲從今越自大看口養再活幾年賀客見之闕堂譁笑陳亦爲之粲然若楊者可謂善於滑稽者矣

某翁早鰥子鬢媳美遂有新台牆茨之行未幾風聲外露親友鄙之翁自知無行欲向親友飾詞自解而報於啓齒因撰一聯懸於座右云我豈欲扒灰多緣小子無能恐其絕嗣人誰不打算端爲老妻已故省得重婚清紀曉嵐性極詼諧一日有一門生往謁甫行禮畢紀忽仰天大噓門生疑己之失於禮貌也跼踖殊甚紀徐謂之曰頃之所笑者乃偶得一妙聯耳門生請聞其詞乃云今日門生頭着地昨宵師母脚朝天相與大笑不止

某進士出紀曉嵐門下具贄往謁紀延之入傾譚甚洽嗣見某左頰生一贅疣乃備詢患此幾何年痛耶癢耶軟耶硬耶言之瑣瑣不已旣忽拍案語曰唔憶之矣此間楊梅竹斜街有某省人楊某者余至友也渠本世醫以服官不行道家傳治疣秘方最稱靈驗百發百中著手卽病若失惜此人自秘其術不肯輕施於人故人咸不知其絕技汝明日試以余刺往并轉述余介紹意則或者不致更推託然終當強而後可也言竟卽令侍者取一名刺授之某以老師如此關切再三稱謝而出翌日於黎明時卽持刺赴楊梅竹斜街果見有一某省楊寓大喜叩門投刺請見其主人俄頃延入見主人正降堦迎而右頰上亦生一纍纍之贅疣某大惑坐定主人詢來意某正擬啓齒忽有傳書者至云自紀宅來者楊某接視之而笑曰此老真惡作劇哉言次以書授某某

知○有○異○急○觀○之○見○寥寥○十○餘○字○曰○你○有○疣○他○有○疣○一○個○左○來○一○个○右○忽○然○相○逢○好○笑○否○於○是○相○與○一○笑○而○罷○
有○士○人○某○佻○健○無○賴○不○謹○細○行○其○東○鄰○一○鐵○匠○常○出○營○業○僅○一○女○留○守○於○家○士○人○窺○其○榮○者○踰○東○家○牆○而○樓○之○
遂○相○燕○好○既○久○漸○爲○匠○所○聞○遂○被○執○匠○以○燒○鐵○烙○莖○其○耳○生○叩○首○乞○哀○乃○縱○之○去○其○友○聞○之○擬○一○聯○以○嘲○之○云○
君○子○將○有○爲○也○載○寢○之○牀○匠○人○斲○而○小○之○言○提○其○耳○

近○有○友○人○自○京○師○來○談○及○八○大○胡○同○某○校○書○處○有○人○戲○以○楹○聯○語○語○吻○合○姑○錄○之○以○破○涕○其○聯○云○此○是○交○通○機○
關○倘○思○想○代○表○熱○心○團○體○及○個○人○均○沾○利○益○亦○屬○商○業○性○質○除○抱○定○金○錢○主○義○要○求○與○運○動○兩○不○贊○成○又○有○一○
對○聯○亦○有○趣○味○其○聯○云○男○女○平○權○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陰○陽○合○歷○我○過○我○的○年○你○過○你○的○年○正○覺○未○經○人○
道○過○以○視○王○湘○綺○之○對○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異○曲○同○工○

光○復○時○有○避○亂○於○大○連○灣○者○適○值○舊○歷○壬○子○元○旦○日○仍○沿○舊○例○換○新○符○書○一○聯○於○門○曰○神○洲○異○域○舊○歷○新○年○亦○
頗○雋○永○

清○湖○北○候○補○道○朱○惠○之○爲○人○刻○薄○嘗○創○辦○門○面○捐○及○土○膏○煙○酒○糖○等○捐○死○時○或○輓○之○云○門○面○有○稅○土○膏○有○稅○煙○
酒○糖○又○有○稅○畫○策○無○遺○求○也○可○使○致○富○國○人○曰○賢○左○右○曰○賢○諸○大○夫○皆○曰○賢○蓋○棺○論○定○今○之○所○謂○良○臣○
昔○南○京○王○某○老○元○緒○公○也○少○應○童○子○試○長○業○活○人○術○終○乃○曳○尾○泥○途○藉○粉○黛○餘○資○爲○家○人○生○計○見○者○羞○與○爲○伍○
彼○則○恬○然○自○得○年○八○十○二○卒○於○九○月○朔○日○死○之○前○自○挽○一○聯○云○八○十○二○年○糊○糊○塗○塗○書○生○耶○醫○生○耶○流○水○無○情○

隨他去罷。九月朔日，清清楚楚，楚夢醒了，酒醒了，拈花微笑，待我歸來。古人云：酒保菜傭，均帶六朝烟火氣。況龜爲四靈之一耶？又有客與妓交好甚篤，一日妓父死，囑客以聯輓之。客援筆直書云：大可傷心，此老竟無千歲壽。何以報德？從今不畫四靈圖。寓意談諧，措辭工穩，真雋才也。

彭硯欽言：邵陽自然洋烟館有一聯云：自從洋溢中華，百端容緩，只管把周公床、仲尼鐸、顏子瓢，辦一個齊齊整整，繼舜芳蹤，重建館。然而烟花世界，他務未遑，但願得申伯土、永樂燈、武侯砲，極十分熱熱鬧鬧，承湯盛舉。大開盤，雖屬張冠李戴，亦殊調侃得宜也。

俗謂舟子有三假：神仙、老虎、狗。是也。蓋其順風揚帆，行駛如飛，飄然若仙。艙有達官，則倚勢橫行，似老虎。至當風逆雨急，引繹蛇行，泥塗中幾致手足無措，則與狗何異？有用作聯語者云：船戶仙、虎、狗，苦無屬對。友人某君見而笑曰：吾得之矣。曰：朋友妻、驢、龜，吾輩客中不寐，抵足談心，消磨旅愁，不生家思，猶吾妻也。獨行里許，便覺心焦結伴，以遊忘其道，遠驢之爲用，庶乎近之。至若懷疑莫決，質吾良友方之龜，卜筮有異耶？聞者咸爲捧腹。

清乾隆時，西藏活佛來朝，供設極盛。住雍和宮，遠近僧徒參謁者，日以千計。活佛盤膝高坐，不少動。未幾出痘，死。有好事者，輓以聯云：渺渺三魂活佛，竟成死鬼，迢迢萬里東來，不見西歸。一時傳爲笑柄。

有甲、乙、丙、丁、戊五人，契合金蘭，交成莫逆。年來甲、乙、丙相繼逝世，僅餘丁、戊二人矣。適丁又病而歿，戊哭之慟。

乃撰一聯懸之靈前以輓之云座中只臘兩人悲君又去泉下若逢三友說我就來論者謂戊亦病不脫體恐聯語終成讖語則就木之期當不遠矣

兩士人同客天涯以情相感訂生死交甲有子女二乙孑然一身無何乙死甲固曼倩一流因作游戲語以輓之云打槳揚帆喜老兄脫離苦海停鑼息鼓看小弟收拾殘場傷心人語出自談諧亦解頤也

清虜入關下令薙髮時人有薙頭詩之作癸丑民軍敗績官勢大張逮捕黨人殃及無辜今日槍斃明日殺頭時有所聞有人戲仿之作殺頭詩云聞說頭堪殺無妨日殺頭有頭皆可殺無殺不成頭殺自由他殺頭還是我頭請看殺頭者人亦殺其頭

秋八月宣聖祭日魯省官吏皆集於宣聖廟主祭者爲衍聖公祭畢例由公署宴諸與祭者此清之舊例也魯撫某科甲出身善詩文知衍聖公不能詩欲以唱和難之時正當割稻節麻鵲成羣集田中農人苦之遂以爲題請公作七言絕句咏之公窮極良久不得一句衆故催迫再三公始吟云一窩二窩三四窩衆官大笑公面赤耳熱羞愧無地衆官促其續作公又云五窩六窩七八窩衆官笑不可仰宣聖靈適在見己之孫爲諸人所迫殊玷家聲急令子貢往衍聖公前教之續成二句云食盡黃梁千鍾粟鳳凰何少爾何多衆官聞之羞愧無以自容某撫仍譚笑自若同座某問之曰末二句詩如何某撫答曰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

某公撫蘇時總督藩司將軍等宴於臨江某酒樓即席聯句總督出句云舉酒上危樓某公接云天高一色秋

次藩司云江邊無限景最後至將軍瞠目不能贊一詞適兩漁夫闕於艇將軍拍案曰嗒們也有了兩個漁翁揪打不好麼藩司笑曰我們限五言詩不如刪掉打字叶均更好將軍掀髯大喜歸署編告幕友某幕捧腹曰該打該打將軍曰打字原有一個可惜給那不通的藩臺刪掉了此亦藝林趣話也

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一聯久已膾炙人口惟其全詩則知者尙少爰追錄之以實破涕錄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鬪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琶鳳饅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死又何妨蓋即事詩也或問其意則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前又見二雀鬪於兩廂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棲梧食饅首未畢閨人報建安章秀才來謁遂迎客既歸見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殺又何妨南村云吾鄉某公素有文名而傲物殊甚一日過煙霞山見壁上題詩頗夥心輕鄙之援筆草二十八字於後云高山滾鼓何人腔料得詩翁丈二長不是詩翁長丈二如何放屁到高牆又燕聞隨筆言癸丑赴河南會試路過一店題壁者極多末有一詩云臭氣滿牆衝如何牆不倒問壁也有詩兩下抵住了語近謔薄然亦足爲世之妄自作詩者戒

近日政界之濫不可言狀羊頭都尉滔滔天下京帥尤爲此輩淵藪故運動內用者相屬不絕友人某戲以詩嘲之云以魚羨鳥作麼生南北兩山一樣平多少外官求內調可憐擠破北京城

清王憲章依附鹿傳霖人曾以孟浩然嘲之因孟浩然有歸鹿門詩也滑稽子戲代王作歸鹿門詩步孟原韻

云○覆○雨○翻○雲○世○已○昏○要○津○裏○頭○奔○競○喧○人○皆○鑽○入○宦○鄉○村○余○亦○乘○機○歸○鹿○門○鹿○門○挨○倚○如○大○樹○升○官○發○財○多○好○處○豈○期○賣○缺○事○顯○然○倒○累○多○人○革○官○去○余○曰○昔○有○王○彥○章○名○鐵○鎗○以○豹○皮○爲○留○名○之○喻○清○有○王○憲○章○如○鐵○鑽○以○鹿○門○爲○營○窟○之○謀○翻○雲○覆○雨○手○段○高○強○只○怕○鐵○鑽○不○如○鐵○鎗○

江○南○黎○階○煦○騷○人○界○之○巨○擘○也○個○儻○不○羣○恒○以○俚○語○入○詩○話○而○多○含○譏○刺○觀○之○輒○爲○噴○飯○有○友○某○官○晉○省○坐○船○到○任○下○艙○未○留○意○頭○觸○舟○篷○礮○然○作○聲○額○間○墳○起○黎○大○笑○曰○老○兄○尊○頭○一○碰○將○小○弟○之○詩○撞○出○矣○遂○爲○詩○云○莫○謂○宦○遊○第○一○高○下○艙○也○要○學○灣○腰○人○情○世○俗○都○如○此○不○會○低○頭○慣○碰○疤○

沈○培○玉○述○某○君○嘲○孟○子○詩○二○首○深○堪○發○噱○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丈○人○現○在○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其○二○云○乞○食○播○間○娶○二○妻○鄰○人○那○得○許○多○雞○朝○中○尙○有○周○天○子○何○事○忙○忙○走○魏○齊○

某○君○人○極○短○頗○被○侏○儒○之○誚○出○遊○海○外○自○謂○不○凡○同○人○有○善○諧○謔○者○嘲○以○詩○云○某○某○先○生○太○不○高○矮○人○隊○裏○逞○英○豪○搭○棚○只○用○齊○眉○棍○上○陣○常○攜○解○手○刀○未○必○蠶○衣○能○作○帽○居○然○馬○褂○可○爲○袍○一○朝○擊○鼓○升○堂○去○大○衆○都○來○桌○下○瞧○又○有○嘲○以○詞○者○云○矮○子○寸○三○高○進○陰○溝○插○雞○毛○鵝○黃○蠶○繭○烟○氈○帽○扇○籬○兒○束○腰○拐○杖○兒○燈○草○梨○園○檀○板○棺○材○料○太○蹊○蹺○金○蓮○舉○步○好○似○肖○小○又○某○生○嘗○作○嘲○矮○子○五○言○一○首○其○最○傳○神○者○一○聯○云○仰○面○看○人○面○回○頭○碰○狗○頭○

昔○陳○魯○望○有○嘲○舉○子○詩○云○只○望○冷○灰○爆○熱○栗○幾○同○滿○水○澁○田○螺○兩○手○已○僵○如○臘○鴨○一○心○還○想○吃○天○鵝○此○次○知○事○

落第諸君試一誦之

昔浙中某名士考職不第以佐貳簽分江蘇作衙參詩一首云脚靴手版學趨迎何事衙參意不平疆吏口才超佐雜貲郎身分駕科名大官方許講官話有孔莫鑽無孔兄若畏見他朝奉面（典夥之俗稱）勸君歸去且躬耕

有老童生新中知事拙僧乃以書賀之云千載一時盛童生父母官原來知事易畢竟秀才難搜檢心無怯功名味不酸莫嫌貪酷吏士子本家寒又有嘲老童生聯云行年六十尙稱童可云壽考到老五經猶未熟不愧書生

大宗伯於公夫人姓秦有二媵或作秦字詩以嘲之云二大能將二小容三人齊把小於攻若把小於攻出去三人無日不春風

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人活七十年我已百四十有人戲仿其句以嘲貪睡者云無事此靜臥臥起日當午人活七十年我才三十五可謂趣絕

某女士放誕有才名嘗謁一達官以妾陪之囑於飯時令題箸女士惡其輕己乃嘲云誰家娘子小身材捏着腰身脚便開欲識個中滋味好除非伸出舌頭來可謂諠而虐矣

有署名若野者曾投詩於余標題曰爲烟客作凡抱烟霞痼疾者宜有同情也錄之如下其詩云（一）街頭聞

步意流連燈火生涯異昔年今日未逢寒食節如何到處總無烟（二）一聲呵欠淚漣漣垂首歸來短榻眠自
信官紳無我分騰雲駕霧亦神仙（三）忽聞禁令國門懸肉顫心驚劇可憐儲艾三年真絕計妻孥存有壓箱
錢（四）分明口祿是前緣祿盡緣慳祇怨天死後幸留一壞土還將挹注到黃泉

有人作鴉片煙鎗銘云酒之餘飯之後桂之馨蘭之臭榻上一點燈如豆短笛無腔信口吹可憐人比黃花瘦
謔而不虐其鍼貶痼疾之微意自流露於言外可謂善於詞令者矣

論語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吳中諺語有所謂嚼蛆者蓋卽羣居而言不及義之意也有談
諧子作賦得嚼蛆詩云吾輩尋蛆嚼閒來便嚼蛆有蛆皆可嚼遇嚼總成蛆細嚼兼粗嚼新蛆夾舊蛆千蛆千
種嚼一嚼一條蛆嚼畢還須嚼蛆中更有蛆若教蛆不嚼何處嚼閒蛆

龍軼凡好諧談論婚雲間豁公會作打油詩一絕戲之云老龍不久返龍宮龍子龍孫出此中四海龍王將上
表讓君雲雨百年功

方望溪戴南山皆才子也文雄一世江表之人皆知之惟生平善滑稽世鮮有能道之者一歲暮春雨先生同
游青草蝠時苜木雞頭叢生黃花成片有村姑多人正據地鏟取方卽戲吟云苜蓿開黃花戴卽應聲云佳人
地上扒方又云早知辰就地戴又接吟云遍處種口口雖屬遊戲却嫌污穢殆忘形之作也又嘗在郊外散步
見絲瓜滿架荷葉盈池顧而樂之戴卽戲吟云架上絲瓜懸綠屨（屨）方代續下句云池中荷葉捲青屨（皮）

真可謂風流儒雅矣。

袁子才詩話載趣春冊詩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此時此景難爲情寥寥十四字包括無遺且無繆僂之致固宜膾炙人口矣近人襲之亦有二十字題句云陰陽謂之道並行始玄妙以其多者多補其少者少傳神阿堵栩栩欲活可謂詩中有畫矣。

英雄壯志兒女柔情極端反對自古已然近有軍人戲改唐詩一聯云無端嫁得軍官婿辜負香衾事早操雙方隱衷一語道破。

有夏五者名景倩侏儒也娶妻甚長每同立僅齊妻乳友人戲賦歇後詩嘲之云夏五官人妄談彼夏五娘子靡恃己有時堂前不期而剛剛撞着果珍李。

某甲識陰陽其子亦稍知門徑一夜子解衣就寢時摸其媳肩而吟云巍巍峨峨一座山至乳際曰兩峯高聳亦非凡至腹際曰中間一塊平陽地及至陰戶曰正穴（龍脈地）原來在此間其父在隔房聽得卽大聲曰有此好地何不留待他日葬我。

文章游戲載有登坑曲三首調寄黃鶯兒蓋許小愍汪醉侯繆蓮仙三君所戲作也其一云急轉小橋東找毛坑要出恭只因腹有些兒痛蒼蠅亂叢黃蛆亂攻兩條窄板身難動臭烘烘來時倉卒忘記帶烟筒（小愍）其二云愛潔是賢東不理缸怎出恭宵來腹脹須熬痛蟠龍內叢虻虫外攻肚皮揉擦如雷動急冲冲和盤托

出一段竹連筒（醉侯）其三云褌禪去登東簷尊臀禮太恭痔瘡掙出肛門痛毛如草叢煙如火攻腿酸抖得口口動撲通通尿流屁滾好像倒錢筒（蓮仙）

有新婦夜遺溺者或爲詩嘲之云丹青不用自成龍夢裏頻頻告出恭智伯有頭無可用沛公如廁不相從非關雲雨巫山濕若決江河大地通枕畔忽驚郎喚醒方知身在水晶宮（見堅瓠集）

老范仿韓昌黎獲麟解之體作屁解云屁之爲臭休休也發於身泄於大腸雜出於稠人廣衆會集之場雖大人先生亦不免於放也然屁之爲質不覩其形不一定有聲響又無色也可辨非若屎尿精濁紅經白帶然則雖有屁不見其爲屁也小便吾見其爲尿大便吾見其爲屎精濁紅經白帶吾見其爲精濁紅經白帶惟屁也不可見不可見則雖謂之弗識也亦宜雖然屁之放必有屎出在其後屁爲撒屎放也撒屎者必先屁屁固未嘗不可識也又曰屁之所由放出者在股不在口若屁之放翻從口出則或且弗識也亦宜

採擇經書成句爲謎雅人韻事也竟有化俗爲雅而爲屁作謎者有人讀尙書盤庚篇見有出矢言一句（矢古通屎）以爲世俗指說話爲放屁正與此合適逢新年作燈虎戲此人乃大書特書曰放屁射尙書一句黏紙於燈而坐其旁猜謎者忽大敏悟卽笑指其人之口而直說曰我知之矣此必是尙書秦誓一句曰不啻如自其口出

破涕錄（四）

破涕錄

警衆

四十七

中國官僚所衣所食所用所服悉與禽獸相終始。試爲揭之於下：煙則曰鴉片牌，則曰麻雀扇，則曰雕扇，帽則曰貂帽，眼鏡則曰烏絲衣服，則曰紫貂紗，則曰蟬翼絨，則曰海虎入，則燕樂出，則馬車兔頭蛇眼蜂目豺聲，日與二三狐朋狗友周旋於龜奴搗母之間，拍馬吹牛，人面獸心，終必作外人之奴隸。牛馬警衆曰：官僚之與禽獸實有密切之關係，也不其然乎？

清紀曉嵐夙以滑稽著稱，一日在朝房待漏，坐久倦甚，戲語同僚曰：「老頭兒胡尙遲遲其來，語未已，履聲索索起於座後，則乾隆微服至矣。」厲聲問：「老頭兒三字何解？」先生從容免冠頓首謝曰：「萬壽無疆之爲老，頂天立地之爲頭，父天母地之爲兒，乾隆乃悅又滿，相長麟當國時，某部司官馬姓爲長所劾，某日與某中翰等在陶然亭讌，叙縱譚及此，中翰高吟云：『司中無小馬堂，上有長麟長。』突然而至，微聞長麟二字，嚴詞致詰，中翰笑曰：『吾輩方以大人作對耳。』曰：『名醫惟扁鵲，良相是長麟。』長始歡然而去，倉猝陳詞，廻霜收電，其敏捷正復相似。」

清左季高壯年溺情聲色，故其父寄書屢屢以節嗜慾爲誡，其後狎一優，憊甚，同鄉某過訪之，嫻嫻而出，恐爲其所嗤笑，卒然問曰：「近日外間亦有非堯舜而薄湯武者否？」賊人胆虛，情狀畢露。

清譚鍾麟督粵時，嘗遣某員測繪某處地圖，某因參用新舊之法，詳分經緯，星度以求精密，圖成呈諸譚，譚指星度問何物，某對曰：「此某地分度，天星度數也。」譚作色曰：「本遣爾繪地圖，乃及天星何好？逞才能若是也。」

清陳夔龍當恩銘被刺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日晚間遇更夫小便，方畢正在整袴之際，陳見而大驚，謂其

藏有利器欲圖行刺卽飭僕人嚴搜僕人乃稟報曰腰間夾有象皮手槍一枝

某大老官素怕刺客風聲鶴唳一夕數驚有一愛妾足極尖銳某夜與妾共寢其妾偶一轉動鞋尖適觸某咽喉某遽驚覺連呼刺客刺客我咽喉已被刺中矣家衆驚起詢得其故相與捧腹

某大老偶一失足跌入池中僕從驚救力拽而起某覺骨節痛甚大罵曰我未溺死倒要被你們拖死了一僕急應曰是是

某尙書居滬時其子娶一妓妓有外遇其子拈酸大鬧尙書勸之曰汝未娶彼時與天下人共之今爲汝一人所有雖有染指者亦不過三數人耳汝猶未足乎人須量大而後福大汝當以吾爲龜鑑

長白山人某公撫黔時政聲不善輿論多訾之一日某公出城見甲秀樓前鐵牛歲久失修命工重鑄並於牛背上鐫字一行曰長白山人某某鑄蓋欲藉古物以垂名也土人以惡某公故私於夜中銼平末一字見者靡不絕倒

豁庵云清胡廷幹撫贛時辦理江召棠一案吾鄉人士多不直之嘗以嵌字格撰一聯嘲之云辜負朝廷縱粉身碎骨莫報萬分之一有何才幹只無能媚外釀成二月初三（江案發生日）語雖淺俚意屬譏諷

清廣西巡撫合肥某公五十初度有某孝廉往祝竟觸巡撫夫人之怒以掃帚把痛擊頭破血出遁去某撫在任所聞之氣極然某撫固夙有季常之懼者無如夫人何也鄉人有滑稽者仿壽聯嘲之云娘子軍耀武揚威

懶破廣西巡撫。掃帚把橫冲直撞。打開肥上逸民。(某孝廉別號)頭

昔年元旦。河南省垣羣僚詣撫院賀歲。清中丞某延見。謂曰。此邦舊有一對聯。出句爲開封府開印大吉。封印大吉。今余爲對之。曰黃沁廳黃水安瀾。沁水安瀾。諸公以爲何如。羣僚咸稱巧合。而又吉祥。非大福澤人不能道。一候補縣隅坐沈思無語。某曰。足下殆亦有佳對乎。對曰。卑職適亦得一對。惟不敢言耳。固問之。乃曰。候補縣候缺無期。補缺無期。

清侍郎某在職時。有同僚薦一寒士充入幕之賓。然此寒士雖寒於金錢。而天生傲骨。不肯自寒其志。侍郎接見時。寒士不甘叩首屈膝。以自卑其人格。僅略一拱手而已。且名刺上亦止書弟某某字樣。侍郎怒其無禮。乃出一聯云。持三字片見五等爵童生。大胆稱兄弟。寒士不假思索。卽脫口而對云。憑一紙書走萬里路。布衣本性傲公侯。侍郎大慚。贈以程儀令去。

清某部郎與某主政官同部。而各有一癖。部郎素好甕頭春。主政則與阿芙蓉結不解緣。二人在堂官前互相隱諱。因是引爲刎頸交。一日三堂會議某要政檔冊。均歸部郎檢存。事關重要。藏之頗密。除部郎外人無知者。是日部郎宴請。佳賓部事均託主政代庖。及堂官索閱檔冊時。主政偏覓不得。急倩人請部郎來。己則在堂官前爲之緩頰。既而部郎至。主政怨曰。兄何久不至。幾誤要公部郎聞之大怒曰。我固嗜喝。酒然兄好阿芙蓉。誤公不知。幾何我皆爲之敷飾。今日何不爲弟稍留餘地。耶。主政失聲曰。太鹵莽。蓋部郎此時猶在醉中。誤聽何

久不來爲喝酒不來特意在堂官前作弄已也既而酒醒大悔爲三堂所聞并斥之
有御史與侍郎均善談諧一日偕行野外互相嘲笑見有一犬自遠來御史問曰是狼（侍郎）是狗果何物
也侍郎答曰遇屎（御史）而吃非狗乎針鋒相對令人叫絕
三國演義不知作於何人然以其文筆優美人多嗜讀之故談三國典故者皆根據於演義而不意竟有引其
事入奏者清雍正間某少宗伯因保舉人才引孔明不識馬謖事雍正怒其不當以小說入奏責四十仍枷示
焉乾隆初某侍衛擢荊州將軍人賀之輒痛哭人問其故將軍曰此地爲東吳所必爭關壯繆尙守不住今遣
老夫是欲殺老夫也聽者皆掩口笑警衆曰科舉時代士子束髮受書後祇須熟記三百篇墨卷五百首試帖
張牛口而號之即能弋顯官掇巍第往往有身登詞林而綱鑑易知錄史紀選本尙未寓目者矣況以生而即
貴之滿人乎某歲荊州副都統隆斌請封榮文忠公摺內有天生聖母降世菩薩等語可與乾隆時之某將軍
後先輝映惜僅褫其職未杖責枷示耳
清時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乾隆三十三年曾經下諭嗣後頒行公事奏摺稱臣請安謝恩尋
常奏摺仍稱奴才所以存滿洲舊禮也後來滿臣奏摺無論公事私事俱稱奴才以爲媚上之計有滿臣某妻
見其夫奏事動作如此稱謂以爲夫婿既係奴才妻自不應稱夫人命婦每於夫前自稱奴家不置其夫大驚
詰其何以自謙若此其妻曰汝既日日作人奴才賤妾豈非作人僕婦乎不稱奴家又稱甚麼

昔有廉訪某公道經上海徵歌選舞殆無虛日一日赴友人招飲座中有妓詢其字曰蕙貞公笑曰此中豈復有貞者耶一狂生率然曰公何少見而多怪天下事幾見有名副其實者卽以廉訪論此中豈復有廉者耶某公不能對變色而去

無錫施叔隅〔建烈〕性嗜酒嘗會飲某所一貴官冠朝冠丹其頂服三品服施施從外來適筵次有巨蠅餽酒僵不能起貴官遂借蠅諷施曰若貪酒貪酒宜其死施撮蠅至案上謂曰若腹肥腦滿戴紅頂儼如三品大員然腹中所儲祇有穢物隨破蠅腹示貴官曰何如貴官大慙拂衣逕去

安徽唐啓珪陪某某四部員勘東西梁山礮台先至蕪湖住鳳宜樓旅館大宴部員召歌妓四十餘人自午後四時起至夜一時而罷旋即鼓輪東下余曰鳳宜樓爲蕪湖有名之台基唐及部員奉命勘礮台自不得不從勘台基始

袁世輔清江蘇候補道也嗜好甚深出黃金萬鎰購廣土每箱親書某某寄存書畢一炬焚之其友問故袁曰生前礙於功令勉強服丸恐死後仍難斷癮故爲鬼預備耳

昔有某大令與某觀察同時領憑又同時到省後又同當一差觀察素講體制如大人明鑑卑職下情等官話若見面時偶一疎忽輒瞪目以示不懌大令苦之因戲綴一聯於局門云什麼大人同是一張皮紙可憐卑職祇少幾兩紋銀

清觀察陳某（或曰即陳蘭薰）鼻傾斜人呼爲歪鼻先生性嗜湯團每食不知厭樊山曾作浪淘沙小詞以戲之云可惜好湯團門外垂涎雖然小道頗堪觀爭奈中丞心不願（馮夢華）我也爲難相遇會場間（勸業會場）躲在旁邊若教劈面打三拳只恐鼻梁東倒處轉向西偏聞者咸爲捧腹

昔有二朝士一麻臉鬚鬚一面歪而眇一目一日同在朝房眇士戲麻士曰麻臉鬚鬚羊肚石倒栽蒲草麻士答曰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衆聞之爲之闕堂

清候補道某家貧甚有一僕極慧黠一日宴客酒至半闌呼僕添酒然酒已告罄實無錢再沽遂前稟曰三太太西姑娘出去了公館內沒有人（存）某知之卽曰混張東西何不到貝公館余公館兩家找他回來意在暗囑其賒也豈知酒店定要現錢仍然空手而歸又稟曰王大人求見（藏現字）某無奈計惟有質當之一法遂將眉頭一縷曰叫尙田去會話

清自捐納之例開官途之穴濫乃不堪過問每有之無不識而亦紅頂花翎輝煌於官界者蘇省大吏蒞任之初問防湖之策於屬員各屬員各上條陳有候補道劉贊成（名譽）目不識丁傭人捉刀亦上一條陳中有衆志可以成城忠信可爲甲冑等語條陳上後頗覺得意逢人誇道且朗朗誦其詞句以掩覓人捉刀之醜惟將甲冑二字悞讀爲申冑聞者莫不捧腹

揚州素尙繁華公館條子彌望皆是故大人一項尤覺數見不鮮有僑寓揚州之某大人其門有電桿爲誌大

人每日必至教場茶肆品茗。某少年知其底蘊甚詳。曾作詩以調之云。四人轎子兩人抬。不是鄉紳非憲台。月白衫兒何俊俏。禾藍頂子費疑猜。門前旗桿高高豎。屋內台基暗暗開。最是教場茶室裏。堂倌高叫大人來。清某縣令滑稽士也。一日謁見上司。上司亦久耳其名。謂之曰。久聞爾長於談諧。爾能暗罵我否。令連稱大人在此。卑職不敢放肆。強之再三。始曰。卑職住宅間壁有一小孩。狠會淘氣。今年不過三歲。他就抱定主義。想做一番事業。上司插口曰。這孩子就不錯。從小即曉得做事業。可算是中國的一個好國民了。令曰。大人雖是這樣說。豈知他是當龜的主義。上司不覺立起詫異曰。奇哉怪哉。世間只有大人當龜。那有孩子當龜的道理。令徐徐曰。大人說了即是。

清侍御某科甲出身。文筆亦清暢。居台諫數年。噤若寒蟬。不曾糾一人。陳一議。自載醇攝政。詔下求言。萬機斷自欽裁。庶政公諸輿論。侍御見獵心喜。亦期有以達天聰。然心無主張。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然亦時上條陳。洋洋千言。授意原屬同僚。捉刀全仗揚修。聞嘗語所親云。每月遞條陳兩件。吾摺足供半年。言際竊喜自負。於是人咸以九頭鳥御史目之。蓋諷其頭緒甚多也。未識肅政院中曾有人密薦此侍御否。某太史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因乞骸歸。休瀕行。同館設帳餞之。或套漢高祖大風歌作贈別詞。詞云。毒風起兮。眉飛揚。移加尊闔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鼻梁。清有某大員赴禁烟公所調驗。搜檢時確無夾帶。惟照章須更衣。司員畏其勢不敢強也。至午後該大員入廁。

巡警密伺之見其玩視馬褂上之鈕良久棄地而去檢察其鈕較尋常式加大類日本人所售靈寶丹之圓盒能啓閉中藏烟泡遂稟明陸唐兩大臣親解其鈕驗之果然或謂卽副都統良泰也

清南京禁烟公所成立噉飯委員甚多候補縣某聽鼓數十年未獲一差乃異想天開具稟總署請送法政學堂肄業以爲謀生地步樊山見而憐之乃批其稟云六十老翁進學堂此君堪笑亦堪傷禁烟公所多差遣揭個名兒也不妨懸牌轅外見者無不捧腹此事爲吳松筠告余者

清有駐在日本某旗員文理不通一日閱報載有西太后素主張聯俄此次召各大臣會議有某臣提出聯日拒俄者滿廷臣士頗以爲然西太后獨持己見力排滿廷之議某旗員讀至西太后獨持己見力排滿廷等字拍案大叫曰咱們老佛爺怎麼也吃了新黨的毒藥也要掛起滿來了說罷大哭忽然旁觀者曰你老人家不要傷心滿字之下還有之議二字也

某達官因事逐其幕客怒呵之曰滾開列威爲不平因戲曰一字之衰榮於華喪久之無屬對者以無事實又無成語也未幾達官寵妾與僕私偕逃出古北口某君聞之撫掌曰得之矣聞者詰其所以某答曰彼婦之走可以出口也同引成句而皆顛倒其語天然成偶亦達官有以自取之耳

浙人某清時官順天府尹有幕下客陳二者性饕餮每入席手不停箸且席必獨當一面有時猶不免礙及左右同座苦之適有善俳詩者爲賦一律云好吃無如陳二爺未曾入席手先抓能將一箸扛三塊慣把雙肩壓

兩家嚼破舌尖流紫血。舐光盤底見青花。細看桌上無餘菜。閒倚闌干剔臭牙。陳二聞之亦捧腹。不已陳二受前詩之謔。思有以報之。稔知發難者有賭癖。因以爲題。亦成一律。茲僅記其前四句云。好賭無如口口翔。無時無地不登場。無窮賭具翻新樣。有限家私穩送光。此作似不逮前詩之雋然。亦善於調侃。

楊烈臣清之廣文也。性豪爽。善談諧。某爵帥召飲。座中有將軍二。廣文三。楊曰。今日勝會。難再有絕好對聯。一付爲公等壽。可乎。衆咸稱善。楊曰。四座八品。廣文言至此。不肯畢其詞。衆促之曰。請言其下。聯楊指上座曰。二公一元大武。上座兩將軍。起立拱手連稱不敢不敢。

有武員統兵某省。奉令調往防堵海口。諸親友置酒餞行。入席後。武員以腹脹。故不覺連撒數屁。同坐諸客皆飽聞木樨香味。中有黠者曰。大人此去定卜榮升。某有一詩。堪以奉賀。武員領之。因誦詩云。驀聞遺響却無蹤。穀道聲回下氣鬆。休笑將軍多腹負。頭銜預兆糞先鋒。

某營兵勦狼後。點視少一兵士。營長以其陣亡也。遂註冊。某兵某年月日戰死不數日。某兵回營。祇受微傷。營長乃註於其下曰。某年月日某兵死。錯乃送之往陸軍醫院調治。又數日。接奉命令。謂某兵已死。遂註於其下曰。某年月日奉命令某兵再死。

毘陵武生張某。起家式微。後以六百金捐一武職。居然翎頂輝煌矣。每出必乘輿。奔走官紳之門。自以爲無上之榮幸也。一黠者調之曰。君旣涉足仕途。宜預備門房。爲與馬竚足之所。以符體制。張欣然從之。鋪設停妥。持

朱箋二乞某甲撰書中門聯語甲遂書六韻傳世業百忍振家聲十字付之蓋每句首字卽嵌其捐職之實數也○知其事者見之無不掩口○清初亦有以六品官得藍翎者某名士集唐人句贈之云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古雲霄一羽毛

清閒之地唯清閒人許到○稍帶俗氣便污佳境矣○昔有蘇州太守某官習頗重而平日舉止偏學名士派慕鄧尉梅花之勝因往游焉○遊時乘四人輿輿前復用皂役多人頂紅黑帽爲前導或調以詩云紅帽啾啾黑帽哈蘇州太守看梅花○梅花忽地開○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爺○又某伶唱三矮奇聞其上場詩云人人都怕做四衙四衙常把二衙卡「平聲」二衙雖比四衙大四衙到底多二衙趣人趣語無獨有偶

昔有一縣令蒞任伊始邑中紳士送一堂額云民之父母不數年該令橫征暴斂怨聲載道有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之誚邑中紳士複製一聯云吾道此之謂誰知惡在其

某知事初登仕版不諳法律每遇堂訊全憑幕友指點如遇行杖應責若干均在旁作勢以示之一日懲一竊賊令見幕友伸五指卽喝曰打五百該賊仍然不供令又喝打回顧幕友幕友將手一番意令其再責五百也令見翻手又伸五指乃喝曰把這忘八蛋翻轉來打五百

某縣知事值夏日酷熱不可耐欲求一避暑處科員進議或云某山幽靜或云某谷深邃紛紛聚訟無所折衷忽一老者趨進曰即此法庭涼快異常何俟他求知事詰其故曰他處皆光天化日有日即熱惟此法庭暗無

天○日○其○陰○涼○不○亞○森○羅○殿○上○也○

科○舉○之○夢○久○不○作○矣○而○今○則○攷○試○知○事○之○聲○號○召○多○時○徧○及○全○國○舉○平○日○之○有○干○祿○癖○者○負○笈○擔○簠○趨○之○恐○後○斯○亦○民○國○共○和○史○中○遴○材○之○曠○典○也○不○知○圍○場○逐○鹿○捷○足○者○誰○余○本○局○外○人○底○事○干○卿○亦○爲○之○盼○望○不○置○必○不○得○已○惟○有○洗○耳○以○待○佳○音○耳○前○者○檢○閱○報○紙○得○近○人○所○爲○放○榜○詩○四○首○以○爲○掌○中○事○物○高○閣○置○之○而○不○意○今○一○展○讀○適○合○時○宜○譬○之○水○菓○舖○中○正○難○得○此○駐○藏○經○久○之○新○鮮○佳○品○也○爰○爲○錄○之○如○次○詩○云○(一)○乾○鵲○朝○啼○樂○不○支○貨○備○門○廡○立○多○時○者○番○風○鶴○多○疑○警○似○學○元○龍○有○臥○痴○停○箸○忽○教○低○跌○足○耐○吟○故○解○笑○拈○髭○個○中○情○事○今○知○否○局○外○參○研○絕○妙○詞○(二)○瞳○瞳○曉○日○逐○春○街○帖○子○泥○金○望○眼○除○寒○馬○不○辭○翁○失○策○游○龍○直○走○客○看○花○低○徊○玉○漏○商○量○晚○閨○訊○瓊○樓○輾○轉○差○翩○若○驚○鴻○歸○去○也○禮○曹○端○整○放○官○衙○(三)○飛○出○名○條○第○一○人○開○筵○驚○喜○踏○紅○塵○車○從○閣○道○馳○初○遠○鑼○促○都○門○聽○不○真○九○曲○珠○穿○猜○蠻○似○千○金○布○諾○笑○鶯○囀○城○南○並○馬○歸○來○晚○曲○苑○箏○瑟○有○季○倫○(四)○廣○場○葦○箔○識○神○仙○彈○指○初○三○月○已○圓○半○响○牙○牌○推○造○命○數○繙○齒○錄○認○同○年○丁○窻○僮○僕○留○春○飯○子○細○文○章○索○謎○錢○未○免○素○心○甘○角○逐○不○平○鳴○處○暫○隨○緣○

某○留○學○生○僅○識○之○無○自○是○力○最○堅○迷○信○毒○深○中○腦○府○雖○留○東○數○年○不○過○略○辨○文○言○而○已○今○應○試○知○事○識○者○早○知○其○備○數○也○第○一○場○節○錄○生○活○口○報○論○說○洋○洋○千○餘○言○意○甚○得○出○以○示○余○且○揚○揚○曰○官○樣○文○章○亦○復○誰○人○做○得○惟○筆○意○雄○渾○如○余○作○者○恐○難○求○諸○風○簷○寸○晷○中○耳○余○亟○應○曰○君○家○風○水○好○此○次○定○列○最○優○等○分○發○某○省○候○補○未○幾○

榜發名落孫山某雖懊喪終不悟余之謂已者

某舉人考知事俸第一出山作宰初裁判以所坐椅離公案太遠鞠躬起反兩手擬自拉近之而椅重不得動遂大斥差役等無用及訊至一半尙無頭緒忽起立退入差役等以爲退堂矣傳呼退堂知事急返身連搖雙手曰不是退堂不是退堂我去小便還要來的

清之官場最重儀注不第雜職末流強半市僧出身言語進退笑話甚多卽科甲中亦不乏其人聞有某尹蜀人也往謁制軍問及峨眉猴子究有多大尹遽對曰同大人一般大制軍哂之尹自覺失言惶然改口曰與卑職一般大一日與藩臬道會議三官皆吸烟命僕爲尹點烟尹曰卑職性不嗜烟有三子均喜食之惡之不暇而身自犯耶一時便爲笑談

大人栽培一語爲清官場之口頭禪凡見上司者十言而九及此衝口而出蓋已成習慣矣某大令與某撫軍有舊恒在簽押房相見娓娓談瑣事大令年老無子一日偶爲談及撫軍歎曰無子亦一憾事大令卽斂容對曰求大人栽培

某典史浙人聽鼓於粵有年從未獲差適新藩蒞任亦浙人未幾某縣捕廳缺出恰委典史典史喜極上轅謝委手稟投進新藩見履歷浙江卽傳見於簽押房初略寒暄後叙及鄉情典史曰大人有幾位公郎藩曰兩個小犬轉問典史鄉台有幾位少爺典史默思大人的兒子稱小犬如何回答良久稟曰卑職有一隻小烏龜

某縣警務長巡警學堂畢業生也某日不卜因何事拘一少年至警長乃升堂審訊令之跪少年頗識法理毅然對曰民國成立法律文明無跪訊之條警長何不察乃爾警長大怒曰予今執行屈膝裁判焉得不跪少年大笑曰缺席裁判被告者避不到案問官按原告之請求而判決之也警長乃誤以爲屈膝裁判乎

南京巡警懲賭最嚴一經捉獲卽行重辦一日捉得聚賭者報告警察廳長廳長升座提訊問汝聚賭耶直認不諱遂喝打打却不定數執刑者跪請曰不知打多少時廳長已高坐朦朧大有前仰後合之勢聞其言含糊應曰打的是五索還怕放砲否

墨隱廬諧談云某府地方審判廳推事某目不識丁昧於折獄因夤緣力大得充斯職一日理一訟案甫升座見文牘累累大爲捏汗遂急下逐客之令推訟人而出曰快去快去訟人詰以何故某曰予係本廳推事照章不負責任無論何案何事願訊則訊不願訊卽推之門外因予官名推事遇事不得不推以推了事予豈好推哉予亦不得已也聞者無不噴飯若某者可謂名副其實克盡厥職矣

長安某縣審判廳推事某曾在廳問案兩造爭論不休以致推事莫分曲直兩造不遵出言頂撞觸動推事之怒厲聲大罵曰爾等如此可惡你敢把我毬咬了旁觀大笑而好事者爲詩以頌之云加貝法官聽斷好你敢把我毬咬了中外古今未嘗聞如此行爲還須考

南京律師陶報應以健訟名隣舍諸人有以小事起爭端者輒兩方慫恿之以故該管官理訟至無虛日患之

前日陶病至死官聞之酌酒自賀以爲從此風清矣不半日陶忽蘇困憊異常自言赴陰曹入森羅殿吏令跪階下俄一王者坐殿上怒目視之厲聲曰予命汝出世汝混亂是非誰教汝者應曰王教我王聞怒益張復指之曰汝言伊何余弗聞又答曰王教我健訟王氣極至不能聲但以手作狀令衙役重責之陶懼大聲曰大人容稟某在陽世王不肯默佑令我窮欲死爲人架訟而金帛遂罄至我以銳利目光見之注視不稍動遂不覺其混亂黑白也假使王不與我以眼我何由知金帛之可愛而健訟若此王聞遽反怒爲笑遂令役籍去兩眼驅之出而陶遂蘇然自是兩目竟失明然近日該地訟繁如故仍皆陶之所爲官不信使人覘其異至則見陶坐皮椅喃喃口授旁一人執筆記錄皆訟詞也回以狀白官官喟然曰無怪地方之不靖也若遍地皆是此種人只怕活閻羅亦不能治警衆曰此事誠妄然其形容律師則可稱酷肖使審判廳盡遇此等人恐穿褲亦將無暇此所謂閻羅王無奈律師何

有司法專家議復官刑其言曰凡人情專一則精兼驚則昏人材亦如之吾中國現時人材缺乏實由兼驚女色之所致故不能不藉此以爲造就人材之補助手段觀夫留學生之在外國也意氣軒昂不可一世乃一經返國卽終日冶遊志氣灰敗前後若兩人者何也又不見夫各學堂之學生乎當其在校也口誦手披日不暇給然一遇星期輒聯翩於徵歌選色之場徹夜不倦夫國家造之者一而女色敗之者十如是而猶欲人材之出其可得耶其所援引云昔趙高以自宮而復秦仇司馬下蠶室而成史記胡林翼以冶遊失陽具而成中興

名將此數人之所以卓然能立於世者其原因實在於此今者共和時代需材尤亟更不得不假此權宜辦法以廣造人材況與吾國現時之國情適相合也擬條陳政府編訂官吏懲戒條例將此一則加入亦一笑談也地方自治未取消以前有鄉議會議員某自被選後大肆威權恨某地保乃借詞革之地保不敢與辨訟之縣知事知事謂之曰派革由我不干議員事爾仍返鄉供事可也地保從之某議員聞而大怒赴縣質問知事對之曰地保之派革自是本知事職權勿勞閣下干涉某議員曰否否自治章程明明規定本鄉應興應革事宜由本鄉議會執行之然則該地保不在應革之列乎

甲乙二人以善辦外交著名人有叩甲能勝外人之策者甲曰此何難凡不能與外人了案之時但須唯唯諾諾而已彼要錢與之彼要權與之彼要吾之妻妾亦便與之如是辦法豈有難事哉因叩乙乙亦曰此何難凡不能與外人了案之時先拱兩手不成再下雙膝又不成則更大的磕了數個響頭任便如何艱難交涉都可了案也此辦外交者之秘訣也

日人某君談及中葡澳門界務交涉之遷移因循種種失敗不一而足其最可笑者則謂當此問題發見之初中國官吏因無精細地圖特以四十萬金購一冊於德國依爲密據然此圖迷糊錯亂竟將原有領土劃出二三百里之多至今外人傳爲笑柄警衆曰購圖四十萬劃地三百里慷慨哉

交通部某屢將鐵路鑛山售與外人一日其妻謂之曰吾欲他處去矣恐汝將吾如路鑛之售與外人也某曰

路礦皆外人所欲汝非其比何懼之有妻曰汝不必強詞奪理我之桃源洞亦有礦可開既能開礦又豈不可以築路乎

或問曰前此浙路風潮如是之劇湯塾仙何以不出爲調停一滑稽者曰湯塾仙蓋名副其實者豈肯輕出乎又問曰何謂名副其實滑稽者曰君曾見其塾字乎亦曾見其潛字乎彼號塾仙名壽潛蓋欲作仙人不能不塾欲使一身之長壽更不能不潛也

某呆佬聞得公司選舉總協理入選者經交通部核定後即可坐支薪水夫馬入息極優因此垂涎萬分屆期打聽消息至開票時聞人竊竊私語某人一千權某人一百權某人幾十權權字之聲不絕於耳呆佬慌極急忙走出公司門外守門者見其形迹可疑上前盤詰呆老吁吁言曰饒我命罷我不願作總協理了你一拳我一拳能保全我之生命否彼蓋誤權爲拳也

某甲素性貪鄙有不潔之癖其足累月不一洗常艷羨他人以組織會社爲漁利計一日就詢於余謂如鄙人者可合會長資格否余乃調之曰君欲結社集會盍仿從前不纏足之名義提倡一不洗足會以君資格爲會長而有餘甲曰是固可爲奈無利可圖何余曰不然該會既立積會友足間之坭垢可爲最新肥料君爲會長利權獨攬又何求而不遂哉昔南京張儉齋累日不洗面某曾以劊辨不洗面會勸之余亦爲贊成人之一份子惟張則性不貪鄙亦不欲漁利固非某甲之所可比擬也

某甲謂某乙曰中國財政若何乙曰中國財政如人之身體甲曰何也乙曰政府如頭民如手足官如肚腹頭與手足終日勤勞以飽肚腹現在中國上下俱貧而巨大捐稅不知從何用去究其實已盡爲貪官攫入私囊矣甲卽答曰由此觀之吾中國可稱爲中飽財政

一農學家研究肥料發生法一客曰無論何種植物不必辨別土宜但教肥料中摻以銀錢則收穫必有希望問何故曰爾豈不聞現在民國是有錢則生無錢則死乎

世界之上最有勢力者莫若錢凡一切英雄豪傑君主之尊赫臺之賤莫不居其勢力範圍內顧錢世界之景象亦變遷無窮五十年前海禁未開市廛間所流行者惟方孔之銅錢故錢世界過去的爲銅錢世界迨至商埠開放各種金幣銀幣逐漸輸入鷹洋墨銀觸目皆是而中國亦自行開鑄故錢世界竟一變而爲銀錢世界銀幣雖屬便民然二三百元之攜帶頗形不便故各銀行錢局均有銀圓票鈔票之設若百元若十元若五元若一元用之無窮取之不竭故錢世界之將來的必一變其銀錢世界而爲紙錢世界

有某大僚患頭暈醫治罔效有羽士精於外科重資聘至羽士曰百體以頭爲主頭以腦爲主一經腐敗最難投藥昔曹孟德常患頭疼若因病早死免受千古罵名亦大好事君數十年來被銅臭氣蒸入腦筋腐蝕成塊非五百兩辰砂不足以提其餘毒君之病所謂利令智昏也

蚊吮人血既飽則身重不復能飛輒爲人壓斃其族之智者相與謀曰吾儕吸人膏血恣肆無厭適以自斃嗣

後○吮○人○勿○求○過○飽○在○人○則○血○常○有○餘○足○以○供○吾○儕○無○窮○之○用○在○我○儕○則○身○輕○易○舉○不○至○自○喪○其○軀○不○亦○善○乎○衆○蚊○不○聽○則○皆○以○膨○脹○死○於○人○身○反○側○之○下○

某○甲○平○日○以○居○積○起○家○賦○性○慳○吝○俗○所○謂○雷○霹○都○掩○住○荷○包○者○一○日○偶○往○鄰○村○收○取○帳○銀○數○百○元○安○置○大○兜○肚○內○取○道○回○家○奈○鄉○村○路○僻○行○人○甚○稀○忽○遇○強○盜○二○人○截○住○搶○劫○甲○掩○實○兜○肚○大○呼○救○命○盜○曰○爾○不○懼○死○乎○爾○等○守○財○虜○寧○被○貪○官○勒○捐○吞○聲○拿○出○今○遇○我○等○已○死○在○臨○頭○尙○掩○實○兜○肚○豈○真○要○財○不○要○命○耶○甲○曰○官○勒○捐○不○予○將○置○死○地○也○盜○曰○我○等○便○不○能○置○爾○死○地○乎○甲○曰○賊○大○哥○尙○有○人○情○講○貪○官○則○無○人○情○可○講○也○盜○笑○曰○然○則○盜○亦○有○勝○於○官○耶○捨○之○而○去○

世○人○謂○竊○賊○爲○三○隻○手○考○其○取○義○不○過○謂○其○多○出○一○暗○手○偷○人○財○物○而○已○然○則○兩○手○又○何○嘗○不○可○盜○物○乎○此○尙○未○貼○切○也○余○謂○貪○官○顯○然○三○隻○手○何○以○言○之○試○觀○其○一○手○取○功○名○富○貴○一○手○剝○民○脂○民○膏○一○手○掩○上○司○耳○日○非○三○隻○手○而○何○

翁○某○迷○信○家○嘉○平○公○子○一○流○人○物○也○最○佞○佛○苦○不○知○經○輒○引○爲○生○平○憾○事○凡○屈○誦○經○禱○佛○日○則○倩○一○老○廚○代○之○己○則○虔○誠○敬○聽○鞠躬○已○耳○腦○力○甚○強○記○性○堅○卓○而○佛○經○諸○部○菩○薩○名○號○雖○野○俗○不○成○音○韻○亦○能○入○耳○不○忘○每○談○及○佛○事○伊○則○數○佛○號○侈○口○而○出○如○市○井○賣○雜○貨○者○之○口○唱○貨○名○無○遺○也○惟○每○聞○魁○星○名○號○則○必○慕○地○驚○呀○日○昨○有○人○言○某○顯○宦○家○有○魁○星○像○靈○驗○如○響○應○翁○聞○大○譁○曰○吾○尙○聞○魁○星○名○號○心○疑○音○誤○不○料○佛○號○果○有○虧○心○其○顯○

官之富有巨萬不虧心何能至此今而後吾疑團釋矣聞者絕倒

有甲乙二人甲淡於利乙獨嗜之一日二人閒談甲曰錢字從戈利字從刀錢與利皆殺人器也乙曰不然錢字從金利字從禾金者天下至寶貴之物禾者人生不可缺之物也

狐欲幻人形將入市求人欲學狐媚將入山求狐遇諸塗狐問人將何之人曰將學狐媚也狐曰狐本不媚昔者有狐能幻爲女形而兼幻得其媚媚出於人非出於狐也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人問狐將何之曰將學幻人形也曰昔者之求幻爲人形也難今茲之求幻爲人形也易耳問何故曰昔者人具人心凡幻爲人形者必先變其心爲人心而後可是以難今茲之人無一非人面獸心者若子輩欲幻爲人形第持一假面具足矣故曰易也

破涕錄(五)

警衆

余友張某係世醫與人相敘總不出本行言語一夜在途未提燈查夜官詢其何往某曰投考問投考何以不帶考籃曰籃已爲僕取去矣官曰旣爲考生必能對對汝若能對則放爾歸去否則押查澈究醫即請對官見與前涼傘卽云黑柄雙翎傘對云紅靈八寶丹走幾步見裁衣鋪又云三尺天青緞對云六味地黃丸又走幾步見一女兒又云小女子頭光而燦定有三從四德對云大老爺面黃目赤必是五勞七傷於是乎官大怒厲

斥之曰混賬。混賬醫曰魂宕（混賬）心虛要吃虎珀丹心湯二爺等聞之咸怒甚曰爾見我老爺如此亂道。真是放屁醫曰放屁是下虛要吃十全大補湯僕曰爾真要死矣醫曰要死另請高名於是作拱而別。一考試官欲自炫文學當場閱卷見一卷爲儒而醫者所作文章甚好惟通幅多用藥石似欲以巧勝人者。考試官傳見謂之曰汝輩少年作文須辭嚴義正何必專門取巧反傷大雅試罰對對一聯不許再用藥名生請示上句考試官出句云雉錦補服全係有職人員生對云狗皮膏藥專貼無名腫毒考試官怒責之曰你是醫生所以用藥我當再試一聯若仍用藥類物事定行斥責不貸又出句云桃李花開一連七八九朶生應聲云梧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考試官大聲斥之曰胡說生對曰這是上焦火大考試官曰放屁生曰這是下部虛考試官怒顧左右曰打下去生曰須芒硝大黃並用考試官愈怒欲動刑呼堂下差役曰提上來生曰容易只須加點升麻。

南京濮瑤選以醫爲業正所謂招牌脚下立有多少冤魂者一夕偕友數人飲於第一旅館猜拳爲戲濮逕伸開三枝手指呼曰三星拱照其友急起而遁他友追出牽之而回問何故遁答曰濮之三指不知殺盡幾許人吾見之而懼焉卒絕裾去濮聞之亦笑亦赧。

醫生某甲昆陵通江鎮人略識之無粗諳歌訣乃懸壺於市招牌大書七世醫家字樣三指生涯尙不寂寞每語人曰衛生要言在於飲茶春用生甘草夏用夏枯草秋用旱蓮草冬用炙甘草最爲有益或戲之曰以余觀

之如先生之精神强健醫術精明必春夏吃青草秋冬吃稻草者也甲面紅頸赤噤不能答

某君素談諧善作俳體詩其嘲上海某醫詩三首云（一）喝六呼么轎子扛將人性命木鐘撞搖頭昨舌眉雙鎖裝出郎中道地腔（二）心肝脾肺說專家到死總歸勿認差忽發天良施妙藥幾包木屑太湖沙（三）不掛方壺掛短琴江湖訪友覓知音看資照送無須慮掛號叨光數百文時醫醜態活獻紙上不知若輩見之能勿汗顏否

堅瓠集云一醫治一肥漢而死尸屬謂之曰我饒你不告狀但須爲我抬柩至墓所醫率妻子從之至中途力盡不能舉乃吟詩云自祖相傳歷世醫妻續云丈夫爲事累連妻長子云可奈尸肥抬不動幼子云從今祇揀瘦人醫又一醫生誤致人死爲病家所縛夜半脫逃赴水遁歸見其子方讀本草歌訣遽謂之曰且輟讀還是先學泗水要緊

清端方督兩江曾有考試醫生事而名落孫山外者皆有大難爲情之勢欲理舊業恐干例禁欲改別行苦無資本進退維谷多有咨嗟歎息者南京朱自經深抱落榜之屈怒激傷心一病不起有朋友知其病源加意慰勞因戲之曰先生之病因心火而得未經發表以致心多焦燥須服涼藥先洩心火再加順氣丸以補之自能有濟聞者莫不傳爲笑柄也警衆曰先生死天下之人少死矣先生肯傷心身殉志極可嘉朋友勸慰是奪其志也殊嫌多事

某醫善談諧。年已半百。一日攝一小影懸之室中。自題句云。行年五十來。日苦少。半生事業。陳皮甘草。你耶我耶。不甚了了。恐後無憑。立此存照。又有人送醫生匾額云。功同良將。聯云。不明財主棄。多故病人疎。可謂謹而虐矣。

某女士臥病樓中。延某醫士診視。醫適持魚從門前過。乃邀之進醫之。魚放於客堂間之桌上。至樓診脈。念及魚恐爲貓竊食。乃問曰。底下有貓否。其母在旁謂其女曰。先生問你老實說罷。女士含羞答曰。稍爲有幾根毛。
(貓毛同音)多是勿多。

某醫聾子。也有呂氏女患微疾。延其診視。女詢以蓮肉能食否。醫曰。醃肉不宜多食。女曰。並非醃肉。我所問者。是蓮心吃得吃不得。醫曰。麵筋不易消化。不能吃的。女怒曰。先生的耳朵是聾的麼。醫急曰。小姐屁股上有兩點紅點麼。請脫下來讓我看。

西人科學由普通進於專門。程度彌高。故效果彌鉅。中國一般學子。涉重洋數萬里。輒奉普通學爲唯一主義。有志專門者。殆寥落如晨星。蓋領卒業。憑爲衣食計。普通學固流行物也。世俗延師課子弟。恒以兼習堪輿。岐黃爲普通科。非是良不易售。有王某者。延師頗苛。精選名下士爲主講。少不當意。數月輒辭去。一日有鄉人願應聘。王某叩姓氏。自號城退士。王怪詢之。答曰。嚮者坐憇碑陰。見碑文有鄉進士。鄉可進城。不可退乎。王服其辯。尊爲上賓。時王喪父。冀得牛眠穴。知師精堪輿。商之師曰。是易易耳。葬某佛寺中。必得佳兆。佛寺門聯不云。

乎。千。年。真。佛。地。萬。古。法。王。家。今。葬。佛。地。必。發。〔法〕。王。家。無。疑。居。無。何。王。病。痢。師。以。醫。學。自。薦。曰。縛。蒜。一。莖。置。臀。後。痢。必。止。王。瞠。目。不。解。師。曰。曩。見。契。券。中。有。自。從。結。算。〔蒜〕。以。後。永。不。起。利。〔痢〕。二。語。蓋。古。時。所。傳。厥。後。方。也。

某。醫。精。於。太。素。術。懸。壺。市。上。名。噪。甚。求。治。者。絡。繹。於。門。醫。善。談。諧。所。立。方。往。往。有。出。人。意。外。者。一。日。有。中。年。婦。至。詢。其。症。云。犯。嘔。逆。度。其。脈。知。已。得。孕。醫。乃。取。巨。筆。醮。墨。極。飽。疾。書。碗。大。字。四。予。之。婦。固。不。知。書。者。歸。而。示。於。人。始。知。所。書。者。非。他。蓋。易。經。所。謂。勿。藥。有。喜。也。

某。醫。工。詩。無。事。不。取。材。於。風。雲。月。露。有。患。鬻。鬻。就。診。乞。藥。醫。曰。此。非。刀。圭。所。能。奏。效。汝。來。前。邊。以。百。子。鞭。繫。其。項。取。火。燃。之。砰。訇。競。作。其。人。駭。甚。咎。其。鹵。莽。醫。曰。此。之。謂。爆。竹。一。聲。催。臘。〔鬻〕。去。

一。富。翁。某。携。俊。僕。數。名。行。經。衝。衢。見。一。星。者。爲。人。決。休。咎。頗。驗。某。率。僕。入。倩。星。者。爲。己。相。之。星。者。曰。相。君。之。面。富。不。可。言。相。君。之。背。其。形。似。龜。之。子。子。之。詩。請。爲。君。誦。也。某。大。怒。嗾。僕。挾。星。者。至。己。家。以。繩。繫。諸。樑。上。星。者。呻。吟。不。已。有。一。僕。曰。先。生。愚。矣。彼。富。者。也。脫。以。言。媚。之。巨。資。可。獲。子。胡。反。揭。其。隱。而。自。招。愆。尤。耶。子。曷。不。請。再。相。之。易。他。語。以。取。悅。星。者。曰。諾。僕。於。是。奔。告。其。主。主。曰。可。使。星。者。復。相。星。者。反。復。凝。視。久。之。大。聲。曰。你。還。把。我。吊。起。來。罷。

有。風。鑑。者。專。觀。氣。色。判。人。禍。福。自。稱。談。言。微。中。一。日。有。一。狐。裘。黃。黃。者。來。請。看。相。相。士。以。爲。官。場。之。候。補。闕。老。

也。乃極意奉承。決其仕途。進取將拾級以升。數月間。必補缺。大富貴。可以立致。繼而復脫帽。以驗其枕骨。不意帽甫脫。而受戒之香眼。當場顯露。固儼然一和尚也。旁觀者。遂不禁大笑。然此相士。殊不在意指。和尚微笑曰。你來騙騙我。我也騙騙你。

有小民夏某。初爲巫。舉人范汝興。戲謂曰。汝初次降神。宜有靈異。以示衆。乃能令人信服。明旦吾握糖餌。令汝猜之。汝言而中。則人無不信服者矣。巫以爲然。及明降神。聚觀者甚衆。范握狗矢。謂之曰。汝能知吾掌中物乎。巫笑曰。糖餌。范舒拳。佯拜曰。果神明也。卽以狗矢逼令吞之。巫恐事泄。忍穢啖盡。范暴其受欺。衆哄然而散。蔣思賢與其子某。均以畫像名。吳下暇日。父子交相畫其貌。然皆不肖。里人作詩誚之。云。父傳子神。傳不神。子寫父真。寫不真。至親骨肉。尙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盲翁負鼓。信口開河。名曰說淮書。其言荒誕不真實。有令人聞而失笑者。嘗於揚州教場內。見有少婦鳴鑼鼓。而唱曰。一馬闖在鍋塘裏。啊呀。還要燒死了。掉過頭來奔（去聲）水缸。

高據板台。說醒世之良言。開首說笑話兩個。大都出於調侃。有某生者。曾受其侮弄。思有以報復之。一日亦登台。說曰。有翁與友人下棋。其孫在旁曰。爺爺輸了。翁怒。以掌擊之。罵曰。畜生。忘八。叫你不要說輸（書）你偏要說輸（書）。

某鉅商。新世界中之守舊者也。而反對報紙。猶力一日。有送商報者。到門接閱之。恚甚。擲還之。適有客在座。詰

其故某曰姑無論其報之良否你就看他那商字都寫白了商字字中是個古字那有八口二字的道理客笑其妄某作色曰自我作古逾日某忽病劇已厝之靈榻矣家人環侍口不能語忽又有撻門送報者某瞿然坐起連連搖手向牕外大言曰我們不看報快去罷快去罷血潮上翻頰然而斃前客聞而往弔之贈一絕云衣衾棺槨已安排狐恐門前送報來畢竟此商真作古洪濛一竅不會開

客至某寺沙彌拱候見車夫以手撫馬脊摸馬臀馬立不動沙彌乃戲效之老僧叱曰甫出山門便拍馬屁商人患痔乾燥疼極友人告曰塗以口涎當減輕病者口乾呻吟不止徧告夥伴衆惡其穢不肯代庖有金絲犬吸其嗅伏牀舐之舒暢異常商喜曰這個犬專會舐痔

某翁畜牝豬一頭產子豬十餘閑於圈內復畜犬於圈旁犬日由竇中出入未之異也一日圈啓子豬逸鑽入竇中翁笑曰這個小豬也會鑽狗洞

馬某自號北空居士原充某差天真爛漫最好客日夕讌集自負交游半天下後以事去職家居訪友仍無時或息然皆以其無入款不能如前之揮霍漸不樂與交故造訪時恒囑闈者絕之一日訪某甲闈者曰不在家又訪某乙闈者亦曰不在家如是者數處答皆同馬憤極杜門謝客不復命訪戴舟會有摯友堅請偕飲不得已赴之見舊交咸在座上因戲以鉛筆題數行於廢紙間其詞云世事紛紛亂似麻自家跌倒自家扒無人拉平時結交了許多好朋友酒和茶今朝無事去找他總回不在家闈座大慚不歡而散

宮翁某妻繼室年二十九長子時已三十歲矣一日長子死翁與繼室俱痛悼異常命裁縫做冥衣僧道來送殮家中西席亦幫忙照料至午飯後事稍畢先生與僧道裁縫等閒話共慮亡者年大於繼母入殮時繼母不哭人將謂其忍哭又難於措詞人多語雜適爲其繼母所竊聽心恨之至殮時乃伏几痛哭曰我未生先生我的兒我未死倒死（道士）我的兒若說是我兒何嘗（和尚）是我的兒若欲逢我兒除非我死裁縫（裁縫）我的兒先生等聞之大沮

南京濮仲卿余摯友也工岐黃尤以喉齒科著於世迥非濮瑤蓮三指殺人可比也惟舌音不正尤拙於四支一韻一日有病者問之曰先生令堂高壽幾何曰是是是病者不解所謂余在旁曰是是是者乃四十四也又一日余與之偕游莫愁湖在水西門外途經牙檀巷臥佛寺在焉濮忽曰我不是余曰爾既不是今日爲東道主始可以贖其罪既而思之我不是乃臥佛寺之誤不禁大笑俗所謂賣豬肉者望着跌足舌大切不出貨來是也

北京彰義門外某甲以善私運聞尤工於販酒神出鬼沒雖趙廣漢發伏如神亦無如何也私販時輒負敗絮藏酒甕其中卡員無從查出數年來無識破者不料錢神別去好事難常鷄鳴之術雖入神犀照之明若觀火一日忽被卡員查出見酒匿脬中立傾入甕酒脬儲庫甲恨極歸後忽發奇想仍負敗絮如前狀貿然來卡卡員怒其不悛也略不察視遽命役持其敗絮入解視酒脬宛然因破脬仍注入前甕中某亦無辭而去朔風凜

烈寒氣逼人。卡員特命庖人煨酒於爐。注酒於杯。見酒色泛金黃。以爲葡萄佳釀也。遂引吭滿飲。不意一股臊氣隨流而下。竟大嘔不可止。且衣服盡汗。面色如土。蓋甲恨卡員極。故於酒脬中預藏泄洩之回龍湯以給之。而卡員之所飲者。則正脬中物也。

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路不得出。遙望一岩洞。聊投憩息。則見前輩某公在焉。心知其爲鬼物。懼不敢進。然某公招邀甚殷。度無他害。卽前拜謁。寒暄語畢。某公略問家事。勞苦如平生。因共相悲慨。乘間問公佳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大過失。然平時但隨人作計。爲官亦只循分供職。未嘗有所樹立。不意葬數年後。墓前忽見一巨碑。碑額篆文是我官階姓氏。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響者。又皆過贊。我一生撲拙。見此文已不自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譏評異物。聚觀更多。訕笑我不耐煩。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墓中一視。子孫耳舊家子。因曲相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嘗諷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公答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或可欺。自問生平榮親。當在顯揚。何必虛詞招誘。不謂後來踵事增華。所見乃如是也。拂衣竟起。觀此一事。然則人子之於其親。不增光門戶。雖立崇碑羅列套話。益足爲死者羞耳。曷足貴歟。憶田白岩堂嘗曰。此事不必真有此論。不可不存。蓋亦以其語可諷世也。

有一年霖雨數日。地下水已尺餘。天公未知霑足與否。遣孫行者親至下界。一探行者奉命。一個筋斗翻下來。恰恰碰到碌礫上。砰礮一聲。頭覺大痛。沈悶之下。未及詳細察看。遽又一個筋斗翻上天去。說一塊世界乾硬。

如石前幾日的雨全不見功效。天公急召雨師一連又下了十餘日。方纔放心。然世界上久已洪水橫流矣。世之競言考察者。盍鑒諸。

老農生一子。居然跨灶。年十三。入膠庠。羣以小秀才呼之。秀才以農之子恆爲農。仍服先疇焉。一日牽牛上隴。畝規行矩步。緩緩而前。且恐傷其鼻。舍繩索勿拽。詎知牛視其文弱。竟負固不服。並以角觸之。農子爲之大窘。俄而牧豎至。撻之以鞭。牛遂俯首帖耳。噫。蠢爾大武。以野蠻待之。則馴良以文明待之。則倔強。吾誠不能解其。是何居心。蓋亦牛之所以爲牛耳。

甲乙二人觀劇於某梨園。談及開明新舞台被燬事。甲曰。新舞台開演以來。未及三月。悉付一炬。甚爲可惜。乙曰。此係自作孽。甲請其理由。乙曰。君不見近日報載該台之廣告乎。蓋因排演走麥城。觸怒關帝之所致也。甲曰。然則以前排演各劇。如斬顏良、誅文醜、過關斬將等。表揚關公之義勇。曾未見有何等賞賜。有罰無賞。豈關帝之所爲耶。君今毀壞關帝名譽。恐關帝將與君爲難矣。乙聞之。驚慌異常。卽與甲作別。曰。明天會罷。甲問何往。乙曰。往關帝廟燒香求恕。去聞者莫不捧腹。肝若曰。九畝地。新舞台燬於火。一般迷信神鬼者。咸振振有詞。歸咎於排演走麥城。其愚妄可笑。洵有如以上之所述者。近日競舞台夏氏昆季。力破迷信。竟毅然將此劇重排。大演而特演之。營業於是發達。神鬼亦遂不靈。或曰。非也。關帝以夏氏昆季。冥不畏罰。故不屑再予以懲戒耳。

某伶者有名人物也。演劇於漢口。一夕正扮演時。忽傳情婦來邀。某伶急不暇擇。疾趨而出。至路隅與談良久。斯時道旁觀者均高聲喝采。某伶尙不自覺。及還後台取鏡自照。則面上正圖一龜文。因亦啞然失笑。情之所鍾。魂爲之奪。至今漢口人猶資爲笑柄。

有名孫芝仙者。近在。上海。以二次革命嫌疑被拘。謂其姓氏與孫逸仙稍同。疑是孫之昆季也。然以此推之。又不能不爲孫菊僊危。蓋其相差亦僅僅有一字。倘不幸而爲惡探牽記。勢亦將拘之而去矣。肝若曰。芝與逸有走之與三曲之之相同。芝與菊亦有草字頭之相同。連類而及。所慮極是。曾記前清時當孫氏之初出亡。清政府行文通緝於孫氏之名。皆加一水旁。書作汝字。蓋本作史者之慣例。凡對於大逆不道者之名。咸必加水旁。以示區別。若記外國人之譯名。多加口旁也。其時日本大阪適有華商姓孫名淦者。爲駐日公使某所偵知。以爲必是孫汝之弟兄。拘之。既察知該商爲上海人。與孫氏實不相干。始釋之。此一牽涉。尤爲匪夷所思。

某甲善逢人意。說東就東。說西就西。即俗所謂打順板者也。適徐園有蘭花會。友擬往觀。問甲曰。我想坐馬車去。好否。甲曰。又快。又出風頭。很好。很好。既而又問曰。我想坐東洋車去。好否。甲曰。可以代步。且又省費。很好。很好。好友曰。然則我想徒步而往。好否。甲曰。可以運動身體。又可以沿路一帶任意駐足。看看野景。很好。很好。好友因其事事說好也。心鄙之。故意對某甲曰。我再請問你。倘然我爬得去。你說好不好。甲曰。虧你想得到。這是特別法子。包你不會跌交。很好。很好。

袁翔甫隨園之孫也。亦能詩。居滬最久。其對人恆作一常語曰：該死該死。無論聞人何言，輒先應之曰：該死該死。其友某君別已十年，及復相遇，友適丁艱，爲述其父得病及死狀。袁不俟其說畢，每聽一言，輒曰：該死該死。甲乙二老爲友善，二人皆喜說客套話。平日相見，無非彼此恭維開口，卽是幾乎熟極而流。一日談及老境，甲不覺頓發牢騷，說曰：我輩風燭殘年，不知誰先入木，言罷一聲長嘆。乙拱手謙曰：不消說得自然，還讓老兄。甲乙二人常相狎，乙每天必吃清快丸數粒。一日二人行至大馬路，見一清快丸招貼中畫一犬，犬之肚部大書清快丸三字。甲指以語曰：你看這隻犬，竟滿肚的都是清快丸。乙仰觀之，遽曰：此犬我認得，他常常的在謀得利洋行聽唱留聲機。蓋甲方購得一留聲機器，而謀得利之機器亦以犬爲商標也。

一近視眼，夜往友家聚談。某甲適遇之於途，知其所往，遂戲將手指作五柱狀，迎在面前。近視眼見之意爲柵門已關矣。乃大呼曰：現在已解嚴，快快開柵門，快快開柵門。

某甲五十而生子，愛如拱璧。而子性執拗，少時每與父倔強。及長，性益甚。父命之東，則西；父命之南，則北。甚至同一味也。父而甘之，子必棄之。總之，事事與父反對。數年父死，疾革時，父思子性與己迥異，若以身後事直言命之，他日必大背我言。而後已，不如反言之。則子與我反對，而所事適獲我心也。乃謂子曰：我死後必粗治喪事，薄具棺殮，一切不得豐誌之。毋忘子唯唯。父死，子慨然曰：我父在時，我輒與之執拗。今父死矣，臨終之言豈可背乎？遂以破布敗絮裹其父，而殮之於三寸桐棺中。

作談諧語。必須本地風光。方可解頤。有筆客生一子。豐碩肥滿。或戲之曰。羊毫兔毫。加工選料。此家用貨。非比門市者。安得不佳。又有書客舉一子。酷似乃翁。或戲之曰。原版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刻。僞本蓋可知也。又有一廚役。舉一子。形貌甚黑。或戲之曰。此兒非炭火烟煤之氣。卽是油鹽醬醋之質。聞者絕倒。父有笞其子者。且責且訓。曰。予雖笞爾。然予所受之痛苦。倍蓰於爾也。兒曰。如此兒。何忍。何不易地。而處兒願代父受此痛苦。盡些孝心也。

有一童子。游戲街中。小便急。見某牆上。有不准小便四字。遂將小字。改爲大字。就其下遺焉。主人見而責之曰。汝亦識字乎。曰。識之。旣識之。何以在此小便。曰。汝自眼瞎。猶不見此字乎。主人細視之。乃不准大便也。童又笑曰。旣不准大便。則小便必准矣。主人亦大笑。知爲滑稽童子。

瀋陽有女伶小菊。處者色藝超羣。見者無不顛倒。然該伶身價自高。雖愛慕者衆。絕不與人欸接。人有造其廬而欲一見顏色者。輒飽嘗閉門羹。而歸。一日。其寓所之左近。毛廁中牆上。小便處三字。被好事者。將使字。改成菊字。見者皆忍俊不意。未及數日。合城毛廁。無不皆然。有人戲占打油詩二絕云。百怪千奇要改良。木樨香裏菊花香。瀋陽多少丁冬館。一旦化爲歌舞場。糞土之牆。菊滿開。誰爲惡劇。費疑猜。只今方便門。新闢世有淵明快快來。

鄉人某甲。一日欲欸待其親翁。乃大擺筵席。甲以其親翁係城中人。欲效斯文。派某乙謂之曰。凡斯文派說話。

必用一草字。甲唯唯。親翁至。甲曰：「房屋陋隘，肴饌麤惡，草草不恭。別時又謂之曰：『君請緩行，敝處有草人可跟。草船可送也。』」

一生極慇。先生教以應對之方。曰：「稱他人之父母曰令尊，令堂對己則曰家父。家母生善忘先生爲書一紙貼於壁隅。一日其父執某來曰：『令尊在家否？』生忽忘其訓，急往壁觀紙，不料紙爲風刮，惟賸一家字。生失色奔出。曰：『我的爺亡了！』某爲一驚曰：『究竟如何？』曰：『實在亡了。』某曰：『然則令堂生曰嫁……（家）其先生聞之大憤頓足。生曰：『家先不要動氣。』」

甲乙二人相友善。一日甲訪乙，不遇，問其子。子曰：「應某君召他出矣。問何時回，曰：『恐防留宿而不歸。』甲出而奇之，怪其言之應對如流，自愧已子不若也。歸語其子，子曰：「此亦何難！他日有訪甲之妻者，適甲與妻亦共出，人問其子曰：『令堂何在？』曰：『應某君之召出耳。』問何時來，答曰：『恐防留宿而不歸。』又有某甲約友及期，適抱疾不克往，囑子書簡告友，子迺蘸墨書云：『家嚴因病（句）故不克踐約，送之友處。友見之笑曰：『彼已病故，余須送弔禮去。』」

某鄉父子二人同進城。父騎一驢，子執鞭從其後，得得而來。忽聞一人歎曰：「令此稚弱者徒步行，不幾疲於奔命耶？是何忍心而出此也。」父乃下驢，令其子乘之而已。代其職。又聞一人詔曰：「此人奴視父，豈有此理？」父乃跨而上，與子並乘之。又聞一人笑曰：「以一疲驢而載二人，是欲速其斃也。」父乃與子并牽之行。又聞一人嗤曰：「有

驢不騎而甘緩步。此人殆癡矣。父子無可如何。因出繩索。縛其驢而扛之。飛奔恐人之不知避而爲之撞倒也。因口中大呼曰。畜生來也。

一犯僧。荷校遞解。官飭役隨往。因該役甚猷。恐有疎忽。故將帶去文書等人物。一併編成兩句。囑其時常照句。檢查句曰。包裹雨傘。枷文書。和尚。我行至中途。僧見其可欺也。誘至僻靜處。許以重賄。設法將枷脫去。又沽酒暢飲。乘其醉後。僧卽用薙刀。將該役三千煩惱絲。如數薙去。復將枷荷其頸上。逃往他處躲身。迨役醒後。復行檢查法。一面點物。一面自言自語曰。包裹有的。雨傘有的。念到枷字。驚曰。枷在那裏。旣而摸到肩上。忽喜曰。枷也有的。又念文書也有的。念到和尚。驚駭移時。旣有摸到自己頭顱。又喜曰。幸虧和尚也在這裏。又念到我字。大驚曰。和尚在不知我到那裏去了。

某君性最急。作事不甚思索。一日致書其友。討取蜜蠟香煙嘴云。敬啓者。余之蜜蠟香煙嘴。先在尊處。誤忘攜回。茲特遣价前來。務祈檢付爲盼。正在封信之時。香煙嘴忽然發現。乃復於書後添上一行云。附啓者。前述之品。於致書時。已發現可無勞足下之搜尋矣。與前書加入筒內。外面封固。并囑其趕緊前往。切勿遺失也。

紀曉嵐有奴子名傅喜者。好讀書。頗知文義。亦諳醫藥。性情迂緩。望之如假。寔宿究一日。雅步行市上。逢人輒問。見魏三兄否。奴子魏藻行三也。或指所在。復雅步以往。比相見。喘息良久。魏問相見何意。曰。適在苦水前。遇見三嫂在樹下。作針黹。倦而假寐。小兒嬉戲。井旁相距三五尺耳。似乎可慮。男女有別。不便呼三嫂。使醒。

故走覓兄魏大駭奔往則婦已俯井哭子矣。

某邑有王生者性極迂緩。出言成章。步履必文雅。應對必謙恭。偶或踰閑輒深。自咎有樵子賣柴於門。生母令生出視。生瞻視良久。語樵子曰：「此柴也。內虛而外實。葉多而梗少。吾弗取焉。請售諸他人可也。」樵子笑曰：「先生何其多文也。」生曰：「是可謂之文乎？」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一日所居廚舍弗戒於火。救者呼梯甚急。意將登屋以救也。適家中無是物。生父令生速往他家借之。生奉命之下。放步而奔。及至半途。忽悟曰：「讀書人舉步貴乎從容。奈何今日放縱若是。復轉身至家門首。然後再雅步以往。既至他家。遇一婦人急向前行禮。婦忙還禮曰：「先生來舍何幹？」生曰：「無他。假階也。」婦不解曰：「先生云何？」生曰：「欲假尊處階一用耳。」婦仍不解。生理怨曰：「假借也。階梯也。假階是借梯也。奈何不懂。」婦笑取梯付之。生負梯雅步而返。及至家廚舍已成灰燼。突見焦樵。駭然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此火炭也。」其父出聞之。怒將長杙擲而擊之。生急逃避。杙落石上。石爲之碎。生吐舌曰：「險矣哉。此杙也。幸天未喪予。未爲所中。不然頭顱與石俱碎矣。」時人呼爲書癡。

某士人有喜慶事。友人某亦寒儒也。無以爲賀。乃覓一器盛以清水於禮單上。書云：「君子之交淡如土。」人笑而受之。即於謝柬上批云：「醉翁之意不在。」

甲乙二人性皆吝。一日甲有喜事。乙送賀份。祇封銅元五枚。外署其簽云：「敬賀銅元十枚。現一半。欠一半。」甲忘之後。乙有喜事。甲乃以空函往賀。函面署云：「賀敬銅元十枚。欠一半。扣一半。」

某翁性鄙吝。一日有甲乙兩友至其家。談論甚久。適翁要午膳。欲言又恐不便。極屬爲難。忽生一計。乃和顏悅色向甲乙曰。適纔敝使云有要事。面商暫請寬坐。說罷起身。即去兩友待之久。並不見出。疑甚。遂側耳竊聽。聞有碗碟聲。說笑聲。打趣聲。咀嚼聲。聲聲而出。甲乙始知翁午膳矣。少頃翁出。甲假作仰首狀。指示翁曰。尊處房屋雖佳。可惜樑柱中有蛀蟲了。翁聞甲言。急追問道。蟲在那裏。乙答曰。他在裏面吃。我們外面人如何看得見。一人午膳吃炒青菜。而出忽遇一大老官留之吃飯。僞作場面語曰。我今午用膳吃的脚魚肚中。狠飽。飯是吃不下。有酒倒可以飲幾杯。既飲忽吐而菜出焉。主人問曰。你說吃的是脚魚如何吐出青菜來。熟視久之。沈吟曰。想必是脚魚肚內吃的青菜也。未可知。

有詠宴客詩者云。畫堂今日綺筵開。不道諸君個個來。進食菜從頭上過。提壺酒向耳邊篩。可憐矮子無長箸。更恨肥軀佔半台。忽地又聞傳客到。主人移座一邊陪。形容盡致令人絕倒。

某君邀客飲。讌客飽啖。杯盤狼籍。將散席。某君曰。簡慢諸公。今夕餽饌烹調如何。衆未及答。忽有一人言曰。不甚佳妙。某君曰。幸虧菜味不佳。諸君已痛啖淨盡。如果佳妙。只怕連大碗小碟一齊吃入肚裏去了。

醉漢行於路。路旁有驢。嚼艸醉漢誤觸其後股。驢卽以蹄蹴之。醉漢笑曰。諸友皆逃席而去。你還有餘量與我豁拳乎。

某公有友自南方來。餽生蛤蜊一筐。公付諸庖人。良久待以侑酒而不見至。召庖人問之。彼曰。煤炭燒去數斤。

檢視釜中。業已焦黑。尙未爛耳。

一客籍隸遼瀋。偶游江浙。日前宴會。主人餉以泥螺一盤。客極力以齒嚼碎其壳。咽之。格格不入。攢眉顧主人。曰。此物不佳。半日始碎一枚耳。

有仿聖賢愁之令。嘲吃白食者。易以清和橋三字。意雖駢枝。而心思尙覺新穎。爰錄之。云有二仙化身在世界。上偶至橋邊。酒肆臨流。沽酒橋名清和一。吃白食者。貿貿然來。不問如何。一拱手。即便入座。二仙甚惡之。乃曰。今日吃酒。須行一令。即以清和橋三字爲令。一仙曰。有水謂之清。無水也叫青。(清、青、同音)去了清邊水。加爭便成靜。清清靜靜。人人愛割個鼻頭。當酒菜言畢。即出刀自將鼻頭割下。置諸桌上。又一仙曰。有口謂之和。無口也叫禾。(和、禾、同音)去了和邊口。加斗就成科。五子登科。人人愛割只耳朵。當酒菜言畢。即出刀自將耳朵割下。亦置桌上。吃白食者見之。大窘。乃續曰。有木謂之橋。無木也叫喬。(橋、喬、同音)去了橋邊木。加女就成嬌。嬌嬌滴滴。人人愛拔根眉毛。當酒菜。二仙嚶曰。我等血淋淋。割去鼻耳。你祇拔一毛。未免不倫。吃白食者曰。談何容易。今日我與二公初交。否則我一毛不拔也。

某甲喜旅行。而性吝嗇。出門時常見其以一雞一犬相隨。朝饜夕殮。置不問也。鄰人某乙怪而問之。甲曰。此不傳之秘。爲旅行中之最省者。乙便叩其故。甲曰。我每日祇吃雞蛋一枚。雞生蛋。給我吃。我撒屎給狗吃。狗撒屎給雞吃。豈非旅行中省無可省。便無可便之法乎。乙沈思良久。連曰。還未盡善。我有一法。不但更省。而且尤便。

甲聞之乃請教乙告之曰據我看來這雞似乎太費又覺累贅以後出門可以不帶祇一狗足矣甲急問曰這雞不帶我吃甚麼乙曰你撒的屎給狗吃狗撒的屎給你吃就是了

某翁富甲一鄉長子成婚後即死翁覬媳美遂有新臺牆茨之行次子成立後連舉數子同里某廣文有愛女或爲某翁次子之子求婚且盛稱入繼長房將來析產可得其半廣文笑曰這種灰孫子也值得來說親或問其故廣文曰乃祖爬灰人人皆知此是他的孫子豈不是灰孫子麼

一教門某甲強某乙說笑話乙力辭乃不允乙曰豬大腸套着豬小腸用利刃切斷一刀一個回子教門大怒擬毆乙經旁人解勸教門怒猶未已乙曰諸君不必止他我偏看他要打我的前蹄還要打我的肋條

有某老翁詠欠債詩三首以該諧之筆寓譏刺之意冷雋可誦函錄之以供同好(一)自從出世債纏身舊久纒債又轉新恰喜兒曹尤勝我堪稱欠債老鄉紳(二)如今當道有良圖國債堪將危局扶怪煞區區先欠債收來如許令高徒(三)思量欠債最難過國債如何不怕多我債却無田產抵想來國債有山河

某甲欠人資久不還一日債主又至甲再三訂約債主曰汝遷延已久負約無還期今日非得資不行矣坐俟終日無去意甲有女避客居內室厭苦之至是不復耐違出口已爲汝訂期矣無再失約理終日坐逼無益也債主諾諾去人曰汝索逋也而獵豔耶不然何必見其女而後行也債主曰否否吾重其千金之一諾耳有賴債者以欠款纍纍歲底不能清還被人扭解押追款項仍然無着一日開堂官問今已新年爾能將欠款

清○償○當○釋○汝○出○其○人○曰○請○先○釋○出○然○後○清○償○官○怒○曰○倘○一○釋○汝○則○不○知○逃○往○何○處○矣○其○人○笑○曰○不○勞○尊○官○費○心○某○四○方○無○避○債○之○所○今○年○歲○底○還○要○借○你○貴○衙○門○躲○一○躲○也○

甲○欠○乙○銀○三○千○兩○限○一○年○償○清○及○期○爽○約○再○逾○一○年○仍○爽○約○乙○往○追○索○甲○漠○然○也○乙○無○如○之○何○逢○人○告○訴○以○洩○其○忿○一○日○遇○丙○乙○又○告○之○曰○渠○欠○我○銀○三○千○兩○限○一○年○清○還○今○且○二○年○餘○矣○莫○說○三○千○兩○三○兩○猶○未○還○也○丙○固○愚○意○不○堪○者○聞○乙○言○乃○對○曰○然○則○還○過○二○兩○九○錢○矣○曰○何○來○二○兩○九○錢○即○二○錢○九○分○亦○未○見○也○丙○曰○然○則○還○過○二○錢○八○分○乙○焦○燥○曰○一○文○錢○未○還○也○丙○搖○頭○曰○汝○言○吾○不○敢○信○倘○若○一○文○未○還○汝○何○妨○明○以○告○我○又○何○必○先○言○三○兩○後○言○二○錢○九○分○然○後○減○至○一○文○未○免○虛○頭○太○大○矣○

一○狂○生○家○徒○四○壁○而○嗜○梅○成○癖○舍○後○隙○地○偏○植○梅○花○至○於○開○門○七○事○不○問○也○歲○除○夕○甌○窳○生○塵○不○能○舉○火○一○般○債○主○麇○集○於○門○乃○徘徊○終○夕○借○梅○花○叢○爲○避○債○臺○口○占○一○絕○以○寄○意○云○滿○腔○心○事○亂○如○又○麻○米○油○鹽○醬○醋○茶○我○亦○願○他○娘○不○得○逃○來○逃○去○看○梅○花○

某○甲○生○前○善○賴○債○平○時○專○讀○一○部○賴○書○心○醉○一○經○逢○人○便○說○名○曰○苦○經○死○後○里○人○祀○之○俗○稱○賴○債○祖○師○廟○門○前○左○右○二○匾○一○曰○萬○世○永○賴○一○曰○賴○及○萬○方○旁○題○長○短○三○聯○其○一○云○停○停○三○四○日○歇○歇○六○七○天○其○二○云○把○往○事○今○朝○休○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其○三○云○緊○討○緩○討○善○討○惡○討○你○祇○管○討○多○還○少○還○全○還○半○還○我○總○不○還○神○像○備○喜○怒○哀○樂○之○容○皈○依○弟○子○不○可○數○計○而○尤○以○昔○之○達○官○名○士○今○之○政○黨○人○物○爲○最○多○

一書。默聞盜入門。忙寫各有內外四字。貼於中堂。聞盜已登堂。連忙書此。路不通於內室。強盜仍至。乃望內逃。避至堂中。盜又跡及之。乃揜側門。咳嗽曰。有人在此。

穿洋襪者。必穿兩隻。以多一層。則愈顯其潔白也。某甲用一鄉人爲僕。蠢如木石。一撥一動。如算珠。然一日。甲欲換襪。僕以一雙進。命再取一雙。僕亦如命。而心中悶悶。若有所不解。既去。急問人曰。吾家主人。當是四隻腳的人。噉之。則應曰。不是四隻腳。何以要著四隻襪。

上海某甲。行至某處。餓火中燒。而阮囊羞澀。忽發奇想。趨向某鋪。市鞋價值八角。有成議矣。謂店夥曰。對門飯店。有余同伴數人。余將鞋去。俾共評之。再來交值。肯放心否。店夥以其在對門。目力所能管轄。笑應之。甲入飯店。置鞋席上。饜饕大嚼。既果腹。僞爲起溺也。者徐行出。乘間潛逃。移時。店夥覺甲去向飯店。取鞋。堂棺曰。渠吃我飯。未嘗付值。即此作押品。汝若將去。我便落空。執不與。遂起衝突。而甲獨超然事外。亦可謂狡黠者矣。有某甲。追一竊賊。相去十餘武。且追且呼曰。前奔之賊。衆可爲我獲。住行人方擬協捕。該賊奔且言曰。同是子耳。待彼則善待我。則惡且竟以賊呼之。我豈非爾所生耶。旁人聞其言。以爲父子也。遂不復捕。賊竟逸去。

一童手執一表。立於門外遊戲。一無賴見之。上前曰。爾之表假我一天。我姓秦。名開心。言未畢。即奪之以去。童大哭曰。我的表被人搶去了。其母在廚房炊飯。聞之。問曰。何人。童曰。秦開心。秦與尋。同音。滬謂尋開心者。係胡說也。其母以爲童之胡說。於是亦不追究。而表竟被騙矣。

某塾師家素寒。一賊潛入園竊。遍搜無長物。悻悻而出。甫至門外。師乃朗吟云。風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架上破書三五卷。也堪携去教兒曹。賊乃答曰。聞得君家富有餘。特來相訪到茅廬。觀君一派淒涼況。將拾漁竿別釣魚。師大驚曰。足下如此大才。何必屈身為賊。賊又答曰。小弟偶因失館。聊爲餬口充饑。鄉人初到上海。卽在丹桂第一臺觀劇。見戲單上刻有茶壺每把小洋一角。喜甚。看畢。將壺携之而去。茶房阻之。則曰。你戲單上明明刻有每把小洋一角。

王之臣。名下士也。性情曠逸。生平最惡迷信事。余友水鐘靈。素與善。公餘時。聚談一處。王每聞仙佛狐鬼之說。極力反抗。有言某處靈異。輒呵罵不已。水素知其性。屢以此等語引伊。怒特博笑柄。如鐘在懸。叩之無不應者。余曾飯於水處。餐畢。適王至。水先畫一龜藏袖中。故曰。我昨夜一夢大奇。王曰。奇事偏爲爾得。作夢乃腦腸翻騰之故。身體變化中。直見再見之理。明明道破。何迷信乃爾。水曰。余昨夢一人贈龜畫一。背書我字。囑余見字毋讀。讀則禍立至。余早起披衣。探諸枕畔。紙龜宛然。忘囑隨聲讀去。而頭痛大作。不能耐。急宣佛號。痛立止。隨出所畫示之曰。証書在此。田舍郎。我豈妄哉。王接視半晌。自語曰。我終不信有此異事。反復觀之。注目於昏上龜多時。忽大聲叫曰。我我看如何報應。水乃拍掌大笑。王方知中計。連連曰。我是你。我是你。一室闐動。蓋王實未計及辯割我字也。

有某省人初來吳地。吳人甲問之曰。貴鄉言人何語最毒。某曰。烏龜最毒。特不知貴地以何者爲最。甲曰。吳地

之。最。刻。毒。者。莫。如。正。是。某。牢。記。之。翌。日。甲。復。來。見。面。卽。呼。曰。烏。龜。烏。龜。甲。應。曰。正。是。正。是。旁。人。聞。之。皆。大。笑。久。雨。初。晴。泥。濘。盈。尺。幽。齋。兀。坐。欲。出。無。備。正。愁。悶。間。忽。余。友。携。一。狗。至。邀。赴。小。酌。談。時。以。狗。爲。戲。具。慧。甚。教。之。作。童。子。拜。效。天。魔。舞。皆。惟。令。是。聽。余。友。益。愛。之。加。諸。膝。忽。而。後。門。呀。然。霹。靂。一。聲。臭。氣。突。出。衆。皆。掩。鼻。有。若。見。西。子。蒙。不。潔。者。友。大。怒。擲。之。地。呼。紀。綱。斃。之。余。曰。君。何。不。識。時。務。之。甚。乎。當。今。新。學。發。明。唱。自。由。者。比。比。皆。是。君。亦。講。自。由。者。何。拘。拘。於。狗。屁。耶。余。友。粲。然。

蘇州某處有一渡船搭客甚夥解纜後某甲忽撒屁中有一客問曰是那一個撒的衆人皆曰沒有撒客笑曰大家不撒這屁從那裏來的正在噴擾船主搖手曰不要吵不要吵撒屁的人我一定可以查到的衆遂息議中途各付渡錢如數及將抵岸時船主忽說少了錢了復將錢細數幾回作查算狀又將客人點過一遍猝然曰不差了不差了原來撒屁這位客人沒有付某甲勃然應聲而出曰我是早已付過的了船主改容遜謝曰不要動氣錢是你付的這個屁也是你撒的

昔有一貧子於道旁拾得遺金喜甚珍護備至出必置之懷中寢必藏之枕底揣揣焉惟恐其失也一日方懷金立於危巖下牆將崩頽旁人告之曰牆倒矣貧子易速他往貧子以手摩其金曰只要我的銀子在那管他倒不倒

一人性喜奕而不精每輸必諱言之一日與客手談三戰三北既出人問之曰今日勝負何如答曰第一局我

是不贏第二局。他又不輸第三局。我說和罷。他竟不肯和。

某甲有阿芙蓉癖。妻屢誡之。仍不稍悛。一日甲誑其妻曰。我吸煙實不得已。而爲之。因據星家言。我命中應每年犯回祿一次。惟吸此可以替災。解厄。妻問何由可以替解。甲曰。這就是日日小火燒。還不可以替解否。

昔有西人研究中國人之辮子云。是爲父子兄弟出外。恐致失散之故。可互相牽扯而設。又有一西人云。是爲逮捕。免致逃逸而設。又有一西人云。二君所言。皆非大用。其實中國人爲結團體而設。若四萬萬人扭作一大團。政府居在中心點。我們雖有堅船利砲。決不能損及中心點人之毫髮。此辮子創設之始意也。又有一西人云。此亦研究未臻絕頂之言。據愚意。中國人之蓄辮子。非保其一國而設。實借地球碎裂時。編作長索。繚繞萬匝。使地球無分裂之虞也。若是則辮子之功偉矣。

清之留學生好截辮子。曾有人作一偈。讀之可發一噱。其偈云。當其未生時。本來無辮子。及其呱呱時。有髮無辮子。迨至襁褓時。忽有小辮子。并諸小辮子。爲一大辮子。偶然到日本。忽然無辮子。一朝想做官。忽然有辮子。不論真與假。但呼爲辮子。忠君與愛國。全視此辮子。若問爾祖父也。曾有辮子。只怕爾子孫。漸漸無辮子。辮子復辮子。終歸躑躅。辮子作詩以終告。我亦有辮子。

某甲屢欲剪辮。其父反對甚力。一日請於其父。父怒甚。大爲咆哮。謂爾若剪去。我卽不以爾爲子。甲不忍拂其意。遂罷。未幾其父迫於人。強行剪去。甲見之。不以父禮待其父。旁觀訝其反常。問故。甲答曰。我剪辮。他不以我

爲子他剪辮我豈不可不以他爲父乎。

南京朱某娶一婦。伉儷甚篤。偶因事他出。見友人紛紛剪辮。遂亦將辮剪却。夜深借宿友家。翌晨匆匆歸。妻見而大疑。以爲丈夫必有外遇。被人捉姦。因而將辮剪去。遂與夫大相衝突。朱力辯。并告以剪辮之由。妻終不信。旋見戚屬中少年。多有忽變而爲牛山濯濯者。始漸釋疑團也。

某甲素懼內事。無大小。非奉閨訓。不敢踐行。昔年約數友人。實行剪辮。衣服皆已造就。某日爲祝髮期。奈妻不悅。事遂中止。然心常快快。恨八千根煩惱。絲不能旦夕割去也。一日假扮西裝。盤屈其辮於頂上。戴以氈帽。昂昂然回家。將以試其妻之喜怒。而決其進行之可否。詎意足未入門。小童先窺其狀。卽入報曰。某哥剪辮。某哥剪辮。而河東獅吼之聲。迅雷急電。達於戶外。某甲驟聞雌聲。惶悚無狀。常恐失歡寢席。卽曰。毋怒。我非實行剪辮。不過人云亦云。將以戲之耳。由是剪辮之事。當作罷論。邇來剪辮之風盛行。某甲躍躍欲動。昨與其兄復談滿洲辮之奇辱。慷慨激昂。怒火中燒。二人卽持剪刀。欲代爲斷去。乃甲一回想。問覺其妻雖不在場。究屬主權所在。不敢率爾擅行。於是又中止。噫。牝雞司晨。勢固可畏。各鄉里之不敢剪辮者。得毋亦類此耶。

某甲已將辮剪去。爲保尾黨中某乙所見。責之曰。爾真不孝。敢將遺體毀傷。甲不置辯。轉詰乙曰。爾剃髮乎。乙曰。吾七日一剃髮。甲笑曰。然則爾亦不孝。乙怪問故。甲曰。爾七日一剃髮。是七日一毀傷也。非不孝而何。乙爲之語塞。

有新剪辮之某君。一夕自外歸。其妻開門迎之。誤以爲所歡之和尙也。遂低語曰：今日來何早。請速至閨中。以作永夜之談。某不知其妻有外遇。亦不甚注意。隨之入室。其時燈光半明半昧。妻又曰：今日何故脫却袈裟。頓易青衫。不作如來裝束也。某以爲新剪辮時。咸戲以和尙呼之。其妻所言。亦不過嘲謔一端耳。並不知其妻誤已爲和尙也。及至顛鸞倒鳳。種種媚態。較之平日。濃於十倍。口口聲聲。和尙哥哥。某至此不能無疑焉。乃天未黎明。復促之起。某曰：尙早。其妻曰：恐我丈夫回家。知道如何了得。某始恍然大悟。然亦無可如何也。

清運告終。頭顱光復。并州快剪。豚尾無存。誠二百年來一快事也。近人剪辮後。多蓄小鬚。曾有改唐人詩者云：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髮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喇嘛何處來。

甲乙丙三人論開通人物。甲曰：當今世界人物。最開通的只有報館記者。乙曰：依我想來。終不及各國留學生。丙曰：公之言差矣。最開通的。到要算那和尙。你看留學生剪辮祇數年。報館記者剪辮亦未久。獨有和尙得風氣之先。自三代以降。便料有今日之現象。故早將辮剪去。豈非中國的第一開通人物乎。又有謂實行剪髮之後。最獲剪髮之益者何人。曰：和尙。曰：和尙不過先已無髮耳。益於何有。曰：渠偶欲偷婆娘打野雞。只須換一套俗家衣服。即無可分別。社會不能議其後。流氓不能拆其梢。豈非便宜事乎。

清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張園開剪髮大會。有擬辮子自輓載諸國華報者。其序云：我辮子也。向在中華。爲豚尾代表。久蒙東西各國公認。今日合族在張園痛遭駢戮。與世長辭。爰作聯語。自輓聊當絕命之詞。嗚呼。

呼鳥死鳴哀人亡言善我不知我最親愛最知己之奕（動）閔（荷生）勞（乃宣）唐（景崇）長（庚）王（壬秋）諸公見之將若何痛哭流涕也士可殺而不可辱辯可踴而不可剪遺語諸公順變節哀爲尾自衛毋以我爲念其聯云你操剪刀來乎恨世界上把千縷青絲誣稱煩惱革命竟起自本身慘劇遽演成忍將辣手狠心害吾等含冤不白我別頭顱去矣看會場中集五方黎首羣肆摧殘拔毛豈必利天下時宜偏不合弄得光頭禿腦教大家無法可施

破涕錄

（六）

警衆

客有談某地審判廳積案者情節離奇爰誌如下蓋亦破涕錄中之好資料也有男女二人甚相善心醉歐風因強效自由結婚例結一婚約而每夜必敦倫一度亦爲其約文中之一無何而男病求罷女曰有約在安能以病強免男無如之何他日女病亦求罷男亦曰有約在安能以病強免女亦無如之何坐是交惡遂訴於初級審判廳推事曰此非吾力之所能及也置不理然二人爭鬩不已復上訴於地方審判廳而受理焉警衆曰阻婚姻之改良而爲文明結婚之盜賊者必此輩也

清張香濤督鄂時在署設文案房飭人擬委札首云爲札委文案房事張大怒曰房字下豈可用事字事字上豈可用房字擬者唯唯改之

某甲喜談新名詞。每開時計欣然曰。方針定矣。每遇美女目逆送之。欣然曰。目的達矣。後某甲娶妻某乙。乙諳之曰。自由之結婚。甲曰。非也。此我之新開殖民地也。此又我之勢力範圍圈也。乙爲之捧腹不已。

某公子年少才多。論婚於同里吳某。合卷曰。公子俟酒闌客散。卽擬絮絮入幃。詎意新婦亦素嫻翰墨。且無脂粉習氣。徑謂公子曰。久仰郎君才調不凡。今夕何夕。不宜作渴睡漢。請各舉古人佳句一聯。以爲百年諧老之左證。妾已擬有一聯在此。卽俯首低吟云。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吟畢。請公子續下。公子情急無奈。隨應聲續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新婦笑曰。尙須請高才撰匾額一方。公子問寒雨連江四字。何如。新婦不覺嗤然一笑。於是乃相與解帶入幃。

蘇州俗例。凡新婚之夕。必有鬧房之舉。姚某娶某女。能詩合卷。舉諸親友咸集。必欲一聆佳句。詎新婦滿懷錦繡。終覺羞口難開。迨至魚更四躍。賀客仍然未散。新婦無奈向之。萬福云。深深一掛謝。諸君妾本無才不解吟。猶憶唐人詩一句。春宵一刻值千金。某君笑曰。新婦太情急矣。

有新婦能詩合卷之夕。賀客勦之謂必贈一詩。乃去。否則金雞報曉不越洞房一步也。新婦無奈遂微吟云。天賜良緣第一宵。諸君何必苦相撓。可憐織女河邊立。快放牛郎渡鵲橋。年餘隣家夜失牛。其夫被逮某令聞。女名召之至。曰。爾能以夫事成一絕句者。吾卽釋之女。卽立呈一詩。滔滔洪水向東流。難洗今朝滿面羞。自問妾身非織女郎。君何事好牽牛。二詩俱用七夕故事。雖未見佳。第二首末聯則甚巧也。

甲乙二生先後娶妻甲生娶妻時乙以對聯一付作賀聯集唐詩二句云花徑未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後乙生娶時甲卽其聯改一字贈之云花徑未曾緣客掃蓬門今復爲君開蓋乙生先姦後娶者也知者見之多輾然以爲貼切云

婚聯之佳者殊不多觀近人每喜用新名詞如平等自由舞臺團體等字觸目皆是幾成口頭禪矣甬上戴某新婚之日有友贈以一聯云上大舞臺做小戲法入新內（暖）閣辦老公事又南京吳其浩新婚之日亦有友書一聯贈之云方針直達中心點壓力橫施大舞臺細細玩之均有趣味

某氏子新婚持榻右一錦聯乞書於其契友某某爲撰一聯云國事維艱臥榻豈容酣睡夢時機已至舞臺大好造英雄語妙雙關巧不傷雅諧聯中之佳品也又紀曉嵐之中表有牛稔文者其子坤娶婦紀贈一聯云繡閣團團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牛大賞之以其篤雅也明日紀來賀指此聯曰吾用尊府典故何如閨座乃爲撫掌

王雅宜七十娶妻許高堂嘲之云七十做新郎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子健亦夏鴛鴦戲水全無力銜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爲雨傍高唐詩見堅瓠集可謂善諢矣然純從正面寫照猶令人生哀颯之感予嘗見某稗史中有八十老翁贈十八幼姬一詩云我年八十卿十八卿自紅顏我白髮與卿顛倒恰同庚只隔中間一花甲此則想入非非更令人忍俊不禁

某甲妻妾爭風。經親友從中調處。每月在妻處二十天。在妾處十天。妾不允。某潛告曰：汝勿懼。我每月雖在他房裏二十天。其實不如在你房裏一天。

一貧士生子極多。艱於衣食。夫咎妻曰：多男多累。誰叫你多生？妻曰：古人云：寡慾多男。誰叫你寡慾？

有某甲性癡劣。年弱冠。尚不辨菽麥。又有季常之懼。其妻美而悍。對此蠢才。恒傷過人。不淑。以是不齒。其夫有過。則鞭笞如奴隸。每歸寧。恒挾與俱。一日偶因事回母家。未携往。甲喜脫羈。陡生不軌之心。竟竊一婢。俄爲夫人所聞。撻辱無數。并拘甲。旬旬床下。以杖叩其脛。其族某贈一聯以嘲之。云：不如吹竿老。猶勝負床。孫某甲不解。所謂高懸此聯於書室。見者無不匿笑。

有見毆於妻者。往訴其友。友教之曰：此平日積弱所致。後再如此。須放些虎勢出來。友妻在屏後聞之。厲聲曰：做虎勢便如何。友驚跪曰：我若做虎勢。你就是武松。

甲乙二人有季常之懼。然畏人知。輒諛諛然向人曰：吾家嬌妻愛我。愛我一日。甲忤其妻。妻爪傷其面。至乙家。乙指爪痕詢甲。甲曰：偶行葡萄架下。架倒傷焉。言時適乙妻在內。大聲喚乙。乙曰：我家葡萄架也要倒了。

某甲日間與其妻口角。夜晚仍同宿一床。惟抵足而眠。不交一語。夜分某甲情不能耐。摸其妻之足曰：此何人足耶？妻答曰：我之足。某甲曰：爾之足。何不放在爾一橫頭。其妻不之應。某甲曰：爾之足。既不放在爾一橫頭。我要將我之足放在我一橫頭矣。

有商人某四十無子。意欲娶妾。妻不悅。曰：一夫祇配一婦。妾見於何典？夫曰：孟子云：齊人有一妻一妾。妾自占有之也。妻曰：然則我亦當再覓一夫。夫問其故。妻曰：君豈不知孟子中有大丈夫小丈夫乎？

有無子而妻妒不敢娶妾者。不得已納一外寵。生一子。妻不知也。經十餘年。子已成立。夫婦春秋亦高。一日婦誕辰。頗歎膝下空虛。夫乘機告以外寵生子事。意其年老妒衰或可容之也。詎婦聞言。即大怒曰：吾不要此不肖子。夫愕然曰：尙未見面。何以知其不肖？婦曰：是個自外生成的。有甚麼好東西！

某甲欲覓姘婦。因求計於友人某乙。乙曰：你若見婦人。先與之語。以探其意旨。語次即以手或弄其頤。或撫其乳。彼若不斥汝。必諧矣。甲受計歸。見嫂立門外。遂與語。嫂以其自家骨肉。因與之談。既而甲以手探嫂袖際。嫂大呼。兄出詰其故。兄責之曰：此種伎倆。誰教汝施於家裏人？甲曰：家裏人。不肯。難道外人就肯嗎？

某氏者。年未二十而喪其所天。叔見嫂態。輕盈。遂私焉。朝夕往來。相親相愛。數年。便便如大腹。賈未幾。呱呱之聲。發自閨中矣。彌月後。堂然皇然。不辟耳目。每於戚屬廣衆之間。亦竟爲之乳哺。人或問之。則直截答曰：此吾夫死後。十一年之遺腹子也。聞者異焉。

有中年無子。而其妻連胎皆墮。女者。滋不樂。適友人來賀。以詩解之云：不生兒子面無光。冷冷清清死在床。尊闔年年坐褥子。爲他人養好婆娘。某無如何一笑而罷。

有姑娘倚門而立。突來一後生。對其門稍偏小解。姑娘曰：你這人太無道理。人家門口。豈任你小溺者耶？其人

從容答曰。姑娘勿怒。我係童子。故不妨也。姑娘怒曰。看你那個東西。豈尙是童子耶。其嫂遽以手示勢。似囑其勿言。姑娘猶厲聲曰。他太目中。無人不應欺我外行。

一村女與一工人訂婚。至婚期。同到教堂。於教士前成禮。教士證婚。謂工人曰。汝須矢誓。凡世上婦女無所愛。只愛此女子一人。須畢生保衛之。工人唯唯。又謂女子曰。汝於天下男兒無所愛。只愛此一人。須聽其命。無論何往。從其所之。女子急曰。是萬不能。教士驚問其故。工人亦愕然。女曰。彼爲郵務局郵差。日奔走十餘里。妾身在弱。焉能隨之。記隨園詩話。載有才女嫁非其偶。嘗詠句云。盡日奔波滿身汗。漫言夫婿善乘龍。味其言。蓋走卒之業。肩輿者也。與此村女正復相類。

某童天資聰穎。善作談諧。引用書句。故入誤字。以博人笑。雖家庭之間亦然。一日入兄寢室。問訊之餘。其嫂忽欲小遣。以童年幼。亦不之避。詎童竟趨前握之。使起。嫂不知所爲。駭而疾呼。兄見之。叱使釋手。童曰。聖人欺我。聖人欺我。兄詢之。則曰。嫂溺。援之以手。嫂溺不援。是豺狼也。此非孟子之言乎。兄爲輟然。

有戲爲賣妻新彩票條例者。其詞云。余妻某氏。身中面白。無髮。現年十八歲。自結襖。至今所置釵釧。服御約值數十萬金。現因日久。生厭。自願分離。然余妻爲顧全家。枯血本。計囑仿昔時之彩票。成例。新設一賣妻新彩票。額設六萬張。每張售洋十六元。未開彩時。所得票資。悉儲烏有銀行。惟中額甚隘。僅頭彩一張。屆時當邀都督省長監同開彩。中彩者。卽以余妻及所御釵釧贈之。事後聽憑轉賣。或零拆賣。身無悔購。票諸公。旣得艷妻。又

成巨富。諒必樂於購買。惟二三四彩及大彩末尾等等。概從豁免。特此聲明。亦可謂異想天開矣。
某甲偕妻赴祝丈人壽。飲酒大醉。頽臥一室。迨夜深。猶酣睡不醒。適妻妹偶經其室。見姊夫垂頭床畔。恐其顛跌。扶之上枕。挪移之頃。某甲驚醒。醉眼爲糊。錯認爲妻。牽裳求歡。妻妹倉皇遁去。翌日遇姊夫於堂下。暈紅於頰。乃吟一詩云。好意扶上床。緣何牽我裳。若非憐汝醉。定必訴高堂。某甲聞之作一長揖。亦吟云。姊妹花相似。模糊認不清。今朝還一禮。當面剖分明。其妻適在簾下聞之。續吟云。爛醉由他醉。何須妹扶持。其中情既幻。莫謂姊無知。

秦中某總兵公館。夜間演劇。其如夫人某氏。喚花旦得娃。作旗裝。以侑觴。酒數行。暗中聞有嬌聲喚痛心娃者。滿座爲之魂銷。噫。此不可謂非名優之知遇。亦官家之趣史也。而好事者曾爲詩以記之云。朱門一夜歌臺起。惹得佳人笑語諧。最是銷魂真個候。嬌聲聽喚痛心娃。

廖某短視。然好作輕薄態。一日偕友數人觀劇。買座正廳。翠繞珠圍。光艷欲絕。廖雖盲不見。而魂靈兒早被香氣襲去矣。適鄰座一少婦。露雙靦於其旁。羣下令有能一捻者。共觴之。廖急應曰。能乃故酒銅元於地上。若爲匣破也者。僞出手拾之。得金蓮盈握。婦急縮足。低聲曰。阿弟太不小心。致將銅元撒地。廖紅漲面蓋。卽其妹也。友咸引爲笑柄。

蘇人陸某善談諧。隣婦素正經。不苟言。不苟笑。人謂陸曰。汝能說一字。能令鄰婦笑。復說一字。能令鄰婦罵。吾

輩當具酒食餉汝。陸曰：何難之有！一日婦正立門首，一狗伏於前。陸趨前向狗長跪曰：爺婦果大笑。陸復昂首向婦曰：媽婦又大罵不止。陳起向衆人曰：諸君東道輸矣。衆皆服相與飲酒盡歡而散。亂及女僕謂之搭脚。此風甚於吳會。竟有投身受雇時，卽訂明此節者。風俗之頹於斯爲甚矣。某甲犯此。未幾其妻死不復娶。卽以此搭脚之女僕爲妻。對人恆稱以爲室人。衆咸譏之。或爲之解曰：是不足譏。凡用男僕者皆稱之爲家人。則女僕者稱之爲室人。正宜室宜家之道耳。鄉人某甲性愚。一日因事赴杭。其妻囑其買梳。甲不知梳爲何物。妻告以梳頭之用。又以手指月曰：其形如此。時方上弦也。甲至杭卽欲購之。苦不知其名。詢之友人。無知之者。一友曰：既是梳頭之用。而其形又如月。時方望。非鏡也。耶。甲然之。返家妻索所買物。甲出鏡授妻。妻見鏡中之影大罵道：你倒買一個婬子來。好不氣死我也。甲母聞言急對鏡觀之。笑曰：我道是一個美人。原來是一個白髮的老嫗。某知事攝篆魯山。一日堂訊花月案。發怒時將警木亂拍。曰：敲敲敲。警木聲恫喝聲格格相應。幾墮屋瓦。堦下少婦面發赤。似無地可容者。知事莫解其故。少頃又拍案曰：你做婦人偏先勾搭男子。不該敲否？旁一民人低聲笑曰：男子既然敲他。老爺亦想敲他。真敲作落花流水矣。知事不勝詫異。草草一問。退入花廳。語某友曰：頃聞一案。旁聽者狂笑不止。莫非有悶葫蘆藏在其中。某友曰：老兄初任。未知此地風俗。以敲字爲交媾代名詞。方纔堂判連說敲敲。因惹一般人笑。請自後切莫亂敲也。

北京紳商王語庭因檢驗妓女原係講求衛生計畫業經詳定規則逐漸施行深恐愚民無知不悉原委擬在八大胡同創設一遊行宣導隊專以演說衛生輔助檢驗爲宗旨已規定簡章呈請警察廳立案俟批准後即行集員成隊實行宣導老談特擬其批詞如下據該紳商呈請創設遊行宣導隊以演說衛生輔助檢驗妓女爲宗旨具見熱心公益維持人道深堪嘉佩且命名之義極佳宜者有楹字作用導者疏濬也游行有活動之意總而言之具有楹開活動以疏濬之義深合妓女心理着即准予立案惟指定八大胡同未免範圍狹隘仍仰該紳商力事擴充庶收無微不至無孔不入之效其各勉旃勿怠簡章存核

妓寮擺酒之風滬上獨盛單檯無論矣而雙檯而雙雙檯亦出入花叢者酬酢之常事其間豪貴之子大腹之賈手中金錢足資纏頭之揮霍者固不乏人而一種滑頭碼子所稱爲荷花大少者亦往往廁身其間秋風一起匿跡銷聲已視爲一年之常例無足怪焉北京自往歲議員集中花天酒地揮霍無底雙檯雙檯之花酒遂亦不時而有國會取消風流雲散人乃作擺酒歌以嘲之歌云酒是先生饌女爲君子儒豈伊女塔盡酒徒一斗亦醉石亦醉齊聲催進合歡壺飛來紙片如蝴蝶到處尋尋還覓覓一紙憑書召將符數行詳註添醉籍門外斑駁門內鬻叔姬子固雙雙至依依肘下故俚郎嫵嫵身邊偏憐嬌花花相對葉相當主人之樂樂未央咄嗟已辦數十席歌舞輒舉千百觴車如遊龍馬如水一夜經過趙與李滅頂那怕水葫蘆纏頭詎惜金傀儡豈知酒闌人盡散主人趑趄客亦倦數去難逢姹女錢索來定開霸王宴君不見昨日飲酒今日逃杯中酒

猶動搖一鞭已過蘆溝橋爲問過來人讀此一通亦首肯否一笑

有文人會飲論詩一人曰杜工部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携滿袖詩成珠玉任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首聯極爲東坡所賞嘆後人無繼起者一生最儂薄且醉聞之作不快狀曰此打油詩耳我能信口效之衆指座中侑酒妓爲題卽令其作言不佳則罰生笑視妓而吟云五夜嬌聲管一箭三更春興夾雙桃銀燈光閃龍蛇動錦被風鳴蚤虱逃睡罷餘香濡滿席醒來大汗結成膏欲知真味從何美池上蒙茸有鳳毛妓怒扯其口生負指而號滿座爲之哄堂

姑蘇曾有一娼名香儂居通衢朱門滿園堵懸虎牌門首黏示儂屏縫織丹封蛇鞭藥軒赫赫炫人司閹者肅然坐視耽耽如羅刹香儂小有才凡佳客到門必坐與司閹者語良久詢問來歷然後具稟稟云敬稟姑蘇次敬稟者頃有貴容貌比潘安富同陸賈身有衣而楚楚家有粟而陳陳面同李貓之柔貨定張驢之大請添樹上錢毋韞橈中玉伏乞照驗施行準賞雲雨曷勝恩戴云云須臾擲出批云稟已悉細勘來人貌既不揚衣又不華錢必不多不准云云該僕毋得妄瀆此繳

某校書忽得小簡內云某某校書粧閣予閱人多矣歷京津遊楚漢所至曲院每以頭角崢嶸不愜人意余雖身無牽挂然亦不爲所陷雅欲留七尺軀頂天立地與日月爭光輒以此自豪昨道出滬上得觀芳容以爲天

上神仙不若配以余之玉琢貌珠夜頂當亦不辱沒也且余一來彼荷花大少當退避三舍電光一閃燭火無大耀矣準於明日五句鐘來臨務祈預備檯面酒須堆花筵須肥膿不獨豪量卽高朋滿坐增余之光且出人頭地也千萬勿誤賞資隨帶順候豔福下雙署梅花使者江湖散人名妓視之以爲必闕少也當囑相幫整備屆時客果來蓋兩乞丐一鬍子一麻子也始悟箇中俱自道之言於是遂乞丐出而酒筵已耗去矣此殆好事者之惡作劇歟

北京雙喜班妓姜寶玉有白面張飛之稱最爲清公爵某所賞識某年三月二十八日召飲於煤市街某酒樓密室秘議三小時卽跟局之大丫亦屏去不使與聞樓上有飲者偵得其事徧舉告人而謚某公爵爲單料陽虎蓋謂其僅盜寶玉也以野蠻之張飛遇奸詐之陽虎將來必爲新今古奇觀中添一段資料矣

金陵妓小喬兩顰高聳貌頗不揚後爲某觀察以千金娶得置諸金屋中甚寵嬖之一日方宴客召小喬出見蓋欲藉以誇張於衆也適其幕下客亦在席酒旣酣狂興驟發套神童詩隨口成一絕云觀察重時髦千金妾小喬萬般皆下品惟有兩顰高客爲闌堂

某翁年逾知命因縱慾過度已得痿症乃春蠶到死猶不自悟曾暱上海清和坊某妓不惜重資噉其老嫖以冀真個銷魂妓意雖不願然迫於假母之命酒闌燈灺不得不送客留髡當其解羅襦親香澤衣裳顛倒意態如何局外人固不得而知翌日翁出訪友友詢以宵來事翁贈一詩云五度春風四十抽鴛衾一夜記纏綿語

君莫笑衰翁。懦壓倒人間。未入流聞者。胡盧。

某校書素通翰墨。姊妹三人。校書年最長。爲某翁筵室。翁性曠達。一日二人飲酒樂甚。校書行一酒令云。須首句說兩個鳥名。次說成語二句。末說一詞句作結。須意義貫串。牽強者罰一巨觥。校書允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這兩個將誰靠。翁續云。白頭翁娶了畫眉兒。吾老矣無能爲矣。恐誤了青春年少。校書聞之。面赤不能語。翁掀髯笑曰。今日者卿亦作法自斃矣。

父子二人。性喜狎游。二人所暱之妓。同住一家。兩房相對。出入常相撞見。一日二人在家。父面責其子曰。你天天在堂子裏。實屬不成事體。我到堂子裏。十回有九回碰着你的。其子笑答曰。還是你老人家。比我去的回數多。父問何以見得。子曰。就是照你老人家自己的話。十回有九回碰着我。照算起來。還是你老人家比我多去了一回。

一妓與高李陳三客。結露水緣。先與高有染。後與李亦有秘密交。陳則剪邊客也。後生一子。問姓於某君。某君曰。此子應作郭姓。問取何義。答曰。是乃上半取高姓之頭。下半取李姓之腳。而旁邊取陳姓之耳也。妓聞之大喜。稱謝而去。

一妓尖先生也。某幫中有客三人。均眷愛之。三人相狎相優。亦無顧忌。某日妓與三人同桌。碰和局未終。又來一客。亦係該幫人。與三人均友善。戲問妓曰。你與彼三人。均是相知。你心上最親愛的。究屬是誰。妓曰。你要我

說出心上人來麼。客曰：然。妓曰：好得他三人向來是毫無猜忌的老實。對你說了罷。我心上最親愛的。說時，此三人瞠目注視。妓乃暗中用左右兩足踢左右座二客。一面裝出差答答似笑非笑的神情。努嘴向對座的客連說曰：就是他。就是他。

某甲旅羈上海久不歸。且納妓爲妾。其妻在里偵知其事。並悉其友某乙爲之介紹。遂分致二函與其夫。及某乙。迨至啓緘視之。夫函僅一養字。乙函僅一美字。一字外無他語。二人莫明其妙。忽爲一黠者所見。曰：此燈謎中之拆字而兼捲簾格也。衆請其說。黠者謂：養字倒看是良人。王八四個字。美字倒看是大王八三個字。蓋明明罵汝二人也。衆始恍然。

有厚顏者致妓書云：卿不嫁則已。如其嫁也。舍我其誰。妓答書云：本欲嫁君。恐君熱昏。至死致累及君之家人。恕不侍奉。箕帚聞者爲之粲然。

歲癸丑。醉司命之前夕。閱行鎮某妓家。來二乞丐。擲一銀元。笑謂鴛曰：人以四角四。向例茶圍費需小洋四角。銅元四枚。故云。我以五角四。何如鴛拒之。不可。鳴於警。初以爲風流佳話。雅不欲干涉之。嗣不知其何故。又捉將官裏去。樂極悲生。此之謂已。然嘗聞世有詩丐酒丐。尚不失爲雅丐。若此丐者。竟以嫖名。殆又所謂濁丐歟。雖然。此丐而嫖者耳。又安知非有嫖而丐者耶。豁庵曾作嫖丐打油詩以嘲之云：（一）佳話傳乞丐。嫖豈能真個許。魂銷登床捉蠶心。花放飽聽鶯聲隔院嬌。（二）破籃短杖收贖好。偷向花前月下遊。未幾窮心色。

心起由來浪子愛風流(三)沿門叫罷娼家來惹起佳人皺畫眉驀地捉將官裏去爲尋歡樂轉生悲(四)小洋五角四銅元買得人間一笑言裘馬少年知得否乞兒中也有王孫

某君蘇之鄉人也貌美而謹愿因事至滬一夕游行爲野雞所弄佐彤曾聞其語戲成竹枝詞以嘲之云(一)三三兩兩逐人飛態盡妖嬈韻盡稀寄語夜深行不得縱非熟客也牽衣(二)拉拉扯扯進伊門踏遍危樓十二層何物鴛婆頻致意可能真個此銷魂(三)乾濕裝來價值低一盆瓜子一生梨麻疤臭惡肥兼矮如此名花怎品題(四)搜尋衣袋不知羞極力撐持汗直流土語維揚純熟透問他堅說是蘇州(五)慣憑胡調賣情嬌頭腦昏沉意興遙苦苦留髡苦推却僞將好事訂明朝(六)英蚨一翼破囊慳深悔無端相好攀更有不堪回首處斷雲零雨隔房間

某士近戀泥城龍陽黨友人陰探行蹤得其秘密寓言調之曰有甲乙丙三人聚辨字義甲曰射字與矮字顛倒乙曰重字與出字反背刺刺不休丙曰二兄清辨幾奪叔重之席弟還有一字請教問何字曰痔字外面是病壳汗糟的內面是寺字潔淨的合而爲一殊屬不解甲乙二人沉思半晌仍然不悟有頃丙忽恍然大悟曰不錯不錯原來這裏面也有和尚出入的

孔子嘗謂公冶長可妻孔師母聞之詰責曰爾門下最多十哲四科何人不可以妻而乃偏欲妻此縲紲中人乎孔子曰噫你們女人那裏知道吾門下雖多十哲四科却無一完全人物試先與卿言德行顏淵雖然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倘妻以女，勢必寡居。閔子篤家有後母，衣蘆忍冷，以女妻之，徒遭凍餒。冉伯牛素嬰癩疾，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爲之妻者，能保無傳染乎？仲弓犁牛之子，父賤行惡，婚姻二字更無待言。德行如是，再言政事，冉有則鳴鼓而攻，季路則不得其死，可妻乎？不可妻乎？不待知者而自喻矣。至於言語，宰予晝寢，其爲吃鳥煙，也可知。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乃商界中人，與我輩詩禮之家，又不相配。若文學子游，庶可稱爲佳婿矣。無奈他是南邊人，嫁娶往來殊覺不便。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中年尙可，晚景日非。有此種種原因，是以十哲四科無一可妻。今公冶長雖在縲紲，究非其罪，且於女兒終身毫無妨礙。孔師母聞至此，首肯者三，遂以其子妻之。

破涕續錄

(肝若)

某甲授徒乙家，教讀多舛，誤乙思，嘲之而未得其間。一日甲以在陳絕糧，命題強其徒作破承。乙曰：孔子在陳時，有一軼事，先生亦聞之，否？問何事，曰：當日從者病，莫能與孔子使子貢往，可食至一宮室，卽自認爲孔子徒，并述來意。宮室乃出聯索子貢對之，聯曰：父母千戈，朕琴朕弼，朕二嫂子。子貢對曰：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庭。富室遂給以米，子貢喜，返見孔子，備述前情。孔子嘆曰：米是果然，乞得了，可惜句讀不明，并且識破字體耳。甲面赤，不敢置喙。

某富室子性奇鈍，過目輒忘。富室憂之，因延宿儒某甲爲師。某甲素有西門豹之疾，子頗苦之，而無如何。一日

甲命子背誦論語至則吾豈敢句子啞嚙不能遽出諸口連讀則吾則吾二字將十數遍甲急曰我的爹你快唸完罷子連應曰豈敢豈敢

某氏工詩早寡有一子甚愛之聘師教讀秋日午後氏備湯圓二枚命婢送與先生婢捧至書室立先生旁先生吟哦甚苦瞑目忘餐婢不耐久候自將湯圓吃去先生回顧大怒責其不敬婢曰先生久不用致將點心冷了食之不利於腹故代吃也先生曰我做秋興詩少二句未成何能顧吃婢曰先生試念其上二句我當代續之以贖前罪先生曰可誦曰忽聽窗外雨蕭蕭一片秋聲打竹梢婢曰隔壁黃老圃坐在門外抓鬬子言舉向內飛跑先生怒追之及上房氏出問故婢將聯詩事告而隱去吃湯圓事氏曰汝所續二句是甚麼婢曰遍地吹將黃葉落滿山堆下白雲高氏曰好先生無動怒若是先生無奈不好出口只得以前手比做圓形置腹下曰他說的是這個何嘗做詩呢氏曰這個是我叫他送與先生吃的

某學究過新年與人交談必說吉利話某年元日偶與一學徒遇於廁所學究顧之曰今年謀生必定大利大利學徒曰不祥哉先生之言也先生不怕自苦尊臀耶學究悟利刺同音自悔失言深恐身嬰痢疾急轉口曰今年不痢不痢徒復大笑不可仰

俗人信果報之說謂殺牛則來生變爲牛殺犬則來生變爲犬某公戲謂曰人生在世莫如殺人於是來生猶得爲人余曰不佳不佳殺人僅得爲人耳若殺偶像來生必定成爲菩薩

吳人信鬼膽怯者不敢獨居一室蓋以爲隨地皆有鬼無鬼不能祟人也甲乙二人同居一室甲信鬼而又畏鬼乙則不然嘗作無鬼論以闢之甲恐懼心終不釋乙曰鬼在何處甲曰在在皆有之曰汝見之否甲曰不必見想當然耳乙曰依汝理想鬼爲何物所變甲曰人死卽爲鬼乙曰人與鬼孰厲甲曰吾聞有厲鬼不聞有厲人故人每爲鬼所祟乙復曰鬼若祟人人將何若甲曰鬼之厲者能祟人至於死乙笑曰若然則子真慎矣鬼祟人死人卽爲鬼將與鬼同其厲鬼又何樂而祟人哉人又何所懼而患患於鬼之來祟哉甲不能辯久之曰吾不怕鬼吾惟怕死

有二教師一麻面一僵背俱以武稱麻面者謂僵背者曰吾拳一下當使汝背能伸僵背者曰吾掌一擊亦當使汝面成光

有負販者至人家時滴鼻水人謂之曰今日天冷汝何獨熱負販者問其故人曰汝汗急了不能週身迸出都從鼻裏下來非熱而何

某生讀書不成學工又不成後復業商更形蹙柄乃自榜一聯於楹以解嘲曰笑書生畢竟虛生講實業果然失業見者捧腹

前清某道阿父大腹賈也由運動而得實官一日乘四人肩輿首途遇店作小憩飯畢復行某忽大罵不止曰忘八膏子們吃飯就有四個人爲何擡轎祇有兩個人差官某隨稟曰回大人的話後頭還有兩個人某曰哦

幸虧我是讀書的人經你一說就明白了。

一學使以噫字爲題。老生以四書中有兩噫字。一噫斗筲之人。一噫天喪予。不知是何處噫字。乃羣起問之。學使昂然曰。下面是斗筲之人。一老生拱手對曰。吾知之矣。上面卽今之從政者。

光復初某鎮有未考私塾者。令該鎮自治局補考之。其首題爲立志說。次題爲勸友人剪辮書。各塾師中有王某者。年近六旬。不做首題。祇作七絕一首。其辭曰。蓋此身髮人之本。四大五常拖辮子。恭惟鞠養母親恩。豈敢毀傷我不剪。且早繳頭卷逍遙自在。閱卷者發見後遂傳爲笑柄云。

某甲眇一目。買一托力克鏡戴之。炯炯然儼若兩目皆明者。一日謂友人曰。余生平不帶無用之物。友曰。然則曷不撤去汝眼鏡之一邊。

某甲新納一妾。疎其妻。妻大怨望。思訟於官。又恐官不理家務事。一日聞某甲與客語言。某齷尹今日新到任。其入署必經過此地。妻聞之大喜。乃伺於門外。未幾官果至。甲妻遂攔輿狂叫。且遞稟於輿中。官覽之大笑曰。本官只管人家吃鹽事。不問人家吃醋事。甲妻曰。大老爺是個醋尹。小婦人纔肯遞稟醋尹。不管吃醋。倒管人家吃鹽。難道吃醋的事反屬鹽大使。該管麼。官曰。本官原是鹽大使。到底不管吃醋事。鹽是鹹的。醋是酸的。其味不同。各有職守。本官不能越俎。言竟擲稟下。甲妻恍然曰。哦。有了一班酸秀才。都屬學老師。該管我還是尋學老師去。

吳菴園作合畿輔。親歷一事。頗堪發噱。有某衿同懷兄弟五人。金木水火土。俱授室。長兄久鰥。督理家政事宜。咸待之決焉。未幾。士弟甫婚而死。母族以婦青春無子。不合守節。逼之再醮。金兄弟以爲我等巨族。豈有令婦出門之理。不從。然察婦意。則實不欲孤衾獨宿。志在求匹。金曰。必如何兩全而後可。衆弟謀曰。長兄久鰥。幼婦新寡。老夫得其少妻。亦猶行古之道也。衆以爲妙策。白之婦。婦不可。謂兄如冬草。婦似春芽。以青年配耄耆。恐不婦而仍婦也。決不從。於是母族逼嫁日橫。金力爭。遂訟於宰。宰詰知其情。大怒。置曰。汝等鄉紳。乃有此等家事。予豈能理斷。傳親友調停。斥之而退。半月後。兩造衣冠登堂。同遞和息狀。宰曰。事諧乎。曰。諧矣。問如何調停。衆曰。曩之婦。所以不欲嫁鰥兄者。非不欲嫁也。嫌兄年太長耳。今以木之妻配金。水之妻配木。火之妻配水。土之婦。已配火矣。遞而推之。於是乎鰥寡皆得其所。宰曰。已成婚乎。衆曰。婚數日矣。宰拍案大罵曰。瀆禮亂倫。禽獸之行。不圖光天化日之下。見此披毛戴角之事。尙何言哉。拂袂而入。然終無可如何。或曰。此之謂兄弟婚姻大自由。

清科舉時有三舉子同見一高僧。以僧能知過去未來。遂叩試事。若何僧不發一言。但豎一中指。連揚於衆前。衆不能解。逮榜發。獲中者僅一人。於是皆以爲神。謂僧固明明。豎一指以相示也。一日僧之徒密叩其師。具何神術。僧說法曰。我豎一指。言一人中也。若中二人。卽言一人不中也。大揚而特揚之者。乃所以防其皆中。或皆不中。借以明其有一齊之意也。至於神乎其神。玄之又玄。則全在我之不言中耳。徒恍然悟。合掌稱謝而去。

前清光緒間某學使拔士登州榜發列名者皆其戚友甚而至於戚之戚友之友亦皆茅茹連及無關係者概置不錄當時衆怨沸騰而某學使恬不爲怪有好事者揭一聯於榜尾曰大人秉公公孫公子公孫公女塔諸生莫怨怨父怨祖怨丈夫讀者咸失笑某學使燕人而生長於魯省者也

某甲死見閻王怒甲生前衡文不明胸無點墨命鬼役將甲雙眼挖下罰他來世變一個瞎子並令將伊牽至血污池前以墨汁數升灌之鬼卒行刑既畢正將牽甲甲忽大聲呼冤閻王問乙何冤甲曰我生前衡文不明有眼無珠來世罰變瞎子固所不辭但我心是早已漆黑的了還要罰我飲墨汁豈不冤枉麼

醫生某醫術不精素有殺手之名死後有好事者作文以祭之略云公少讀書不成去而學劍又不成學醫自謂成業醫數年無過問者公憤公病公自醫公薨嗚呼公死矣公竟死矣公死而天下之人少死矣誅曰公之用方如虎如狼公之用藥非岐非黃着公之手病入膏肓服公之藥不亡而亡嗚呼哀哉伏維尙饗

有某女士以一出聯一詩題一論題榜於門外爲招堵之券聯云我愧無潘安般貌宋玉般情子建般才其一詩一論題則述者已忘之後有人節取西廂鬧齋篇內數語爲之對云卿只願紅娘休劣夫人休覺犬兒休惡蓋意在挑之也

某先生善談諧見一新婚少年贈詩四句云現在是個仙人洞將來就是陷人坑拖出一陣號天鬼啃斷閣下脊梁筋俗不傷雅可謂趣極

議院解散。議員被逐。捲鋪蓋。提空皮包。垂頭喪氣。出前門。赴東車站。買三等票。紛紛攘攘。竄避不遑。其一種可憐情狀。較諸初入都門時。真有不堪回首之想像也。滑稽者。流戲仿滑油山腔。調形容之。其詞曰。氣懨懨。心皇皇。六神無主。悶沈沈。又跑回自己家鄉。小生曾爲參議員。只知昨。年內入黨。荒唐悔不該。黨籍簿。把名來上。悔不該。當幹事。開會到場。悔不該。在議院。攻擊他。黨。悔不該。存私見。打鬧議堂。我只說。入了黨。飯。盤。穩。當。又誰知。憲兵如虎。警察如狼。搜了黨證。又要院章。弄得我。今日裏。沒有下場。我的公費。洋呀。

某十字會徵文。題係止殺篇。應徵者三千餘名。有一老先生。昨在茶肆大呼曰。此番十字會徵文。應徵者甚多。大約各店家。稍通文墨的人。皆可以算得作者了。只是有兩種店家。不肯應徵耳。人問那兩家。老先生曰。就是豬肉店。與鷄鴨店。他們若贊成了。止殺就沒得飯吃了。聞者鬨然。

貧儒某。入都得第。任雲南建水縣知縣。乏旅資。不能行。稱貸於某富室。富室以其顯也。允之。詎意某中道死。富室憂之。乃覓一貌似貧儒之某梨園黑頭閣某。令其冒充赴任。且携歌妓伍氏作夫人。乞兒王大作親兵。鐵匠李二作衙役。携憑之任。居然邑宰。無何。控者紛至。呈詞如山。積閣視內有道士一案。卽傳道士候訊。道士至。閣輕拂袍袖。高聲問曰。家住那裏。姓甚名誰。一一道來。道士高擎手版。低頭急誦曰。大清國雲南省臨安府建水縣興化鄉第二都百花村。時下廟王個中土地字下。居住信士弟子魏豁庵。閣以道士之聒聒不休也。大怒。拍案戟指曰。罵聲奴才真膽大。敢對老夫嘴嚙嚙。吩咐兩旁拖下去打。一棍四十不饒他。李二卽兩脚分開。作鬪

鷄勢持棍連擊。口中唸唸不絕。曰。唉打。唉……唉打。唉……打完。道士已奄奄一息。夫人伍氏意良不忍。自廉後作歌出曰。麻雀兒飛下樹。碰着老虎要咬他。尊聲老虎哥哥呀。我小小一條命兒。吞下肚。比不上一個小胡瓜。只好似一粒小芝麻。闖大聲問何人敢在公堂喧鬧。王應聲答曰。老爺太太呀。扶鸞之說原屬無稽。昨聞友人述一事。頗可發噱。用實我破涕錄前清科舉未廢。有諸生開壇請仙。問今科功名降乩者。大書曰。趙酒鬼。到諸生譁然曰。我輩係請呂仙何物。酒鬼亦來降壇。鸞止而復作書曰。純陽道人過此。諸生何問。於是諸生皆肅然起敬。再拜叩問功名。乩曰。多研墨汁。諸生命人研墨。問仙何用。乩又書曰。請諸生分飲之。諸生不敢不飲。各飲訖。乩大書曰。平時不讀書。臨時吃墨水。我非呂祖師。依然趙酒鬼。書畢寂然。有一狂生遇友人扶乩。直斥其妄。友曰。子姑無喋喋。試以文字封固置壇上。倘乩能道出無誤。則爲不誣。否則妄狂生領之。因問所請何仙。友曰。正值麻姑降壇。生大笑。遂至密室潛書一字團之。擲壇上。曰。請判。於是乩卽亂動。書曰。調寄耍孩兒詞云。立似沙彌合掌坐。如蓮瓣微開。無知小子。休弄乖。是你生身所在。狂生觀之急抱頭而去。拆視其封蓋一穴。尸頭也。

某甲迷信家也。某呂仙設乩壇於家。常與人扶乩。決休咎。每逢開壇之夕。必標書於門。曰。今晚開壇。請諸君誠心到來扶乩。云云。某乙者與甲故有隙。乃密告於警署。謂某甲扶乩。必是亂黨。須捕之。彼於今夕開壇。演說大集。亂黨已標示於其大門矣。某警員信以爲真。率衆往果見門上。榜有請人扶乩字樣。蓋乩字與滅筆之亂字。

形固相似而該員實不甚識字者也於是一湧入門不問情由捕甲去噫扶乩二字其義與助逆同該警員乃能發明此新樣罪名吾知今日之警探界必有佩服其才幹者矣或曰某甲扶乩某警員因其扶乩而往捕之可稱之曰擾亂曰搗亂

吾國人民迷信極深每歲元旦老幼咸頌吉利語謂一言可定終歲休咎且有書而黏諸壁者爲士者常書元旦發筆學有進益等語爲商者常書新年提筆一本萬利等語類多光怪陸離莫可究詰然頗有可解頤者某鄉老以年來心事多乖動輒得咎乃於翌年元旦書數語黏於壁以占否去泰來之兆語云今年好煩惱少不得打官事做酒饅饅好做醋餪餪酸養豬大如山老鼠隻隻死值有某滑稽家見之爲易其句讀曰今年好煩惱少不得打官事做酒饅饅好做醋餪餪酸養豬大如山老鼠隻隻死某老懊悔不已

一皂隸富使其子讀書欲改父業以光大門楣然其子已成習慣欲改無從一日燕之兄持羽扇而來先生出對曰大伯手中搖羽扇學生對曰家君頭上插鵝毛又出六字對曰讀書作文臨帖學生對曰傳呈放告排衙先生無如何復出五字對曰讀書宜朗誦學生對曰喝道要高聲先生謂某皂隸曰令郎已成習慣無能爲矣

有教員好自尊大常以教員驕其鄉人鄉人問教員是何官階教員曰卽前此之教官也曰何不稱教官而稱教員曰民國成立無論何官皆易一字以示改革之意故知縣改知事排官改排長教官之改教員卽是此意

官員二字原屬連稱官等於員員等於官故教官等於教員鄉人曰然則前此學生今亦稱學員何耶曰此又是一員生員二字亦屬連稱生等於員員等於生故學生等於學員教員乃官員之員學員乃生員之員一爲官之下一字一爲生之下一字字雖同而義不同也故教官爲生員之師教員仍爲學員之師鄉人唯唯遂益尊敬之。

某富家有子六人家僮常背呼爲幾娃子管家僕問之謂家僮曰汝奴才耳何得呼大娃子二娃子三娃子四娃子五娃子六娃子應呼爲大少爺二少爺三少爺四少爺五少爺六少爺下次再呼大娃子二娃子三娃子四娃子五娃子六娃子我即告訴大少爺二少爺三少爺四少爺五少爺六少爺語未竟而諸僮僕已笑不可仰。

中國人之尊孔皆屬口頭禪非真有實心者也民國成立袁氏以尊孔牢籠人心人民以提倡孔教爲迎合政府之用欲求其對於孔教具真熱心者實不多見吾鄉某富紳素以尊孔著遠近皆知後入政界益以尊孔爲護身之具然某紳雖尊孔而於四書五經凡孔氏之學說生平咸未寓目且其家人或農或商賈或官宦代有其人惟絕無一讀書者其與人交談也亦皆鄙俚不文無聖賢門徒之風所以異於他人者獨豪華富貴氣象不同耳一日有遠客慕名來訪某甲視其刺則爲今之衍聖公孔某某大疑自謂吾與此公無素交何得貿然來訪因命家人出叩來意客曰風聞此間主人以尊孔名我爲孔聖後裔故特不遠千里來欲與此間主人一

叙吾道之淵源耳。於是家人卽據此入報某紳。撒髻而笑曰：我尊我之孔，誰來與你窮酸叙淵源？我若與他結了緣，不是個運定饑寒，惟彼既遠道而來，勢不能揮之門外。因令家人導入尊孔室候其出見。客既入，見此室金碧輝煌，華麗無比，較大成殿有過之無不及。室中懸一木龕，錦帷低垂，以爲此中當是孔聖神位。無疑客故不揭視之。未幾某紳出，略作寒暄。客曰：世道凌替，聖教不昌，今得足下吾道爲之大光。某紳遠然曰：鄙人尊孔有年，食報尙不惡，惟所尊者非貴族之孔，乃吾輩之所謂孔也。客異其言，方欲詰問之。某紳曰：子毋疑，姑視此言次，卽趨神龕前，驟揭其帷，見中間並無偶像，亦無聖位，僅一斗大之金錢，金光燦爛，耀人眼睛。客乃悟。

縣學師王少蘭談諧成性。雖公場中不能自過。一日門下弟子員某甲因事謁王，坐甫定，徐語甲曰：人事變遷，增人感悵。我年餘不過東門，昨經彼處見賣麻花之王二麻子，已不在。聞之鄰左，謂予曰：去世矣。余聞之不勝惋惜。言終復自喟嘆。甲初聞其語，已覺不倫可笑，然尙力制之，不敢失儀。既而王又曰：我曾得一詩云：去年今日此門過，麻面麻花相對槎。麻面不知何處去，麻花依舊下油鍋。子以爲何如？甲至此遂不覺笑失聲。乃草草興辭捧腹而歸。所懷事竟未白也。

妓女劉元性僥倖有過江名士呼之荐枕。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客。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因面晒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至今傳以爲笑。鄭君可粵之名優也。有一事亦與此相類。一日君可在某氏園賓朋雅集，有耿某者齒及李準，輒稱之曰：軍門語次，軍門軍門之聲不絕。君可猝問曰：軍門是什麼？幾文一兩。

呀。耿某爲之。赧然。座客無不失笑。君可此語。雖與劉元同。而用意實異。元則鄙屑。而君可則諷嘲也。有人性急而心細。一日致書劉某。因事迫促。信面劉字。未及楷書。簡作劉字。書完始悟。及此。殊不恭。乃於字旁細註曰。事在忙中。未及寫卯金刀大劉字。故以文二小劉字代之。切勿認作九二碼子也。又有一人寫一家書。中有購置鞋襪一語。恐其父以句法簡老。不能明了。乃旁註曰。鞋者何。鞋子也。襪者何。襪子也。不言鞋子襪子。而言鞋襪者。省文也。省天下之繁文也。某甲托某乙辦一要事。乙以某事艱難。不願擔任。甲央求不已。乙忽勃然曰。奉旨不去的。甲曰。現在民國改專制爲共和。但有。大總統的命令。而無皇帝的諭旨。試問你奉旨從何處奉來的。難道當今總統的命令。可當聖旨麼。乙乃強辯曰。差不多的。差不多的。

王治彞。袁黨中之表表者也。民國成立。歷任要職。今以職案裕。殊出國人意外。或曰。此爲袁大總統任職以來第一件大快人心之事。余曰。誠然。亦爲袁大總統任職以來第一件大失狗心之事。

紀曉嵐以談諧得倖於乾隆帝。帝固以弄臣蓄之。非以國士相待也。然寵眷優渥。超於儕輩。其妻某氏亡。帝遣侍衛致祭。爲一時特典。紀入朝謝恩。帝問曰。汝負海內文豪之譽。而又抗儻情深。安仁悼亡。必有佳作。盍爲我誦之。紀對曰。臣老矣。衰病侵尋。文字顏唐不足。登作者之堂。然六十餘年。糟糠鼓盆之痛。曷能自己。僅抄襲陳言。聊當悼誄耳。遂朗聲誦蘭亭序曰。『夫人之相與。儷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

形骸之外。雖取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樂。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原文夫字本去聲。紀則讀作如字。讀竟。帝大笑曰。王逸少蘭亭序。祇被爾將夫人之夫字讀作平聲。便成一段祭文。豈逸少作文時所能料及耶。

前清末造。政府以留學東西洋學生。提倡民權。最不利於帝室。特巧設牢籠。使之就範。於是。有廷試之興。有志者。避之若浼。而聯翩並轡。趨踰闕下者。亦不乏人。廷試。僥倖得授職。與高采。烈張筵演劇。聯絡同年。公演座師。一時衣冠楚楚。背拖假豚尾者。備極濟濟。踴躍之盛。有好事者。仿蘭亭序。作留學生公宴座師文。以嘲之。語妙天下。聞者捧腹。亦留學界中不名譽之佳話也。文曰。夫人之出洋。睨一世。或高談革命。自矜黃帝之支。或痛詈官場。誓請朱雲之劍。雖程度萬殊。優劣不同。當其寄身於外。昌言無忌。昂然自足。曾不知仕之云何。及其所業。既畢。心隨境遷。功名動之矣。向之所稱。往返之間。已爲陳迹。決不能不捨之。求榮况廷試。叨恩終身。無盡。古人云。師生之情。亦重矣。豈不快哉。

某甲不通文。一日其友語之曰。明日舍間有事。須假尊足一用。某甲瞠目曰。我只有兩腳。假一與爾。何能行走。且今日爾借其一。明日又有一人來借其一。則我豈不成爲廢人乎。其友曰。吾所謂尊足者。乃貴价也。吳音价與脚音微同。甲乃曰。是吓。爾亦知脚是貴重的。然則何能假與爾呢。其友大笑而去。

江西全省僅有一州缺滿清季世五貢納粟皆改授州判一時赴省稟到者絡繹不絕時劉春霖任江西藩司苦之有某州判者初到省卽進謁焉劉謂之曰江西全省貴班祇有一缺而新舊候補者已達百數十人恐到死亦難輪着補缺某州判答曰州判領有部憑例須到省繳銷此次稟到本爲繳此文憑非求補缺也憑已繳銷所事卽了今日當就此稟辭回里矣噫清代多官宦途擁擠各機關門庭如市當局若不暇應接求如某州判之傲骨猶存者實爲不可多得然其語亦足解頤也

某畫師善談諧工人物求繪者不絕於門某甲持三尺絹丐其揮毫畫師爲繪劉海金錢捕蟾圖一幅神情活躍繪竣稍不慎蟾腹上潑墨汁一大點知必爲甲所誚讓乃於劉海下部添繪數筆如玉莖狀甲來取予之見墨點如豆不雅觀大恚問爲何物畫師曰此心也甲問既是心何以著黑色答曰金錢在前心焉得不黑甲又問蟾既有心劉海何以不繪心畫師笑曰君不知耶有錢有勢者大都無人心者也甲無詞携之去

當美國初承認我中華民國之際留學某國學生特開答謝會邀請承認國之駐使與我國之駐使蒞會演說時我國駐使某爲純粹之舊官僚與我中華民國固絕無關係者不過屬於夫己氏之統系故得乘節海外耳是日諸生推其爲主席某不獲辭乃登演壇然其胸中對於承認一事實毫無成見面紅頸赤一言不出諸口既忽腦筋靈敏思得若干語卽對衆宣言曰「此次美國承認我國非承認中華民國是承認現在之政府非承認現在政府是承認袁大總統且既承認大總統亦卽承認我們一班外交官既承認我們外交官亦卽

承認你們一班留學生所以我們須竭力維持現在政府竭力幫助袁大總統你們也須格外體諒外交官格外看重自己以答美國之雅意』語未竟場中人已笑不可仰有嗤之者有譽之者擊掌聲如雷某則揚揚自謂猶以爲此一席話得邀全場之歡迎也

某鄉愚初入城聞城中多暗娼擬作獵艷之舉每至天黑必躑躅於街頭巷尾到處訪問苦不得其門而入一日方躑躅一深巷中因確知此間有暗娼數家故往返數四不肯遽離旋見一人遠遠行歌來大喜乃執而詢之曰汝能歌諒係業暗娼者盍導余入汝家其人固黠者觀其狀知爲鄉愚不足責乃給之曰余雖不業暗娼然能知其處汝欲往當作嚮導惟余有急事須及門行不能與汝俱入也某大喜唯唯其人遂引某同至一處曰此中有溫柔鄉汝試叩門必有應者言竟即辭別某於是逕索門環叩數四果見有人出速客延入廳事呼茶供茶頗覺殷勤須臾主者問詢曰辱蒙貴客降臨不知欲看何等貨抑上等乎中等乎下等乎抑大者乎小者乎鄉愚聞勾欄中人有上中下三等之分而上海原有大先生小先生之名稱後聞語絕不以爲疑岸然曰不論等次不問大小合意即佳主者唯唯遂請客入他室觀看鄉愚欣然從之至則但見重重疊疊堆架如山滿屋皆是築成之棺材鄉愚始大駭不覺失聲呼曰上當上當一面即趨而出主者大惑亟追之曰貴客且慢看定貨色講好價錢然後上櫃不遲

某甲性愛舶來物凡事必冠以外國二字習之既久不覺其沉溺之深譬如友人有物則曰不如外國來貨

好若見友人食火腿則曰不如我方纔吃的外國火腿好一日其父赴任所賀客盈門有某乙致辭曰尊大人實在令人羨煞甲憤然曰這有甚麼希奇我的外國父親現在法國充當總理大臣呢

章崑和先生前輩風流性好談諧生平多奇特之事往往爲人所未爲者嘗謂一人死後開吊不若生前開吊得以親眼觀之之爲愈乃作活開吊之舉適鄰右親族囑送輓聯及楮帛等物凡有關於死者所用無不受獨番所則却之是日全用素具有來吊者居其旁如禮答之有一至友輓以聯云欲生儻死欲死儻生天下揚塗祇闍羅老子以吊作賀以賀作吊人間遊戲惟崑和先生亦可謂不傷於雅矣

友人武姓約余同赴劇場觀崑劇適演思凡下山雨折武曰孽海記中一僧一尼究不知其何所蓋武於崑劇實爲門外漢不知思凡一齣之道自中固明明有小尼趙長法名色空兩語也余乃戲之曰君數與而思武祖世乃令人齒冷武大惑余曰君未讀史鑑乎君家遠祖姑則天娘娘不啻寵倖白馬寺僧懷義耶此一僧一尼非指此而何友連呼豈有此理不止

有小學生同其父至戲園觀劇至恨海潮一齣忽問曰恨海比黃海大還是小其父固不知地理者也隨答曰大的多哩我那年進京的時候坐招商局輪船走了四五天還沒有走完呢小學生曰恨海在那裏的這麼進京去倒走過的呢父曰在黃海的西面南海的北面那得不走過小學生噙然

某生與室女姦往來甚密事覺女父母惡之訟之官指爲強姦復令其女對質且囑之曰汝不供強姦卽殺却

汝官拘兩造至某生備受三木不認強姦案未定生乃求計於訟師訟師書一紙付之曰如所教以供案即定矣屆時堂訊生供曰委實是強姦女在旁斥之曰爾往來月餘不止一次猶云強耶生曰我不認強姦汝安肯吐出實情話來官大笑案乃白

舊有城隍廟楹聯一付云任憑你無法無天當此孽鏡高懸尙有膽否要知我能寬能恕且把屠刀放下回轉頭來久已膾炙人口近有人仿其口氣作雜妓院中楹聯者頗足發噱聯曰任憑你能說能言到此野雞堂來向無節帳要知我無賒無欠且等銀錢交下再上陽台